

目
記

足本
曾文正公全集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求闕齋日記類鈔序

右鈔錄曾文正公日記，略分十類；夫修己治人，道之大綱也。修己者，知行並進，治世者，文武兼資。故首問學，次省克，繼之以治道軍謀。至於倫理者，通乎內聖外王，而大本大經之所在，故上卷以是終焉。『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古有明訓矣。文藝雖若學之末務，而昔賢以爲載道之器，援古證今，徵文攷獻，有心者毋敢忽焉。故以鑒賞品藻，次於文藝之後。至若頤養以全形，遊覽以擴見，亦恆視人之所志，所業，以爲重輕，安可概自爲餘事歟？此編次之微意也。先賢有言：『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大有爲者，其平居之課身心也，至密，其求寡過也，必夙夜匪懈，而後日起有功。今湘鄉曾文正公，濼海戴其忠勳，弃世宗其德望，其被諸竹素，銘諸鐘鼎，與旗常者，既已爲人所共見，共聞矣。而一讀其所爲日記，則條綜於日用行習之間，檢攝於幽獨密微之地，誠所云『言有教而動有法，瞬有存而息有養』者歟！故能削平

寇難，光輔中興，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播威名於瀛海之表，存膺聖朝之懋賞，沒極人世之哀榮，可不謂天挺人豪，古今罕覩者乎？公供職京朝，十有四年，其日記曰『茶餘偶談』，曰『過隙影』，等篇，半就散佚。其曰『蘇蘇穆穆之室日記』，每日以八事自課，亦廬有存者。咸豐初載，由衡州治軍，東征克武漢，戰彭湖，入守章門。凡此數年，隨筆記注，均缺失無從檢尋，唯自戊午以後，迄於同治壬申二月，易簀之日，所自書日記，無一朝一夕之閒，無一點一畫之苟，則傳家之墨寶，希世之奇珍已。宋時洛闕數大儒講學，皆有語錄，蓋及門諸子，聞其師之緒論，因時編費，或不免難以己意，而稍失其真。此編所鈔，謬託於朱子語類之義，而一句一字，悉出於公之自記，不敢於中有所增損。世有達者，其將不以僭竊罪我邪！

光緒丙子八月既望，後學湘潭王啓原識。

求闕齋日記類鈔 目錄

求闕齋日記類鈔 目錄

卷上

問學
省克
治道
軍謀
倫理

卷下

文藝
鑒賞
品藻
願養
遊覽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湘鄉曾國藩隨筆 湘澤王啓原校編

問學

夜深思將古來政事人物分類隨手鈔記，實爲有益，尙未有條緒。

辛丑正月

學問之事，以日知月無亡爲喫緊語。文章之事，以讀書多積理富爲要。

辛丑二月

讀書之志，須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學。

辛丑閏三月

至鏡海先生處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先生言：『當以朱子全書爲宗。』時余新買此書問及，因道：『此書最宜熟讀，卽以爲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爲瀏覽之書。』又言：『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讀易。』又言：『爲學祇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蠡測，文章之事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卽在義理內。』又問：『經濟如何審端致力？』答曰：『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時河南倭良峯（仁）前輩用功最篤，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作飲食，皆有節記。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檢，皆記出。先生嘗教之曰：『不是將此心別借他心來把捉，才提解便是閑邪存誠。』又言：『檢攝於外，祇有「整齊嚴肅」四字，持守於內，祇有「上一無適」四字。』又言：『詩文詞曲皆可不必用功，誠能用力於義理之學，彼小技亦非所難。』又言：『第一要成欺，萬不可捨著。』云云。聽之昭然若發矇也。

辛丑七月

倭良峯前輩先生言：『研究工夫最要緊。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是研幾也。』周子曰：『幾善惡。』中庸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劉念慈先生曰：『卜動念以知幾。』皆謂此也。失此不察，則心放而難收矣。』又曰：『人心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

壬寅正月

靜坐思，心正氣順，必須到『天地位，萬物育』田地才好。

壬寅正月

默坐思，此心須常有滿腔生意。雜念憧憧，將何以極力掃卻？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勉之

壬寅正月

吳竹如言：『敬字最好！』予謂須添一『和』字，則所謂敬者，方不是勉強把持，即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意。

壬寅正月

誦養氣章，似有所會，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須臾不離。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萬一。

壬寅正月

心得語，一經說破，胸中便無餘味，所謂德之棄也。況無心得而有掠影之談乎？

壬寅正月

易大壯卦。象大象正與養氣章通。靜字全無工夫，欲心之凝定得乎？

壬寅正月

管卦：『罔孚裕无咎。』裕難矣！中庸明善誠身一節，其所謂裕者乎！

壬寅正月

精神要常令有餘，於事則氣充而心不散漫。

壬寅正月

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後來補救則難矣！況進德修業之事乎？海秋言：『人處德我者不足，觀心術處相怨者，而能

平情，必君子也。』

壬寅正月

讀書窮理，不辨得極虛之心，則先自窄矣。

壬寅正月

咸恆損益四卦，可合之得虛心實心之法。

壬寅正月

不能主一之咎，由於習之不熟，由於志之不立，而實由於知之不真。若真見得不主一之害心，廢學伊如食鳥喙之殺人，則必主一矣。不能主一，無擇無守，則雖念念在四書五經上，亦祇算游思雜念，心無統攝故也。

壬寅正月

巽乎水而上水，頗悟養生家之說。

壬寅

良家前輩言：『無間最難，聖人之純亦不已。顏子之三月不違，此不易學。即日月之至，亦非諸賢不能。至字煞宜體會，我輩但宜繼續續，求其時習而說。』

壬寅

存心則緝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則正位凝命，如鼎之鎮。內外交養，敬義夾持，何患無上達？

壬寅十一月

至信雲處，看策日課。岱雲近日志日堅而識日空，越閱之喜。

極無言！平日好善之心，頗有若己有之之誠。而前日讀荷仙詩，本日觀岱日課，尤中心好之也！

壬寅十一月

樹堂來與言養心養體之法。渠言：『舍靜坐更無下手處！能靜坐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因教我焚香靜坐之法。所言皆闕歷語，靜中真味，煞能領取。又言：『心與氣總拆不開，心微浮，則氣浮矣；氣散，則心亦散矣。』此即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壹則動』也。

壬寅十月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意者祇是閉藏之極，返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貞之固也，乃所以爲元也；於之坏也，乃所以爲啓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靜極，仁心之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穢極靜中之真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禮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爲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況乎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

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

壬寅十一月

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入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僞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以此讀无妄，咸中孚三卦，蓋扞格者鮮矣。

壬寅十一月

凡作文詩，有情微真樂，不得不一頓吐之時。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鑄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若平日醞釀不深，則雖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不工於字句。至於雕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僞日拙，所謂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以後真情微發之時，則必視胸中義理

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不寧而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作則必巧僞媚人矣。

壬寅十一月

在何宅聽唱崑腔，我心甚靜且和。因思古樂陶情淑性，其入人之深當何如？禮樂不興，小學不明，天下所以少成材也。

壬寅十一月

竹如教我曰：『耐字當三。』竹如真足幹事，予所闕者貞耳。『竹如以一『耐』字教我，我蓋欲我鎮蹊以歸於靜，以漸幾於能貞也。此一字足以醫心病矣！』

癸卯正月

寫字時心稍定，便覺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靜，所以致病也。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注否，以後即以此養心。

癸卯正月

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祇在得失場中過日子，何嘗能稍自立志哉。

癸卯二月

記云：君子莊敬日強，我日日安肆，日日衰齋，欲其強得乎！譬諸草木，志之不立，本則撥矣。是知千言萬語，莫先於立志也。

癸卯二月

唐先生言：『國朝諸大儒，推張楊園陸稼書兩先生最爲正。篤實，雖湯文正猶或少遜，李厚庵方望溪文章究優於德行。』

癸卯二月
夜讀楊園先生集中有數條，破我伎求之私，如當頭棒喝。

癸卯二月

讀楊園近占錄，真能使鄙夫寬，薄夫敦。

癸卯二月

因作字，思用功所以無恆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本日因聞竹如言，知此事高非疲輓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時時謹記朱子語類『雞伏卵』及『猛火煮』二條，刻刻莫忘。

凡讀書，有爲人爲己之分。爲人者，縱有心得，亦已的然日亡。予於杜詩不無一隙之見，而批點之時，自省良有爲人之念，雖欲蘊蓄而有味得乎！

癸卯二月

竹如言：『交情有天有人。』凡事皆然！然人定亦可勝天，不可以適然者，委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教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癸卯二月

鏡史言：『讀書有心得，不必輕言著述。』注經者依經求義，不敢支蔓，說經者置身經外，與經相附麗，不可也。不必說此句，卽解此句也。

癸卯二月

今早友人見示一文稿，讀之使人忠義之氣勃然而生，鄙私之萌斬焉而滅。甚矣人之不可無良友也！

癸卯三月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此縣縣者由動以之靜也。自謙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動也。由靜之動，有神主之；由動之靜，有鬼司之。終始往來一敬貫之。

辛亥七月

莊子曰：『美成在久，驟而見信於人者，其相信必不固。驟而得名於時者，其爲名必過情。』君子無赫赫之稱，無驟著之美，猶四時之運漸成歲功，使人不覺，則人之相孚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

辛亥七月

有蓋饒饒，諸葛豐之勁節，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於是乎言足以賤，默足以容。否則螻蟻易缺，適足以取禍也。雅量雖由於性生，然亦恃學力以養之。惟以聖賢律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度量閎深矣。

辛亥七月

知己之過失，即自爲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事。豪傑之所以爲豪傑，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落

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膠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

辛亥七月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卽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爲德行，在詞章之學，在孔門爲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爲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卽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爲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予於四者皆涉津涯，天質魯鈍，萬不能造其奧窔矣。情取其尤要者，而日日從事，庶以漸磨之久而漸有所聞。義理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四子書，曰近思錄。詞章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曾氏讀古文鈔，與曾氏讀詩鈔。二書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考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書焉：曰易經，曰詩經，曰史記，曰漢書。此十種者，要須爛熟於心中。凡讀此書，皆附於此十書。如室有基，而丹雘附之，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如雞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埴，不見異而思遷，其斯爲有本之學乎！

辛亥七月

『大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於人，願以養身養德，鼎以養心養賢，尤爲切要。』

求閔齋日記類鈔 卷上

辛亥七月

坐右爲聯語，以自箴云：『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但

問耕耘。』

辛亥七月

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故易曰：『威如吉。』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辛亥七月

書味淡者，而自粹澗。保養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以僞爲，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驗。

辛亥七月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慝者，有不測之禍。懷佞心者，有不測之禍。

辛亥七月

除卻進德修業，乃是一無所恃，所謂把截四路頭也。若不日日上，則人非與責，身敗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畏哉！

辛亥八月

顏泉明求姑姊妹及其子，而並收其父之部曲妻子。且歛袁覆謙之衣衾，與其父臬卿同盛德之事，足以貫日月矣。

辛亥八月

是夜，思人之見信於朋友，見信於君父，見信於外人，皆絲毫

不可勉強。猶四時之運，漸推漸移而成歲功，自是不可欲速，不可助長。

辛亥十一月

窒慾常念男兒淚，慙忿當思鬪績時。

辛亥十一月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惡曰忿，陽惡曰慾。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剛惡曰暴，柔惡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語曰節飲食。凡此數端，其樂維何？禮以居敬，樂以導和。陽剛之惡，和以宜之。陰柔之惡，敬以持之。飲食之過，敬以檢之。言語之過，和以斂之。敬極肅肅，和極雍雍。程穆孫語，斯爲德音。容在於外，實根於內。動靜交養，睟而盎背。

壬子正月

余生平雖頗好看書，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參預其間。是以無孟子深造，其得一章之味，無柱元凱優柔饜餮一段之趣。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持，無一事有成。今雖暮齒，適當嘗『敬靜純淡』四字上痛加工夫，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亦稍是自適矣。

壬子

處逆境之道，惟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等句，最爲親切。

壬子

偶作聯語以自箴云：『禽裏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一本云：『淡氣章之意，一本論語疏水曲肱章之意，以絕去枯亡營擾之私。』

本朝博學之家，信多閻儒碩士，而其中爲人者多，爲己者少。如顧閻並稱，則爲己，則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江戴並稱，則則爲己，則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段王并稱，王則爲己，段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方劉姚并稱，方姚爲己，則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其達而在上者，李厚庵、朱可亭、蔡味經則爲己之數多。紀曉嵐、阮芸台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學者用力，固宜於幽獨中，先將爲己爲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種得桃，種種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發生能自豐茂者也。

戊午十一月

邵子所謂觀物莊子所謂觀化，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要須放大胸懷，游心物外，乃能絕去一切繳繞鬱悒，煩悶不寧之習。

戊午十一月

讀書之道，朝聞道而夕死，殊不易易。問道者，必先知而篤信！吾輩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無把握，焉能問道？

己未二月

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己未二月
傍夕與子序登樓，論老年用功，不可有騷氣暮氣。

己未三月

念不知命，不知禮，不知言，三者論語以殿全篇之末，良有深意。若知斯三者，而益之以孟子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之義，則庶幾可爲完人矣。

己未三月

聞子序談『養氣章』末四節，言孔子之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不在高處而在平處，不在隆處而在汗處。『汗者，下也。平者，庸也。夷、尹之聖，以其隆高而異於衆人也。宰我之論堯舜，以勳業而隆，孔子以並無勳業而汗。子貢之論百王，以禮樂而隆，孔子以并無禮樂而汗。有若之論他聖人，以出類拔萃而隆，孔子以即在類萃之中，不出不拔，而自處於汗，以汗下而同於衆人。此其所以異於夷、尹也。此其所以爲生民所未有也。』

己未四月

讀東坡『但尋牛矢覓歸路』詩，陸放翁『斜陽古柳趙家莊』詩，杜工部『黃四娘東花滿蹊』詩，念古人胸次灑灑曠曠，毫無渣滓，何其大也。余飽歷世故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何其小也。沈吟玩味久之！

己未五月

思夫人皆爲名所驅，爲利所驅，而尤爲勢所驅。當孟子之時

蘇秦張儀公孫衍輩有排山倒海飛沙走石之勢，而孟子能不爲所搖，真豪傑之士，足以振厲百世者矣。

己未五月

爲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惡。三惡之目曰：天道惡巧，天道惡盈，天道惡武。武者多猜疑也，不忠誠也，無恆心也。四知之目，卽論語末章之知命、知禮、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達者，四達不悖，遠近信之，人心歸之。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禮云：『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達之謂也。我欲足以自立，則不可使人無以自立；我欲四達不悖，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達人之義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所云：『取人爲善，與人爲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則識大量，不知此則識小量。小故吾於三知之外，更加知仁，願與泥弟共勉之。泥弟亦深領此言，謂『欲培植家運，須從此七者致力也。』

己未五月

讀書之道，相宜。譬若江海之流，管澤之潤。若見問太寡，蘊蓄太淺，譬猶一勺之水，斷無轉相灌漑，潤澤豐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

己未五月

與子序言聖人之道，亦曰：『學問闕廢，漸推漸廣，漸習漸熟，以至於四達不悖。』因戲稱曰：『鄉人有終年賭博而破家者，語

人曰：『吾賭則輸矣，而賭之道精矣！』從來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由悶壓悔悟以幾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勞，俄乏拂亂動忍等語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亦與賭輸而道精之義爲近。子序笑應之。

己未五月

余近日常寫大字，微有長進，而不甚貫氣。蓋緣結體之際，不能字字一律，如或上緊下緊，或上緊下鬆，或左大右小，或有大左小，均須始終一律，乃成體段。余字取勢本係左大右小，而不能一律，故恆無所成。推之作古文辭，亦自有體勢。須篇篇一律，乃爲成章。辦事亦自有體勢，須事事一律，乃爲成章。言語動作亦自有體勢，須日日一律，乃爲成德。否則載沈載浮，終無所成矣。

己未六月

作書者，宜臨帖摹帖，作文作詩，皆宜專學一家，乃易長進。然則作人之道，亦宜專學一古人，或得今人之賢者而師法之，庶易長進。

己未八月

德成以謹言慎行爲要，而敬、恕、誠、靜、勤、潤、六者，闕一不可。學成以三經三史三子三集，翊熟爲要，而三者亦須提其要而鉤其元。藝成以多作多寫爲要，亦須自開門徑，不依傍古人格式。功成以開疆安民爲要，而亦須能樹人，能立法，能是二者雖不拓疆不擇民，不害其爲功也。四者能成其一，則足以自怡。此雖近於名心，

而猶爲得其正。

己未八月

念天道三惡之外，又覺好露而不能渾，亦天之所惡也。

己未九月

余復胡中丞信中有云：『惟忘機可以消業機，惟憚憤可以發不祥。』似頗有意義，而媿未能自體行之。

己未九月

凡人涼薄之德，約有三端，最易觸犯。開有忠德敗行，聽之媿不倖。如功忌名，幸災樂禍，此涼薄之一端也。人受命於天，如臣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而或不能受命，居卑思尊，日夜自謀置其身於高明之地，譬諸金躍冷而以銀鑊下將自命，此涼薄之二端也。胸包清濁，口不臧否者，聖哲之用心也。強分黑白，過事激揚者，文士輕薄之習，優伶風切之態也。而吾輩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別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此涼薄之三端也。余今老矣，此三者尙加戒之。

己未九月

君子有三樂：讀書聲出金石，飄飄意遠；一樂也。宏獎人材，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憩息；三樂也。

己未九月

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者，凡事皆然。卽以棋論生而爲國手者，上智也。屢學而不知局道，不辨

死活者，下愚也。此外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則習之而高矣。教者低，則習之而低矣。以作字論生而筆姿秀挺者，上智也。屢學而拙如蓬芽者，下愚也。此外則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鍾王，則業習於鍾王矣。教者蘇米，則業習於蘇米矣。推而至於作文亦然，打仗亦然，皆視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長，而業人之習隨之爲轉移。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習之不可得，是猶執策而歎無馬，是真無馬哉。

己未十月

李中甫自黃州歸來，稍論時事。余謂當覺起骨頭，竭力撐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聯云：『養活一團春意，撐起兩根窮骨頭。』用自警也。余生半作自箴，聯句頗多，惜皆未寫出。丁未年在家作一聯云：『不怨不尤，但反身爭箇一壁靜；勿忘勿助，看平地長得萬丈高。』曾用木板刻出，與此聯絡相近，因附識之。

己未十月

夜閱荷子三篇，三更盡睡，四更即醒。又作一聯云：『天下無易境，天下無難境，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至五更，又改作二聯一云：『取人爲善，與人爲善，樂以終身，憂以終身。』一云：『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人閒那有空閒的光陰。』

己未十月

今夜醒後，心境不甚恬適，於愛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夫子所稱『日月至焉』者，或亦似此乎？

己未十月

近日之失，由於心太弦緊，無舒和之意。以後作人，當得一鬆字意味。日來每思吾身能於十三字者，用功尚不失晚年進境。十三字者，謂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寶、三忌、三薄、三知、三樂、三寡也。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寶，余在京師，嘗以扁其室。在江西，曾刻印章矣。三忌者，即所謂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試也。三薄者，幸災樂禍，一薄德也；逆命億數，二薄德也；臆斷臆白，三薄德也。三知者，論語末章所謂知命、知禮、知言也。三樂者，即前所記讀書聲出金石一樂也；宏覽人材，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憩息，三樂也。三寡者，寡言養氣，寡視養神，寡欲養精。十三字者，時時省察，其猶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乎？

己未十一月

聖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積善餘慶，其所言者也。萬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禮樂政刑仁義忠信，其所言者也。虛無清靜，無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當以不言者為體，以所言者為用，以不言者存諸心，以所言者勉諸身。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為聞道之君子乎！

己未十一月

日來心緒纏繞不自在，始孔子所謂「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也。」軍中乃爭權繫勢之場，又實非處約者所能濟事。求其真白不移，淡泊自守，而又足以驅使羣力者，頗難其道也。

己未十二月

孔子所謂「下學上達」，達字中必自有一種洞澈無疑意味。即蘇子瞻晚年意思深遠，隨處自得，亦必有脫離塵垢卓然自立之趣。吾困知勉行，久無所得，年已五十，胸襟意識猶未免為庸俗之人，可愧也已。

己未十二月

天下事一一責報，則必有大失所望之時。佛氏因果之說，不可盡信，亦有有因而無果者。憶蘇子瞻詞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吾更為添數句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修德不求報，為文不求傳，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中含不盡意，欲辨已忘言！」

己未十二月

與作梅陽易園及風水之說。又論天下之理，惟易簡乃可行，極為契合。

庚申正月

此身無論處何境，遇而敬，恕，勤，字無片刻可弛。苟能守此數字，則無入不自得，子何必斤斤計較得君與不得君，氣憤孤與不孤哉？

庚申正月

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曠達，蕭然自得者，與之相處，砥吾之短？其次則博學能文，精通訓詁者，亦可助益於我。

庚申正月

讀書之道，以胡氏之科條論之，則經義當分小學、理學、詞章、典禮、四門。治事當分吏治、軍務、食貨、地理、四門。

庚申三月

凡事皆有至淺至深之道。不可須臾離者，因欲名其堂曰八本堂。其曰：『讀書以訓話爲本，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古人格言儘多，要之每事有第一義，必不可竭力爲之者，得之如探驪得珠，失之如舍本根圖枝葉。古人格言雖多，亦在乎吾人之慎擇而已矣。

庚申四月

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俱要好師，好友，好榜樣。

庚申四月

聞季高說：『有孝子、孝婦二人，因其家火起，昇其母靈柩於外。二人平日皆不致力，著婦尤孱弱。誠至則神應，一也。情急則智生，二也。勢激則力勁，如水之可以升山，矢之可以及遠，三也。』因是以推，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

庚申四月

諸生呈繳工課，余教以『誠勤廉明』四字。而勤字之要，但在好問好察云云。兩事反復開導。

庚申五月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九弟諫余數事，余亦教九弟靜慮涵泳，蕭然物外。

庚申五月

余身旁須有一胸襟恬淡者，時時伺吾之短，以相箴規，庶不使矜心生於不自覺。

庚申七月

夏敬甫言：『朱子之學得之艱苦，所以爲百世之師。』二語深有感於余心。天下事未有不艱苦中得來而可久可大者也。

庚申八月

憶八年所定『敬恕誠靜勤潤』六字課心課身之法，實爲至要，至該。吾近於靜字欠工夫耳。

庚申九月

做爲凶德，凡當大任者，皆以此字致於顛覆。用兵者，最戒驕氣。惰氣作人之道，亦惟驕惰二字誤事最甚。

庚申九月

與作梅壘談當今之世，富貴無所圖，功名亦斷難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維風俗，或可補救於萬一。所謂正心者，曰厚曰實。厚者恕也，仁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澆薄之風。實者，不說大話，不說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僞之習。因引顧亭林所稱『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者以勉之。

庚申九月

東坡『守駿莫如跛』五字，凡技皆當知之。若一味駿快奔放，必有賴躡之時。一向貪美名，必有大汚辱之事。余以『求闕』名齋，即求自有缺陷不滿之處，亦『守駿莫如跛』之意也。

庚申九月

途入銀錢，隨人用情之厚薄。一言之輕重，父不能代子謀，兄不能代弟謀，譬如飲水冷暖自知而已。

庚申十一月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謙、勤若文、日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與，謙若漢文之不勝，而勤、謙二字尤有徹始徹終，須臾不可離之道。勤所以傲惰也，謙所以傲傲也。能勤且謙，則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聖賢豪傑，一即奸雄，一欲有立於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謙字。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儻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

庚申十二月

勞謙二字，受用無窮。勞所以戒惰也，謙所以戒傲也。有此二者，何惡不去？何善不臻？當多寫幾分，徧示諸弟及子姪。

庚申十二月

吾祖父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識定志，確乎不可搖奪。實爲子孫者所當遵守。近年家中見弟子姪於此三者，皆不免相反。余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頗能謹遵祖訓。父訓而不能不信樂。自八年秋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繼志之一

端也。以後當漸漸或止，并函誠諸弟，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紹家風。

庚申十二月

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

辛酉十月

周未諸子各有極至之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獨缺。亦猶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

辛酉八月

與九弟言：『與人爲善，取人爲善之道，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無論爲上爲下，爲師爲弟，爲長爲幼，彼此只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九弟深以爲然。

辛酉八月

論子光明俊偉之氣，惟莊子與韓退之得其彷彿。近世如王陽明亦殊磊落，但文辭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

辛酉九月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於邦，儉於家，『言忠信，行篤敬』，四語終身用之，有不能盡，不在多，亦不在深。

辛酉十一月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何況人之於學？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變化氣質，超凡入聖。

辛酉十二月

九弟有事，可功求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張。與之言，老莊自然之趣，囑其游心虛靜之域。

壬戌二月

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與耳！大地數萬里，不可紀極。人於其中，寢處游息，書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日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粒耳！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闕除矣。

壬戌四月

讀原野伯夷頌、猗麟解、龍雜說諸首，岸然相見，古人獨立千古，確乎不拔之象。

壬戌四月

求齊齋日記類鈔 卷上

閱王而農所注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略有所會。盡其所可知者於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易繫辭尺蠖之屈，八句盡性也，過此以往，四句知命也。農夫之服田，力穡勤者有秋，惰者秋收，性也。為稼湯世，終歸燹爛，命也。愛人治人，禮人性也。愛之而不親，治人而不治，禮人而不答，命也。聖人之不可及處，在盡性以至於命，盡性猶下學之事，至於命，則上達矣。當盡性之時，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驗或有不應。聖人於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著力，若不著力，此中消息最難體認。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以淡如泊，如為宗，庶幾其近道乎？

壬戌十月

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為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為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為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相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學，無常師，即取人為善也。無行不與，即與人為善也。為之不厭，即取人為善也。誨人不倦，即與人為善也。念秦竊高位，劇寇方張，大難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見，多教數人，因取人之所長，還攻吾短，或者鼓舞斯世之善機，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機乎？

癸亥正月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處人處事之所以不當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細周知，表裏洞徹，則處之自有方術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問，不善問耳。

癸亥二月

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儉謹信』四字，而又能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以禮自治，以禮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欽。特恐信道不篤，閒或客氣用事耳。

癸亥八月

溫孟子分類記出，寫於每章之首。如言心性之屬，目曰性道。至言言取與出處之屬，曰廉節。大防言自況自許之屬，曰抗心高望。言反躬刻厲之屬，曰切己反求。

癸亥十一月

百種弊病，皆從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趨功不敏。一處遲，則百處懈矣。

前以八德自勉曰：勤、儉、剛、明、孝、信、謙、渾。近日於勤字不能實踐，於謙渾二字尤覺相違，慚愧無已。勤儉剛明四字，皆求諸己之事。孝信謙渾四字，皆施諸人之事。孝以施於上，信以施於同列，謙以施於下，渾則無往不宜。大約與人忿爭，不可自求萬全，處白人是非，不可過於武斷。此渾字之最切於實用者耳！

甲子四月

夢見姪傳先生，頤長清癯，而生趣盎然！

甲子十二月
閱聖祖庭訓格言，嗣後擬將此書及張文端公之聰訓齋語，每日細閱數則，以養此心和平篤實之雅。

乙丑五月

蘇詩有二語：『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余爲廣之云：『修德不求報，能文不求名。』兼此四者，則胸次廣大，含天下之至樂矣。

戊辰四月

爲學之道，不可輕率評議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學問遠過古人，乃可評議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人講理學者，動好評貶漢唐諸儒，而等差之。講漢學者，又好評貶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習。譬如文理不通之童生，而令衡閩鄉會試卷，所定甲乙，豈有當哉？善學者於古人之書，一一虛心涵泳，而不妄加評駁，斯可哉。

戊辰四月

近日見紀澤牙疼，孫兒小疾，每以家中人口爲慮。又憶念南中諸弟各家，竟日營營擾擾，偶思咸豐八年四月，葛翠山扶乩，即已預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敗，滿清之變。天下萬事，皆有前定，絲毫不能以人力強求，紛紛思慮，亦何補邪？以後每日當從樂天知命四字上用功，治事則自有恆課，治心則純任天命。兩者兼圖，終吾之身而已。

己巳七月

老年讀書如草苗業已枯槁，而汲井以灌，雖勤無益。古人所以戒時過而後學也！然果能灌溉不休，則禾稼雖枯，而菜蔬或不無小補耳。

己巳七月

偶作韻語以自箴云：心術之罪，上與天通。補救無術，日暮途窮。省躬痛改，順命勇從。成湯之禱，申生之恭。資質之陋，業爲指視。翹然自異，胡不知恥！記纂遺忘，歌泣文史。且憤且樂，死而後已。

己巳十一月

古來聖哲名儘之所以彪炳宇宙者，無非由於文學事功。然文學則資質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事功則運氣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惟是盡心養性，保全天之所以賦於我者，若五事則完其肅又哲謀聖之量，五倫則盡其親義序別信之分，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足充無穿窬之心，而義足。此則人力主持可以自占七分。人生著力之處，當自占七分者，勉勉求之，而於僅占三分之文學事功，則姑置爲緩圖焉。庶好名爭勝之念，可以少息，徇外爲人之私，可以日消乎！老年衰髦，百無一成。書此聊自警！

己巳十二月

靜中細思孟子之萬物皆備，張子事天立命，王文成之拔本塞源，鹿忠節之認理提綱。

己巳十二月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聖祖庭訓之仁厚，張文端公家書之和平，每日含咀吟咏，自有益於身心。

庚午正月

偶作一聯云：『戰戰兢兢，卽生時不忘地獄；坦坦蕩蕩，雖逆境亦天暢懷。』

庚午五月

細思古人工夫其效之无著者，約有四端：曰慎獨則心泰，曰主敬則身強，曰求仁則人悅，曰思誠則神欽。慎獨者，遏欲不忽，隨微循理不閒須臾，內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齊嚴肅，內而專靜純一，齊莊不懈，故身強。求仁者，體則存心養性，用則民胞物與，大公無我，故人悅。思誠者，心則忠貞不貳，言則篤實不欺，至誠相感，故神欽。四者之工夫果至，則四者之効驗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萬一之效耳。

庚午八月

前日記所云思誠則神欽者，不若云耐苦則神欽！蓋必廉於取而儉於用，勞於身而困於心，而後爲鬼神所欽伏，皆耐苦之事也。

庚午十月

昔年於慎獨居敬等事，全未用功。至今衰老，無把握，悔之晚矣！

庚午閏十月

記性日壞！過日之事，頃刻即忘。因立記事冊，於應記者逐日略記一二，從本日爲始。

庚午十二月

古來聖哲胸懷極廣而可達天德者，約有四端：如篤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說也。至誠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訓也。安貧樂道而潤身，晬面孔顏曾孟之旨也。觀物閒吟而意適神恬，陶白蘇陸之趣也。自恨少壯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懼，於古人心境不能領取一二，反復尋思，歎喟無已！

辛未二月

近年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大。總由於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二端名心切，故於學問無成，德行未立，不勝其媿。曠俗見重，故於家人之疾病，子孫及兄弟子孫之有無，賢否，強弱，不勝其緊擾。用是憂慚踟躕，如繭自縛。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著意。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孫之旺否，都由天定，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一大半關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辛未三月

近來每苦心緒鬱悶，毫無生機。因思尋樂約有三端：勤勞而後息，一樂也。至淡以消枝心，二樂也。讀書聲出金石，三樂也。一樂三樂，是咸豐八年所曾有志行之載於日記者。二樂則近日搜求病根，迄未找去者，必須於未死之前，拔除淨盡，乃稍安耳！

辛未四月
閱理學宗傳中朱子陸子孫氏所錄朱子之語，多取其與陸子相近者，蓋偏於陸王之途，去洛圖甚遠也。

辛未五月
將周易之象，及常用之字，分爲條類，別而錄之。庶幾取象於天文地理，取象於身於物者，一目了然。少壯不學，老年始爲此蠢淺之舉，抑何陋也！

辛未十二月
前曾以四語自儆曰：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悅，習勞則神欽。近日又添四語曰：內訟以去惡，日新以希天，曰宏獎以育才，曰貞勝以蒙難。與前此四語互相表裏，而下手工夫各有切要之方。不知垂老尚能實踐一二否？

辛未十二月
閱宋心學案中百源學案，於邵子言數之訓，一無所解，愧憾之至！

辛未十二月

省克

憶自辛卯年改號滌生。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責了凡之言。『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也。改號至今九年，而不學如故，豈不可歎！余今年已三十，資稟頑鈍，精神虧損。此後豈復能有所成？但求勤儉有恆，無縱逸欲，以喪

先人元氣。困勉行期。有寸符。以無失詞臣體。而日日自苦。不至
跌而生淫。如種樹然。斧斤縱之。後牛羊又從而牧之。如燕燈然。
膏油欲盡之時。無使微風乘之。庶幾稍稍培養精神。不至自速死。
誠能日日用功。有常。則可以保身體。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畜。可
以惜福。不使祖宗積累。自我一人享用而盡。可以無愧詞臣。尚能
以文章報國。

庚子十月

與小翠譚。有不合處。自念一二知心。亦復見疑。則平日之不
自修。不見信於人。亦可知矣。可不微懼乎？

辛丑三月

三十年爲一世。吾生以辛未十月十一日。今一世矣。聰明日
減。學業無成。可勝慨哉。語不云乎？『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自今以始。吾其不得自逸矣！

辛丑九月

夜歸與九弟言讀書事。九弟悔從前讀得不好。若再不認真
教他。愈不能有成矣。余體雖虛弱。此後自己工夫。尚可拋棄。萬不
可不教弟讀書也。

辛丑十二月

岱雲來久談。彼此相勸以善。予言皆已所未能而責人者。陳
岱雲言余第一於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真切中膏肓
也。又言予於朋友。每相待過深。不知量。而後人。隨分不留分寸。卒

至小者齟齬。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處事不愚不精明。愚太
刻薄。須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藥石也。直哉岱雲克敦友誼。

壬寅正月

果能據德依仁。即使游心於詩字雜藝。亦無在不可靜心養
氣。如作詩之時。祇是要壓倒他人。要取名譽。此豈復有爲己之志。

壬寅正月

凡喜譽惡毀之心。卽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
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

壬寅正月

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
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卽令人有不
是。何至肆口慢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余有三大
過。平日不信不敬。相待太深一也。比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
齟齬之後。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

壬寅正月

與子敬久談後。子貞歸後。兄弟立次子自壽詩韻。欣羨其才
何爲人。驚外之見如此。其重而爲己之志如此。其不堅也。真濁物
矣！

壬寅正月

言物行恆。誠身之道也。萬化基於此矣。余病根在無恆。故家
內瑣事。今日立條例。明日仍散漫。下人無常規。可循。將來蒞眾必

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

壬寅正月

數日心沾滯於詩，總由心不靜，故不專，一當力求主之一法。誠能主一，養得心靜氣恬，到天機活潑之時，即作詩亦自無妨，我今尚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間，情志屢遷耳！

壬寅正月

凡嗾起於相疑和疑，由於自矜。明察我之於小珊，其如上九之於六三乎？吳氏謂：「合嗾之道，在於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戒之，勉之，此我之要藥也。

壬寅正月

客來示以時藝讚歎語，不由中。余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謂巧令，孟子之所謂飾，其我之謂乎？以為人情好譽，非是不足以悅其心。試思此求悅於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誠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語，積久人自知之，不讚人亦不怪。苟有試而譽人，人且引以為重。若日日譽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誠忠信，費廉恥皆在於此！切戒！切戒！

壬寅正月

竹如說碑實有體驗，言含敬字，別無下手之方，總以嚴肅為要。自問亦深知敬字是喫緊下手處，然每日自旦至夜，悲憫赫喧之意，曾不可得。行坐自如，總有放鬆的意思。及見君子時，又偏覺整齊此，是非所以揀著者邪？

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論語曰：『望之儼然！』要使房

闈之際，僕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氣象對之，方好獨居則火滅，修容切記切記！此予第一要藥。能如此，乃有轉機，否則墮落下流，不必問其他矣。

壬寅正月

吾齒長矣！而詩書六藝，一無所識。志不立，過不改，欲求無忝所生，難矣！

壬寅正月

日內不敬不靜，常致勞乏。以後須從『心正氣順』四字上體驗。

壬寅正月

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說好。為人好名可恥，而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此名心之癥結於隱微者深也！

壬寅正月

借雲每日工夫甚多而嚴，可謂惜分陰者。予則玩泄不振。

壬寅正月

接家信，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節欲，節勞，節飲食。又言：『凡人交友，祇見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鮑，明日秦越。』謂我『與小珊有隙，是盡人歡竭人忠之過。宜速改過，走小珊處，當面自認不是。』又云：『使氣亦非保身體之道。』小子讀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勢逸疴癢，無刻不繫於大人之懷也。若不敬身，真禽

獸矣！

壬寅正月

日來自治愈疏矣。絕無瑟偶之意，何貴有此日課之冊？看來祇是好名。好作詩，名心也。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亦既不克痛漸舊習，何必寫此冊？

壬寅

唐先生言：『最是靜字工夫要緊！大程夫子是三代後聖人，亦是靜字工夫足。王文成亦是靜字有工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總是要靜。』又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剛惡柔惡，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動輒發見，須自己體察所溺之病，終身在此處克治。』余比告先生謂：『素有忿，很，不顧氣習，偏於剛惡。既而自窺所病，祇是好動不好靜。先生兩言蓋對症下藥也。務當力求主靜，使神明如日之升，即此以求其繼續續者，即所謂緝熙也。知此而不行，真暴棄矣！真小人矣！』

壬寅十月

自戒潮煙以來，心神彷彿，幾若無主。過欲之難，類如此矣！不挾破釜沈舟之勢，詎有濟哉！

壬寅十月

竊聞泉來言理見商，余實未能心領其語意，而妄有所陳。自欺欺人，莫此為甚。總由心有不誠，故詞氣虛矯，即與人談理，亦是自文淺陋，徇外為人，果何益哉！

求齋齋日記類述

卷上

壬寅十一月

馮樹堂來，渠近日養得好，靜氣迎人。談半時，邀余同至岱雲處，久談論詩文之樂，亦可因以進德。彼此持論不合，反覆辯詰，余內有矜氣，自是特甚。反疑人不虛心，何明於責人而闇於責己也？

壬寅十一月

此刻下手工夫，除謹言、修容、靜坐三事，更從何處下手？每日全無切實處，尚曉曉與人說理，說他何益？

壬寅十一月

俗雲欲觀余饋資糧本，予以雕蟲瑣瑣，深閉固拒，不欲與之觀。一時揜著之情，自文固陋之情，巧言令色，種種叢集，皆從好名心發出，蓋此中根株深矣！

壬寅十一月

凡往日游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惟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徵逐之習。平日辨論誇誕之人，不能遽變聲。惟當談論漸卑，開口必誠力去狂妄之習。

壬寅十一月

朱廉甫前輩借蕙西來，二君皆直諒多聞者。廉甫前輩之狂過，蓋欲引余為同志，謂可與適道也。豈知余絕無改過之實，徒有不作之言，竟爾盜得令聞，非穿窬而何？

壬寅十一月

自立志自新以來，至今五十餘日，未曾改得一過。此後直須

一九

徹底盪蕩，一絲不放，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務使息息靜極，使此生無息。

至信雲處與之談詩，傾筐倒篋，言無不盡。至子初方歸，此時自謂與人甚忠，殊不知已認賊作子矣。日內就著詩文，不從戒懼，謹獨上切實用功，已自誤矣，更以之誤人乎？

壬寅十一月

蕪樹堂來，因約俗雲來三人暢談小酌，二君皆有節制，惟予縱論無閑，仍不出昨夜談議，而往復自意，自謂忠於為人，實以重外而輕內，且味呂黎知名篇之訓，總之每日不外乎多言，不外乎要人說好。

壬寅十一月

於與人往還，最小處計較，意欲俟人先施，純是私意縈繞。克去一念，旋生一念，飯後靜坐，即已成寐，神昏不振，一至於此！

癸卯正月

早起心多游思，因算去年共用銀數，拋卻一早，可惜！

癸卯正月

會客時有一語極失檢，由忿字伏根甚深，故有觸即發耳！

飯後語及小故，予大發忿，語不可遏，有忘身及親之忿。雖經友人理論，猶復肆口漫罵，比時絕無忌憚。樹堂昨夜云：心中根子未盡，久必一發，發則救之無及矣。我自善此忿，僅自反數次，餘則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換一箇人才，過兩天便決裂至此，雖痛

哭而悔，豈有及乎？真所謂與禽獸奚擇者矣！

癸卯正月

車中無戒懼意，為下人不得力，屢動氣。每日問總是忿字，然字，往往知而不克去，總是此志頹放耳，可憐！可恥！

癸卯正月

坐車中頗生氣，雖下人不能能幹，實由懲忿絕無功夫，遂至瑣細足以累其心。

癸卯正月

自去年十二月廿後，心常忡忡不自持，若有所失亡者。至今如故，蓋志不能立，時易放倒，故心無定向。無定向則不能靜，不能靜則不安，其根祇在志之不立耳。又有鄙陋之見，檢點細事，不忍小忿，故一毫之細，莫夕躊躇，一端之忤，終日浩鬱。坐是所以忡忡也。志不立，識又鄙，欲求心安，不可得矣。星夜竟不成寐，展轉千思，俱是鄙夫之見。於應酬小處計較，遂以小故引伸成忿，懲之不暇，而更引之，是引盜入室矣。

癸卯正月

所以須日課冊者，以時時省過，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記，則所謂省察者安在？所謂自新者安在？吾誰欺乎？真甘為小人，而絕無羞惡之心者矣！

癸卯正月

早起吐血數口，不能靜養，遂以斷喪父母之遺體，一至於此！

再不保養，是將限入大不孝矣！將盡之膏，豈可速之以風，而藥之木，豈可牧之以牛羊乎？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況我之氣血素虧者乎？今惟有日日靜養，節嗜欲，慎飲食，慎思慮而已。

癸卯正月

樹堂、蕙西、蓮舫三人先後來。陪客坐不安席，若舌比平時較短者，屈伸轉旋俱不適。黃菊聊約飲，竟不能去。不知身體何以虧乏？若此不敬身之罪大矣！高景逸先生云：「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不令放倒。」然則人之精神短弱，皆自己有致之也。

癸卯正月

戊戌同年團拜，予爲值年，承辦諸事。早至文昌館，至四更方歸。凡辦公事，須視如己事，將來爲國爲民，亦宜處處視如一家。一身之圖，方能親切。予今日愧無此見，致用費稍浮，又辦事有要舉的意思，此兩者皆他日大病，根當時時猛省。

癸卯正月

赴張雨農飲約，更初方歸。席間面諷人，有要典的意思，語多譁語，便涉輕佻。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也。歸途便至杜蘭溪家商事，又至竺度處久談。多言不知戒絕，無所謂省察者。志安在邪？恥安在邪？

癸卯正月

余體不舒暢，悶甚。不適。萬景逸云：「凡天理自然通暢。」予

今圖損至此，蓋身被私意私欲纏擾矣，尚何以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爐冶，痛與血戰一番。而半月以來，暴棄一至於此，何以爲人？何以爲子？

癸卯正月

日來居敬窮理，并無工夫，故聞人說理，聽來都是隔膜，都不真切，愧恥孰甚！

癸卯正月

聞劉聲吾先生言，藥作外官景況之苦，愈知我輩苦節儉，別無可以自立。若輩俸得一外官，以彌縫罅漏，缺瘡則無以自存，缺肥則不堪問矣，可不懼哉！

癸卯正月

自正月以來，日日頹放，遂已一月。志之立，一至於此，每觀此册，不知所謂可以爲人乎？聊存爲告朔之餼羊爾。

看書眼蒙如老人，蓋安肆日偷，積偷之至，勝理都極懈弛，不復足以固肌膚，束筋骸，於是風寒易侵，日見瘦軀，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養小體也。又心不專一，則雜而無主，積之既久，必且伎求。迷至忿慾紛來，其究也則搖搖如懸旌，皇皇如有所失。總之曰無主則已，而乃釀爲心病，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養大體也。是故吾人行父母之遺體，舍居敬更無別法。內則專靜純一，以養大體，外則整齊嚴肅，以養小體。如是不自強，吾不信也。嗚呼！言出汝口，而汝則背之，是何肺腸？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癸卯二月 言多謬誤，又不出自心中之誠。每日言語之失，直是鬼蜮情狀，遑問其他。

癸卯二月 觀人作應制詩，面諛之。不忠不信，何以爲友？聖人所謂善柔便佞之招，我之謂矣。

癸卯二月 年在壯歲，而頹惰稱病，可恥孰甚！今年瞥已四十日矣，一事未成，晏安自甘，再不懲戒，天其殃汝，汝惕之！

子對客有意慢之容，對此良友不能生嚴憚之心，何以取人之益？是將拒人於千里之外矣。況見賓如此，遑問閒居火滅修容之謂何？小人哉！

癸卯二月 考試之有得失，猶歲之有豐歉也。有耕而即明大有，是貪天也。然絕不施耨之功，不已棄大乎？我則身爲惰農，而翻笑穠麥爲多事，儼孰甚焉！

癸卯二月 惠西面責予數事，一曰慢，謂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謂看詩文多執己見也。三曰僞，謂對人能作幾副面孔也。直哉！吾友！吾口蹈大惡，而不知矣。

癸卯二月 季師意欲余致力於考試工夫，而余以身弱爲辭，豈欺人哉？

自欺而已！暴棄至此，尙可救幾乎？

癸卯二月

竹如言及乘生平交道，而以知己許余。且曰：「凡閣下所以期許下走之言，信之則足以長自是之私，辭之而又恐負相知之真。吾惟有懼以終始而已。」云云。予聞此數語，悚然汗下。竹如之敬我，直乃神明內鑒，我何德以當之乎？日來安肆如此，何以爲物如知？己是汗竹如也。

癸卯二月

處衆人中，孤另另，若無所許可者，自以爲人莫予知。不知在己本一無足知也，何尤人爲？

癸卯二月

今年忽忽已過兩月，自新之志，日以不振，愈昏愈頹，以至不如禽獸。昨夜痛自猛省，以爲自今日始當斬。更初不終小人之歸，不謂雲階指與對奕，仍不克力卻，日日如此，奈何？

癸卯三月

何丹畦請余爲是正文字。予儼然自任，盡於心之內伏者深矣。

癸卯三月

日內沾滯於詩，明知詩文以積久勃發爲佳，無取乎強索。乃思之不得，百事俱廢，是所謂溺心者也。戒之！

癸卯三月

飯後無所事事，心如懸而不降者，知其不能定且靜也，久矣！

甲辰五月

早在朝房言一事，謂無樣子，失言！欲以口舌勝人，轉爲人所不服也。

亥辛七月

孫高陽、史道鄰皆極耐得苦，故能艱難馳驅，爲一代之偉人。今已養成管梁安逸之身，他日何以肩得大事？

亥辛九月

凡事豫則立，本日下午天，因明日有天壇興工監視行禮，及製造神牌行禮等事，日內未經慮及，頗覺心中不定，懼致貽誤，皆不豫之故也。

亥辛十月

是日因早閒聞人言，刑部同堂諸君子，疑我去年所上摺有參劾刑部之言，心不怡者一日。以平日不見信於人，遂招此羣疑衆謗也。

壬子正月

是日忿忿二念皆大動，竟不能止，恐遂成內傷病矣。

壬子正月

心生忿憤，蓋無養之故也。

戊午六月

子序之言欲余捐除雜念，輕視萬事，淡泊明志，信良友之言，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余今老矣！忿不能懲，慾不能窒，客氣聚於上焦，深用愧慙！古人所以貴於爲道日損也。

戊午十一月

惛忿之心，著於方寸，自矜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

戊午十一月

心緒作惡，因無耐性，故刻刻不自安適，又以心中實無所得，不能輕視外物成敗毀譽不能無所動於心，甚愧淺陋也！

戊午十二月

余在軍中頗以詩文廢正務，後當切戒！

己未二月

思人心所以擾擾不定者，祇爲不知命。陶淵明自香山蘇子瞻所以受用者，祇爲知命。吾涉世數十年，而有時猶起計較之心，若信命不及者，深可媿也！

己未五月

寫字略多，困倦殊甚。眼花而疼，足痠若不能立者，說話若不能高聲者，衰態之犯，如七十許人，蓋受質本薄，而疾病憂鬱，多年纏綿，既有以撼其外，讀書學道志亢而力不副，識遠而行不逮，又有以病其內，故不覺衰困之日逼也。

己未五月

閱日知錄，易經有曰：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讀之不覺愧汗！

己未六月

觀何廉防書眉頭小字，倒儻權奇，自成風格。余年已五十，而作書無一定之風格，更有遷變，殊為可愧。古文一事，寸心頗有一定之風格，而伴之太少，不足以自證自慰。至於居家之道，治軍之法，與人酬應之方，亦皆無一定之風格。傳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又曰：君子成德之稱。余一無所成，其不足為君子也明矣。

己未七月

此心褊激清介，殊非載福之道，當力移寬大溫潤一路。

己未十二月

寸衷微有瓣積，總山中無所得，下學而不克上達，故世俗之見尚不免膠擾於懷來耳！

庚申正月

宅老湖頭，登大舟，舟係吳城船廠為余新造者，極堅實，極華麗。因慨然曰：「誦韋公『自慙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句，為之愧悚不已！」

庚申五月

恭讀硃批余之師心自用。余昔已亥年進京，臨別求祖父教訓，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皇上又以師心戒我，當刻圖書一方記此二端。

庚申八月

再作梅園棋一局，旋復覺論人情之厚薄，讀書人之多涉於

虛浮。作樞所陳多見道之言，余所發多有激之詞。

庚申九月

作梅言見得天下皆是壞人，不如見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薰陶玉成之心，使人樂於為善。云云。蓋風余近日好言人之短，見得人多不是也。

庚申九月

見羅罷江三縣令因誤言不合理，余怒斥之甚厲，頗失為人上者「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之義。

庚申九月

余德薄能鮮，奈竊高位，又竊虛名，已下造物之忌。恐家中老少習於驕奢，伏三字，實深悚懼！

庚申九月

九弟信言，古稱君有爭臣，臣有爭君，今兄有爭弟。余近以居位太高，虛名太大，不得聞規諫之言為慮。若九弟果能隨事規諫，又得一二嚴禪之友，時以正言相勸，內有直弟，外有畏友，庶幾其免於大戾乎！居高位者，何人不敗於自是？何人不敗於惡聞正言哉？

庚申十一月

古人言書課妻子，夜課夢寐。吾於睡中夢中，總乏一種好意味，蓋猶未免為鄉人也。

庚申十一月

夜因武甯楊令與鄧雙互訐之案，頗爲鬱鬱不平。繼思謙抑之道，凡事須力戒爭勝之心，痛自懲艾。

辛酉正月

身體若有病者，奄奄思睡。或以積閣文牘太多，此心歉然，若有所負疚者而然與！

辛酉六月

少荃論余之短處，總是儒綬，與往年周豐甫所論略同。

辛酉六月

誠中形外，根心生色。古來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潤無不達於面貌。余氣象未稍進，豈若欲有未淡邪？機心有未消邪？當猛省於寸衷，而取驗於顏面。

辛酉七月

陸放翁謂得壽如得富貴，初不知其所以然，便躋高年。余近浪得虛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獲美譽。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其奏摺辭謝大權，不敢節制四省，恐蹈覆餗負乘之咎也。

辛酉十一月

日內與張廉卿屢談，稟學問又已大進。而余志學二十年，至今毫無進步，殆已及矣！

辛酉十一月

二日因拈摺將公事拋荒未斷。古人有兼人之材，余不特不

能兼人，亦一日兼治數事，尚有未逮。甚矣！余之鈍也！

辛酉十一月

洪琴西與之言，風俗移人，凡才人皆隨風氣爲轉移。雖賢者不能自拔於風尚之外。因言余老無能有所樹立，但不欲開壞風氣，導天下以惡習耳。

辛酉十二月

見階觀察時詞色太厲，令人難堪，退而悔之！

壬戌二月

近來事有不如意者，方寸鬱塞殊甚！亦是見器量之不闊，養氣之不深也。

壬戌七月

寸心鬱鬱不自得，因思日內以金陵密國危險之狀，憂灼過度。又以江西諸事掣肘，悶損不堪。皆由平日於養氣上欠工夫，故不能不動心欲求養氣不外「自反」而縮行，慊於心。兩句欲求行，慊於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因將此三字，各綴數句，爲之疏解。清字曰：「無貧無競，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慎字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勤字曰：「守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此十二語者，吾當守之終身。遇大變患，大拂逆之時，庶幾免於尤悔耳！

亥壬九月

五更醒，展轉不能成寐。蓋寸心爲金陵密國之賊變慘者十

分之八；而因儉屬不和順，恩怨憤懣者，亦十之二三。實則處大亂之時，余所遇之僚屬，尚不十分傲慢無禮，而鄙懷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褊急，痛自刻責，懲治者有年，而有觸即發，仍不可遏，殆將終身不改矣，愧悚何已！

壬戌九月

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順從，設法以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爲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厲我之德性，其庶幾乎！

壬戌九月

近日心緒之惡，襟懷之隘，可鄙，可恥，甚矣！變化氣質之難也！

壬戌十月

光景似箭，冉冉又過十年。念德業之不進，愧位名之久竊。此後當於「勤儉謹信」四字之外，加以「忍」字，「渾」字，痛自箴砭，以求益炳爛之明，作補牢之計。

壬戌十二月

近日常見得人多不是，鬱鬱不平，母乃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乎！

癸亥正月

比來每以說話微多，遂覺神氣疲茶不支，甚矣！吾壽身膺重任，大懼隕越，實深愧慙。

癸亥正月
日內應酬繁多，神昏氣乏，若不克支持者。然後知高官巨職，足以損人之智，而長人之傲也。

癸亥二月

觀人有鈔冊鈔鈔文頗多，自以無實而享盛名，忸怩不寧！

癸亥五月

古人云：「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也遠矣！」余身當大任，而月餘以來，竟日暇逸，不事事，公私廢閣，實深慚懼。惟當迅速投劾去位，冀免愆尤耳。

癸亥五月

是日應辦奏稿，方不誤次日發報之期。一念之惰，遂廢本日之常課，又愆奏事之定期，乃知天下百病生於懶也。

癸亥六月

近日省察自己短處，每日怠玩時多，治事時少。看書作字，治私事時多，察人看稿，治公事時少。職分所在，雖日讀古書，其曠官廢弛與廢於酒色遊戲者，一也。莊子所謂「臧穀所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本無知人察吏之才，而又度外置之。對京察褒嘉之語，殊有愧矣！

甲子三月

日內鬱鬱不自得，愁腸九迴者。一則餉項太絀，恐金陵兵譁，功敗垂成。徽州賊多，恐三城全失。貽患江西，一則以用事太久，恐

中外疑我擅權專利，江西爭釐之事不勝，則餉缺而兵潰，固屬可慮。勝則專利之名尤著，亦爲可慮。反復籌思，惟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庶幾害取其輕之義。若能從此事機日順，四海銷兵，不用吾引退，而長終山林，不復出而與聞政事，則公私之幸也。

甲子三月

戶部奏摺似有意與此間爲難，寸心抑鬱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權太重，利權太重大意欲解去，兵權引退數年以息疑謗。故本日具摺請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義。

甲子三月

自古高位重權，蓋無日不在憂患之中。其成敗禍福，則天也。

甲子三月

因念家中多故，紀澤兒病未全愈，心中焦慮之至，而天氣陰雨作寒，恐傷麥收。又不知兵事之變態何如，彌覺憂皇不能自甯。因集古人成語作一聯，以自箴曰：『強勉行道莊敬日強。』上句竊余近有鬱抑不平之氣，不能強勉以安命，下句箴余近有嫻散不振之氣，不能莊敬以自奮。惜強字相同，不得因發音變讀而易用耳。

甲子四月

沅弟談久，稍發掘其抑鬱不平之氣，余稍沮止勸解，仍令畢其說以暢其懷。沅弟所陳多切中事理之言，遂相與縱談至三更。其諫余之短，言處兄弟骨肉之間，不能養其生機而使之暢，遂深

爲忠告曲盡

甲子八月

聞家中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錢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費如此，深爲駭歎。余生平以起屋買田爲仕宦之惡習，誓不爲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顏見人。平日所說之話全不踐言，可羞孰甚。
李鴻章言照李希帥之樣，打銀壺一把，爲炖人參燕窩之用，費銀八兩有奇，深爲愧悔。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員亦多窮困，而吾居高位驕奢若此，且盜廉儉之虛名，慚愧何地！以後當於此等處痛下鍼砭。

丁卯四月

吾平日以儉字教人，而吾近來飲食起居殊太豐厚。昨聞魁時若將軍言，東家四代一品，而婦女在家並未穿著綢緞軟料，吾家婦女亦過於講究，深恐享受太過，足以折福。

丁卯十一月

與萬軒篋偶談家常，渠家百萬之富，而日用極儉。其內眷終年不辦葷菜，每日書房先生所喫之葷菜，餘賸者撤下則內室喫之。其母過六十後，篋軒苦求，始準添葷菜一樣。今亂後而家不甚破，子孫俱好，皆省儉所惜之福也。

丁卯十一月

心緒憧憧，如有所失。念人生苦不知足，方望溪謂漢文帝之終身常若自覺不勝天子之任者，最爲善形容古人心曲。大抵人

常懷愧對之意，便是載福之器，人德之門。如覺天之待我甚厚，我愧對天君之待我過優，我愧對君父母之待我過慈，我愧對父母兄弟之待我過愛，我愧對兄弟朋友之待我過重，我愧對朋友，便覺處處皆有善氣相逢。如自覺我已無愧無忤，但覺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當，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逢，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此念願刻刻凜之！

戊辰四月

昔年曾以居官四敗，居家四敗，書於日記以自儆。惕茲恐久而遺忘，再書於此。此與前次微有不同。居官四敗曰：「昏惰任下者，敗；傲很妄爲者，敗；貪鄙無忌者，敗；反覆多詐者，敗。」居家四敗曰：「婦女奢淫者，敗；子弟驕恣者，敗；兄弟不和者，敗；侮師慢客者，敗。」仕宦之家不犯此八敗，庶有悠久氣象。

戊辰四月

余蓋屋三間，本爲擺設地球之用。不料工料過於堅緻，築過於深，費錢太多，而地球仍將黑暗不能明。心爲悔歉，余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家實不能儉。傍夕與紀澤談，令其將內銀錢所賬目經理，講求儉約之法。

戊辰四月

紀官姪得取縣案首，縣令考試甚嚴，當可免於物議，甚以爲慰。吾每慮吾兄弟功名太盛，發洩殆盡，觀近年添丁之漸多，子弟之向學，或者祖澤尚厚，方興未艾，且喜且懼也。

在京酒食應酬雖不甚多，而每日疲精以徇物，遠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問胸次添出鄙俗之見，殊無謂也。

戊辰十二月

余生平於酬酢之際，好察人情之順逆厚薄。京師勢利之蔽，處處皆有冷暖向背之分。余老矣，尚存於心而不能化，甚矣余之鄙也！

己巳正月

余以老年喫齋，風中行路，殊非所堪。又念百姓麥稼已失，稷梁不能下種，將成非常之災。又念紀澤兒在運河一帶風大河淺，家脊各船，膠滯難行。又念施占琦運書箱在海中，恐有不測，種種懸念不勝焦灼。

己巳四月

余日衰老而學無一成，應作之文甚多，總未能發奮爲之。奈竊虛名，豪無實際，愧悔之至，老邁如此，每日辦官事尚不能畢，安能更著述邪？

己巳四月

初到直隸，頗有民望。今諸事皆難振作，恐虎頭蛇尾，爲人所笑，尤爲內疚於心，屢轉慚沮，刻不自安。

己巳五月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學業既一無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叢

集。自顧竟無消除改徙之時，憂媿曷已！

己巳八月

念生平所作事錯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學問一無可取，後世將譏議交加，愧悔無及！

己巳八月

余回憶生平，籌尤叢集，悔不勝悔，而精力疲憊，自問更無晚蓋之力。乃作一聯云：『莫苦悔已往，籌尤但求此日行爲無慚神。』鬼休預怕後來災禍，祇要暮年心氣感召祥和。

己巳八月

夢在場中考試，枯澀不能下筆，不能完卷，焦急之至，驚醒。余以讀書科第，官躋極品，而於學術一無所成，亦不能完卷之象也。媿歎無已。

庚午正月

念此生學問文章一無所成，愧悔無已！

庚午二月

自二月杪，右目失明，至是四十餘日，不敢治事。每日暇逸，愧悔身閒而心亂，蓋生平之一無所養甚矣。

庚午四月

人而不勤，則萬事俱廢。一家俱有衰象，余於三四月內不治一事，於居家之道，大有所損，愧悚無已！

庚午五月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余年來出處之間，多可愧者，爲之跼蹐不安，如負重負！年老位高，豈堪常有咎悔之事？

庚午十月

到江甯任，又已兩月餘，應辦之事，全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飽食酣眠，愧慚全矣！

庚午十二月

自省日病之源，在肝肝病之源，則由於伎心名心不能克盡之故。在室中反復自訟，不能治事。

辛未四月

至花園一覽，園在署西，現在修工未畢，正值趕辦之時，偶一觀玩，深愧居處太崇，享用太過。

辛未十二月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應了結之件，久不能完，應收拾之件，久不能檢，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通籍三十餘年，官至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計，老大徒傷不勝悚懼惛惛。

壬申二月

治道

閱溫公諱習疏，慨然有感。

壬午十月

隋開皇之十二年，有司家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曾不一紀，煬帝嗣位，東征高麗，南幸江都，遂至困窮，唐天寶之八載，帝

觀帑藏金帛充牣，古今罕儔。曾不數年，嶽山反叛，九廟焚燬，六飛播遷，遂以大變。故國之富不足恃，獨恃有人主兢兢業業之一心耳。

辛亥七月

李牧在趙，匈奴不侵，沒黯在朝，淮南寢謀。林甫爲相，閣鳳反，虜把柄政，李懷光叛。反叛非其本心也，故人君慎置左右之臣，其益於人國者多矣。

辛亥七月

陳湯斬郅支單于之首，匡衡抑其功，僅得封關內侯。郝靈荃得突厥默啜之首，宋璟抑其功，僅得授郎將。其後湯以非罪而流，靈荃以慟哭而死，宰相妨功，病能人之不得伸其志者多矣。

辛亥七月

唐宣宗之立，不能平於李德裕，至毛髮爲之灑淅。此與霍光驛乘而宣帝芒刺在背者，何以異？功高震主，或不無自代之容。公孫碩膚，赤烏几几，此周公所以爲大聖也。

辛亥九月

裴耀卿置輸場於河口，河口卽汴水達於黃河之口也。南人舟運江淮之米，自汴以達河口，吳人不習河漕，便令輸米於河口之倉而去，則吳人便矣。三門卽砥柱山，在洛陽之東，地最險，不可行舟。耀卿於三門之東西各置一倉，又鑿山開車路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江淮之米既輸於河口之倉矣，官爲別雇舟泝河溝至

三門之東，視水可通，則徑以舟過三門，水險則由車路挽過三門，輸入三門以西之太原倉，然後入漕以漕關中，自江淮至河口，自河口至三門，自三門入漕，至長安，凡三次轉搬，乃得達也。今天下之漕糧，概用長運漕至袁浦，苦高於漕，則百端營謀，行灌塘渡舟之下策，慮黃倒汴湖之巨患，種種敝壞，未知所底，故鄙意常欲行搬運之法，於袁浦置倉，楊莊各倉亦修葺之，分天下之漕艘半置河以南，半置河以北，每年各運兩次，爲河帥者，治河則不顧淮，治淮則不顧河，治運則不顧河淮，庶幾易爲力乎！

辛亥七月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皆以本朝爲主，而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義，歸之所易簡。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蔽，其知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

辛亥七月

文官加養廉，始於雍正三年之耗羨歸公。武官加養廉，始於乾隆四十六年之補缺額名糧。

戊午十一月

王霞軒來辭行，將以明日往南豐，余告以用紳士之法，宜少予以名利，而仍不說破，以養其廉恥，霞軒深以爲然。

戊午十二月

溫循吏傳，太史公所謂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識大體而已。後世家尚慈惠，或以煦煦爲仁者當之，失循吏之義矣。思爲將帥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齊嚴肅爲先，不貴煦嫗也。

己未三月

三代下，不矯激不足以得美名，不足要結不以為民心。

己未九月

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甚高，動謂無人可用。

己未九月

胡中丞言州縣辦上司衙門之差，所費不過百千，而其差總家丁開報至三四千串之多。縣令無所出，則於錢糧不積，積爲虧空，皆大家受其弊。故湖北州縣，現無絲毫差事，如有向例，由州縣辦差者，皆由藩庫發實銀與州縣，令其發給，不使州縣賠墊分毫。其名則大家喫虧，其實則州縣無可藉口。錢漕掃數清解，爲天家添出數十倍之利信爲知言。

庚申四月

居高位之道約有三端：一曰不與，謂若於己毫無交涉也。二曰不終，古人所謂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終。蓋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終者鮮矣。三曰不勝，古人所謂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蓋惟恐其不勝任也。『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言不勝其任也。方望溪言漢文帝之爲君，時時有謙讓若不克居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之意，其有得於不勝之義者乎？孟子謂『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其有得於惟恐不終之義者乎？

庚申六月

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爲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爲第一義。

庚申六月

料理官事，摘山備查，一也。圈點京報，二也。注解摺紳，三也。此三者夜間之功課，亦留心庶事之一法也。

沈弟信極論文士之涉於虛空不可用，其言頗切當！

庚申八月

李次青赴徽州，余與之約法五章，曰：戒浮，謂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謙，謂次青好爲逾恆之謙，啓籠納侮也；曰：戒濫，謂銀錢保舉宜有限制也；曰：戒反覆，謂次青好朝令暮改也；曰：戒私，謂用人當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也。

庚申八月

委員之道，以四者爲最要。一曰習勞苦以盡職；二曰崇儉約以養廉；三曰勤學問以廣才；四曰戒傲惰以正俗。紳士之道，以四者爲要。一曰保愚懦以庇鄉；二曰崇廉讓以奉公；三曰禁大言以務實；四曰擴才識以待用。

庚申八月

九弟臨別，深言馭下宜嚴，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馭軍馭吏，皆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三二二

莫先於嚴。時恐明不旁燭，則有不中禮耳。

辛酉十月

向來安徽與江蘇合闈鄉試，既有長江之險，難於遠行。又以號舍之少，難於錄遺。故上江深以鄉試爲苦。余意欲令上下分闈考試，故於五月奏摺內略一及之本日。看定北門東門之間，可爲貢防基址，惜高下不甚平耳。

辛酉十一月

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爲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爲人上者，專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

辛酉十一月

一省風氣，係乎督撫司道及首府數人。此外，官紳皆隨風俗爲轉移者也。

辛酉十一月

周馥甫將赴上海，催餉，余勉之以維持風教，勿自菲薄。引顧亭林日知錄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一節，以勸之。

辛酉十一月

爲督撫之道，卽與師道無異。其訓飭屬員，殷殷之意，卽與人爲善之意。孔子所謂「誨人不倦」也。其廣諮忠益，以身作則，卽取人爲善之意。孔子所謂「爲之不厭」也。爲將帥者之於偏裨，此皆以君道而兼師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師」。又曰「民主於

三事之如一」。皆此義爾！

壬戌三月

爲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綸合、詳思、約守。操斯八術，以往其無所失矣。

壬戌四月

定城南城外發賑章程，因冒濫者多，十六日發至四萬四千人之衆，後此斷難爲繼，乃定爲每人發小票一紙，十九日察看真正飢民，給與二票，二十二日持票領米，二十三日再加察看，給二十五日之米票，二十五日再加甄別，給二十八日之米票，每三日一發，上次給下次之票，庶幾漸免於冒濫。

壬戌四月

近日公事不甚認真，人客頗多，志趣較前散漫，大約吏事、軍事、餉事、文事，每日須具精心，果力，獨造幽奧，直湊單微，以求進境。一日無進境，則日日漸退矣。以後每日留心吏事，須從勤兒僚屬，多問外事下手，留心軍事，須從教訓將領，歷閱操練下手，留心餉事，須從攬擇卡員比較入數下手，留心文事，須從恬吟聲調廣徵古訓下手。每日午前於吏事、軍事，加意，午後於餉事，加意，燈後於文事，加意。以一縷精心，運用於幽微之境，縱不日進，或可免於退乎！

壬戌八月

每日應辦之事積閣甚多，當於清早單開本日應了之件，日內了之。如農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無本日不了者，庶積壓較少。

壬戌閏八月

大君以生殺予奪之權授之督撫將帥，猶東家以銀錢貨物授之店中聚夥。若保舉太濫，視大君之名器不甚愛惜，猶之賤售浪費，視東家之貨財不甚愛惜也。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余則略改之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頹風，深爲慚愧！

癸亥四月

是日在途中見麥稼爲旱所傷，高不過二三寸。節氣已屆收割，而吐穗極少。間有用人力施水灌溉者，高或六七寸，色青而穗亦可觀。蘇康所云：『一漑者後亡。』信人力足以補天事之窮。然自分中不過二三分，餘則立見黃槁。縱三日之內大雨，亦無救矣。日擊心傷，不忍細看。

己巳四月

爲疆吏者，全仗年豐民樂，此心乃可以自恬。若事事棘手，則日如在桎梏中矣！

己巳五月

閱吳文節公集，觀其批屬員之稟，甚爲嚴明，對之有愧。吾今之爲督撫真尸位耳！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辛未正月

古聖王制作之事，是論大小精粗，大抵皆本於平爭，因勢善習，從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則不輕於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莊爲體，禹墨爲用，以不與不違不稱三者爲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輕於有所興作，則咎戾鮮矣。

戊辰十二月

欲制夷人，不宜在關稅之多寡，權節之恭儉上著眼。卽內地民人處處媚夷，而鄙華借夷，而壓華，雖極可憐，而遠識者尚不宜在此等著眼。吾輩著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日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髮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忽其小者。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爲急務。以學作炸礮，學造輪舟等具爲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長，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挾持無具，則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內地之民人媚夷，吾固無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

壬戌五月

華衡芳徐壽所作火輪船之機，來此試演。其法以火蒸水氣，貫入筒，筒中三竅，閉前二竅，則氣入前竅，其機自退而輪行；上弦閉後二竅，則氣入後竅，其機自進而輪行；下弦火愈大，則氣愈盛，機之進退如飛，輪行亦如飛。約試演一時，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

三三三

國人亦能爲之，彼不能做，我有其所不知矣。

壬戌七月

至機器局觀一切製造機器屋宇，雖不甚大，而機器頗備。旋觀新造之輪船，長十六丈，寬三丈許。最要者，惟船底之龍骨中間龍骨，夾層兩邊各龍骨三根，中骨直而徑達兩頭，兩邊骨曲而次第縮短。骨之下板一層，骨之上板一層，是爲夾板，板厚三寸。龍骨之外，惟船肋最爲要緊，約寬厚三寸有奇，皆用極堅之木。計此船七月可以下水。

戊辰五月

至礮廠，拜劉佐禹馬格里。案備洋酒點心小飲。刻許閱新作之礮三十六筒，可以齊放，則三十六子同出，如傾盆之雨。可以連環放，則各子繼出，如擗急鼓。又閱放火箭，每箭筒長尺許，圍徑寸餘，遠約三里許。又閱放開花礮。

辛未十月

軍謀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爲主，攻者爲客。守營壘者爲主，攻者爲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爲主，後至者爲客。兩軍相持，先吶喊放鎗者爲客，後吶喊放鎗者爲主。兩人持矛相格鬪，先動手襲第一下者爲客，後動手即格開而即襲者爲主。中間排隊迎敵爲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爲奇兵。屯宿軍兵，擊札老營，與賊相持者爲正兵，分出遊兵，飄忽無常，伺隙

狙擊者，爲奇兵。忌有專向，吾所持以禦寇者，爲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爲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爲正兵。羸馬疲卒，偃旗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爲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爲正兵。佯敗，設伏而誘敵者，爲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轉移無定，勢能一區而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

已未

兵者，陰事也。哀賊之意，如臨觀喪，肅敬之心，如承人祭，庶爲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見其悲號於剗剗之頃，宛轉於刀俎之間，仁者將有所不忍，況以人命爲浪博輕擲之物，無論其敗喪也，即使倖勝而死，傷相擊，斷頭洞胸，折臂失足，鮮肉狼藉，日陳吾前，哀矜之不遑，喜於何有？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爲和悅，或爲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嘉慶季年，名將楊遇春屢立戰功，嘗語人曰：「吾每臨陣行間，覺有熱風吹拂面上者，是日必敗；行間若有冷風，身體似不禁寒者，是日必勝。」斯亦肅殺之義也。

已未

田單攻狄，魯仲連策其不能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單問之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黃立則仗鉞，爲士卒倡，將軍有

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澗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余嘗深信仲連此語，以爲不刊之論。同治三年，江甯克復後，余見湘軍將士驕淫娛樂，慮其不可復用，全行遣撤歸農。至四年五月，余奉命至山東，河南剿捻，湘軍從者極少，專用安徽之淮勇。余見淮軍將士雖有振奮之氣，亦乏憂危之懷，竊用爲慮，恐其不能平賊。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仲連所言，以憂勤而勝，以娛樂而不勝，亦卽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指也。其後余因疾病疏請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國卒用淮軍，削平捻匪，蓋淮軍之氣尚銳，憂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奮以作三軍之氣，二者皆可以致勝。在主帅相時而善用之已矣，余專主憂勤之說，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於此，以識吾見理之偏，亦見古人格言至論，不可舉一概百，言各有所當也。

辛未

史記敘韓信破魏豹，以木罽渡軍，其破龍且，以囊沙壅水。竊嘗疑之，魏以大將伯直當韓信，以騎將馮敬當灌嬰，以步將項它當曹參，則兩軍之數，殆亦各不下萬人，木罽之所渡，幾何？至多不過二三百人，豈足以制勝乎？沙囊壅水，下可滲漏，旁可橫溢，自非興工嚴塞，斷不能築成大堰，壅之使下流竟絕。如其寬河盛漲，則塞之固難，決之亦復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壅易決，則決後未必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敘兵事莫善於史記，史公敘兵，莫詳於淮陰傳，而其不足據如此。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徵諸古籍，諷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辦之，庶不至冒昧從事耳。

辛未

約期打仗，最易誤事。然期不可約，信則不可不通也。

丁巳

治軍之道，以勤字爲先。身勤則強，佚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莫氣也。常常提其朝氣爲要。

凡打仗，一鼓再鼓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滅；凡攻學一撲再撲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滅。

守城煞非易事，銀米、子藥、油鹽，有一不備，不可言守備矣。又須得一謀勇兼優者爲一城之主。

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統領、營官，須得好真心實腸，是第一義。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闕乏，算彼己之強弱，是第二義。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雖多，度雖善，有效有不效，盡人事以聽天而已。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爲先之心，須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

己未二月

三五

近年從事或行，每駐札之邊，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窮民。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目擊心傷，喟然私歎：行軍之害民，一至此乎！故每於將官委員告戒，總以禁止騷擾爲第一義。

軍事有驕氣，惰氣，皆敗氣也。孔子之「臨事而懼」，則絕驕之源。「好謀而成」，則絕惰之源。無時不謀，無事不謀，自無惰時矣。

古人有言曰：「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一愛敬所謂「逆取順守」，亦此意也。軍營用民夫，其先則廣取之，虐役之，其後則體卹必周，給錢必均。法可隨處變通，總須用人得當耳。

洋煙爲壞營規之最，盡行法去，不可稍存姑待之意。黎明點名，卯正辰初即可點畢。嗣後每早或查營，或點名，或看操，三者總行其一，不專行查營一事也。

練勇之道，必須營官晝夜從事，乃可漸變於熟。如雞伏卵，如鑪鍊丹，未宜須臾稍離。

丙辰

戰陣之事，須半動半靜，動如水，靜如山。

己未二月

軍事不可無悍鷙之氣，而驕氣卽此之相連，不可無安詳之氣，而惰氣卽與之相連。有二氣之利，而無其害。有道君子，尚難養得恰好，況弁勇乎？

戊午

凡用兵之道，本強而敵示敵以弱者，多勝。本弱而敵示敵以強者，多敗。故加於我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設無審量，輕以兵加於敵者，多敗。

凡修壘以濠深爲妙，木城及外牆均有流弊，恐反爲賊遮蔽礙子也。

修壘之事，軍士四出征剿，有老家以爲基址，亦行軍一法也。擇地有兩法，有自固者，有甌賊者。自固者，擇高山，擇要隘，扼賊者，擇平坦必經之路，擇淺水津渡之處。嗣後每立一軍，則修壘二十座，以爲老營。環老營之四面，方三百里，皆可往來梭剿。庶幾可戰可守，可奇可正，得四軍可靠者，則變化無窮。於是鍾作一榜樣，而他軍效法行之。

與李少荅許仙屏言：團練之無益於辦賊，直可盡廢。如必欲團練，則不可不少假以威權。

己未四月

近年取將失之寬厚，又配諸君相距過遠，危險之際，弊端百出。然後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反是乃敗道也。推之以敬，臨之以莊，無聲無形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守是二者，雖蠻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

己未六月

帶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仰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嘗望其成立，望其發達，則人知恩矣。禮者，卽所謂無聲榮，無小大無敢慢，奉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懷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斯二者，雖驕驕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己未八月

余至武昌火藥局，看造火藥之法。以銅爲輪，以鐵爲轆，圓地爲大磨盤，以牛碾之。盤大徑二丈三尺，周圍七丈許。每盤用四牛，每牛連曳兩輪盤，外周圍溝槽約寬八寸許。火藥在槽內，生行槽外，馱牛之人，行槽內。每牛以一人馱之，每兩牛四輪之後，則有鑄藥者一人，隨之執銅鑄於槽內，鑄動庶轆過之後，火藥不患太緊也。又有小磨盤磨藥，與磨麥相似，僅用一人，又有槓篩篩藥，其法絕精，非圖說不能明。

己未八月

營務處之道，一在樹人，一則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戰勝攻取爲恥，而以不能樹人立法爲恥。樹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鑄造就。

己未九月

凡軍驕氣，則有浮淫之色，惰氣，則有嗜滯之色。須時時察看而補救之。

帶兵之道，言物想廉明，四字缺一不可。軍務須從日用眼食上下手。

庚申正月

呂蒙謀取鑄之卒，繆綏戮亂行之僕。古人處此，豈以爲名？非是例無以警衆耳。

窄路打勝仗，全係頭敵站不住，後面雖有好手，亦被人擠退了。

出青之法，卽漢書趙充國傳所謂就草。

庚申三月

天下之人，稍有才智者，必思有所表見，以自旌異於人。好勝者此也，好名者亦此也。同當兵勇，則思於兵勇，翹然而出其類；同當長夫，則思於長夫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當將官，則思於將官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爲主帥，則思於衆帥中，翹然而出其類。雖才智有大小淺深之不同，其不知足，不安分，則一也。能打破此一湖庸俗之見，而後可與言道。

庚申四月

古人以用兵之道，通於聲律，故聽音樂而知兵之勝敗，國之存亡。余生平於音律算法，二者一無所解，故不能知兵耳。

庚申十月

用兵之難，莫大於見人危急而不能救。

明成繼光紀效新書中有立牌，卽古之盾也。有圓牌，卽今之

藤牌也。統謂之曰藤牌。又有所謂剛柔牌者。其法以生漆牛皮蒙於外。而以綳綿搗成小團。及頭髮裝於內。蓋戚氏自以巧思製造。非有所師於古也。古之干盾。所以捍禦矢石。今之鐵牌。所以捍禦礮子。礮子所當無堅不破。豈矢石所可同年而語哉。國藩初辦水師時。嘗博求禦礮子之法。以魚網數層懸空張掛。礮子一過。卽穿不能禦也。以絮被漬濕張掛。礮子一過。卽穿不能禦也。以生牛皮懸於船旁。以藤牌陳於船梢。不能禦也。又作數層厚牌。以竹鱗排於外。爲一層。牛皮爲一層。水絮爲一層。頭髮爲一層。合而成牌。亦不能禦也。以此而推戚氏之剛柔牌。不足以禦礮子明矣。烏鎗子如楮子大者。或有法以禦之。拾鎗子。劈山礮子。凡大如黃豆以上者。竟無拒禦之法。近時楊軍門截福等深知礮子之無可禦。遂屏棄魚網水絮牛皮等物。一切不用。直以血肉之軀。植立船頭。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聽之。而其麾下水師弁勇。亦相率而植立直前。無所迴避。明於此義。而古來干盾楨牌諸器皆可廢矣。友人劉騰鴻時衡治軍。刁斗森嚴。凜不可犯。臨陣則理根行首。堅立如山。有名將之風。惟過於自意。在武昌時。嘗獨立城下。呼賊以礮擊之。賊發十餘礮。不中。堅坐良久。乃還。在瑞州時亦如是。卒以徇難殞。我壯士人百莫顧。此則剛毅大過於「好謀而成」之道。少有違耳。

己未

余初不解造羣子之法。以生鐵令鑄工鑄之。渣滓未融。經藥輒散。且多蜂眼。鳴而不能及遠。乃與吳坤修竹莊商。用熟鐵打造。

其法以鐵先練成直條。每條燒紅其端。截出半寸。打成圓類。又燒其端。又打成類。每類如蒲萄大。後至江西商之姚鑲。以此法打造。姚君又作爲鐵模半過。截鐵條一條。置模中。宛轉錘鍊。圓滑可愛。於是及遠較多一里有奇也。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打造羣子。均用此法。每礮用百餘顆。多者或三四百顆。噴薄而出。如珠如雨。殆無隙地。當之輒碎。不仁之器。莫甚於此矣。然海疆尙未靖謐。此其亟宜講求者也。

己未

行軍之道。有依次而進者。有越敵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處者。姑以通鑑所紀兵事言之。——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勛之亂。袁翁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其建議曰。賊據上游。兵強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潛出其上。因險而擊。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旣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與喜竝贊其策。乃選戰士七千。輕騎二百。配興世。興世率其衆。逆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屢日。賊將劉胡聞之。笑曰。我「尙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人。欲輕讓其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自過鵝兒。胡旣覺。乃遣其將胡護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護秀亦留興世。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騎。趨錢溪。立營。案已。

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苦，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竝進，胡收兵而下。興世遂於錢溪立城。——國藩按：是時官軍在下游緒圻、袁觀等在上游之濃湖、劉胡等又在上游之鵠尾，更上乃爲錢溪。越濃湖、鵠尾兩寨而上，立城於錢溪，此險途也。厥後賊屢攻錢溪不勝，糧運中梗，而鵠尾濃湖竝以潰降，此越寨進攻而得勝者也。

秦始三年，魏尉元上表言：「賊向彭城，必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交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爲賊用兵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揚，戍東安，則青冀諸州可不攻而克。若四鎮不服，青冀雖投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如此則淮北自舉，智勞永逸。」——國藩按：宋與魏歷世兵爭，未有高州歷城徐州諸鎮，遠在海岱，與魏接畛，而下邳宿豫沂水東安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尚遠。魏越高州諸鎮而進攻四城，此險途也。厥後四城破而高州歷城徐州諸鎮相繼沒於魏，此越鎮進攻而勝者也。

梁簡文帝二年，侯景之變，鄆州刺史蕭方諸以徐文盛軍在西陽，不設備。侯景以江夏立盧，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

內襲鄆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子仙等入城，方諸迎拜，遂擒。餽景處，遂於景所置，因使風中江舉帆，遠越徐文盛等軍，直上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國藩按：侯景與徐文盛皆在黃州夾江築壘，乃越徐軍而上入江夏，此險途也。而江夏以無備而破，徐軍以失勢而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陳文帝天嘉元年，日琳屯西岸之柵口，侯瑄屯東岸之蕪湖，相持百餘日，旋均出江外，隔洲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趨建康，瑄等徐出蕪湖，蹙其後。西南風翻爲東風，瑄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瑄發拍以擊琳艦，又貝蒙衝小船擊其艦，琳軍大敗，軍士溺死什二三，餘皆棄舟登岸。——國藩按：日琳與侯瑄同屯蕪湖之上，琳乃越瑄軍以直下金陵，此險途也。而瑄軍自後躡之，反爲所破，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

唐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既拔遼東蓋牟諸城，至安市，將決戰。高麗靺鞨合兵爲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師國拒以上師平原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後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將請先攻烏骨城，衆議不從。遂自安市班師。——國藩按：道宗請越安市而進攻平壤，此雖險途而實制勝之奇兵也。太宗不從，無攻而返，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亂，李泌請命建寧王倓爲范陽節度大使，竝塞北出，與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

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上悅，已而不果行。——國藩按：是時，大軍在扶風，郭子儀在馮翊，李光弼在太原，勢宜先取兩京。李泌欲先搗范陽賊巢，此亦制勝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明爲闕落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祐言於李祐曰：「蔡之精兵皆在河曲，友四境拒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辛未，李愬、李祐、李忠義、李進誠軍出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休，命乾精整羈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河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時，大風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四鼓，愬至蔡州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以先登。愬入居元濟外宅，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國藩按：元濟精兵盡在河曲，帶重寶，摩下，李愬越之而直入蔡州，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朱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趨黃州，以繩梯登城，徑趨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國藩按：楚之岳州，東北與吳爲鄰，嘉魚陸口等處，吳必立寨設備，乃王環越之而直趨黃州，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唐同光元年，後唐與朱梁相拒於楊劉德勝之間。時梁將段凝軍臨河之南，王彥章進逼鄆州。唐臣李紱宏等請棄鄆州與梁，約合帝，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爲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冬十月，王中，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甲戌圍中都城，破之。王彥章帝召諸將問進退之計，諸將請先下東方諸鎮，城然後觀，贊而動。康延孝、李嗣源請取大梁，乙亥，帝發鄆州中都丁至曹州，乙卯至大梁。滅梁壬午，段凝將其衆五萬自滑州濟河入，援解甲請降。——國藩按：郭崇韜之初議，直取大梁也。時梁將王彥章軍在鄆州，段凝軍在河上，越兩寨而進攻，此險途也。厥後，破中都，擒王彥章，而段凝猶在河北，越一寨而進攻，亦險機也。然段凝隔於河北，若自白馬南濟，則阻於大河，若自下游直濟，則一阻於大河，再阻於新決之護駕水，勢難入援，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以上九事，張興世之據錢溪，宋子仙之取鄆州，許德勳之下黃州，皆水路越攻而勝。王琳之下金陵，只水路越攻而取。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愬之入蔡州，郭崇韜之軍汴梁，以陸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陽，以陸路不越攻而失之。成敗得失，固無一定之軌轍也。咸豐四年十月十一日，賊日陳玉成據蕪州，秦日綱據田鎮，我舟師越蕪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鎮。

十四日，鄂州之賊亦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十一月，水陸各軍會於九江，時賊日林啓棠據九江，黃文金據湖口，石達開、羅大綱等同在湖口，我舟師彭玉麟等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陸軍羅澤南等十二月初五日下午攻湖口，十二日水師敗挫，二十四日陸軍亦無利而歸。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咸豐六年五月初二日，武漢黃州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慶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蕪縣。往來如飛，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故知勝敗無常，視將爲轉移耳。當時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發於羅君、繇山、劉君、孟容二人，事敗之後，或深咎此策之失，且專歸罪於劉君者，非事實也。

倫理

萬化始於閉門，除刑于以外無教化；除用賢以外，無經濟。

壬寅十一月

所貴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善籍字畫；在乎能自樹立子孫多讀書，無驕矜習氣。

戊午十月

聞溫弟信，國家事故變壞壞，不能辦一事，夜不成寐。

戊午十一月

念溫弟不得歸骨，其賦命太苦！余於手足之間，抱愧多矣！

己未正月

九弟所寫溫市哀辭，字秀勁近古，刻工亦佳。家有賢子弟，爲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之欣然！

庚申正月

沅弟專二人送信勸我，速移東流建德，情詞懇摯，令人不忍卒讀。余復信云：『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孝；讀流季此信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友。』遂定於二十四日移營東流，以慰兩弟之心。

辛酉四月

沅弟來久談，教以胸襟宜淡遠，游心虛靜之域，獨立萬物之表。又每日宜讀書少許，以擴識見。弟闔安慶，前後皆有強寇，人數甚單，地段甚廣，晝夜辛勤，事事躬親，雖酷暑大雨，而每日奔馳往返，常五六十里，余憐其太勞，故欲其以虛靜養心也。

辛酉八月

紀澤兒，體氣清瘦，系念殊深！或稱其讀書太勤，用心太過；因教以遊心虛靜，雖有榮觀，安處超然之義！

癸亥十月

閱張清恪之子張懋敬公師箴所輯課子隨筆，皆節鈔古人家訓名言，大約與家之道，不外內外勤儉、兄弟和睦、子弟謙謹等事。敗家則反是：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翁，謝余致聘儀之信，則別字甚多，字跡惡劣不堪，大抵問客爲之，主人全未寓目。聞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黃，而喪事潦草如此，殊爲可歎。蓋達官之子弟，聽慣高議論，見慣大排場，往往輕慢師長，譏彈人短，所謂驕也。

四一

由驕而奢，而僭，而佚，以至於無惡不作，皆從驕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驕，又多由於父兄爲達官者，得運乘時，幸致顯宦，遂自忘其本領之低，學識之陋，自驕自滿，以致子弟效其驕，而不覺吾家子姪輩亦多輕慢師長，譏彈人短之惡習。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習，力戒其驕。欲禁子弟之驕，先戒吾心之自驕，自滿，願終身自勉之。因周少君之荒謬不堪，既而以論紀澤，又詳記之於此。

戊辰正月

接沅弟信。知紀官姪於正月初九日申刻生子，欣慰之至！吾兄弟共得五孫，丁口漸盛。祇望兒姪輩讀書，少有所成，將來孫輩看作榜樣，便是世家好氣象。若兒姪輩不能發奮用功，文理不通，則榜樣太壞，將來孫輩斷難成立。此中關鍵，全在紀鴻，紀瑞二人。吾家後輩之興衰，視此二人爲轉移也。

戊辰四月

與紀澤一談，囑其看理學書，俾志氣日趨於剛大，心思日入於沈細。

足辰七月

鴻兒稟稱，澄弟臨別，以火狐馬褂送我。蓋眉生述杜小舫之言，謂天下之最暖者，莫如火狐，勝如紫貂。云余曾兩次述此言與澄弟聽，或弟意疑我畏寒，遂解已所著衣以贈我邪？余本有貂馬褂，給狗馬褂，而弟歸途少此禦寒之具，寸心十分不安。

戊辰十月

接澄沅兩弟信，澄勸送眷回籍。沅擬以晚女許莊家，皆有腴誠顧恤之意。久宦於外，疾病相尋，如舟行海中，不得停泊。憶兄弟骨肉至親能亮之也。

己巳十一月

卷下

湘鄉曾國藩隨筆 湘潭王啓原校編

文藝

易經有聖人之道四，而朱子專重以下策者，尚其占一句，似未的當。因言古人說經多斷章取義，以意逆志，不必定符本義。

壬戌四月

閱經義述聞，如『弗過遇之，弗過防之』等字，深有所會。余於本朝經學小學諸家，獨服膺王懷祖先生父子之精核。蓋以其於經文之虛神實訓，體味曲盡也。

辛酉二月

擬閱校船山周易內傳王氏說理之書，每失之艱深，於不能軒豁，與正蒙注相同。

丙寅七月

今日看書，經見蔡傳訓詁良多，不講，如以敷衍爲敷衍之言之類，宜致漢學家之指摘。

壬子六月

溫召諸於古人「周情孔思」四字，若有所會。

庚申十月

溫書經無逸用吳文正公箋言本若有所會。

乙丑正月

思書經呂刑於句法若有所會。

己未九月

呂刑篇於後世古文家踐徑最近，惜不能盡通其讀。

辛酉六月

余好讀呂刑而苦不能盡通其讀。慈閱戴氏之說，有似余心者如「制百姓於刑之中」、「天齊於民」、「俾我一日」、「暨」非從惟從」等句皆聚然有當於人心，欣賞無已。

辛酉七月

讀顧命庸王之語喜戴氏治經與所見多同，惜其生前未與

覽談。

辛酉七月

溫盤庚上盤庚中因載在莊兩採宋元及本朝治漢學者之說，每多當人意處，故樂觀之。

辛酉七月

邵位西言「詩序係孟子萬章之徒所作，大序與小序不當分而爲二，所以記次第非所以明章旨也。猶史漢法言之有後序爾」其言奇而頗確。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庚申八月

閱子序詩經說學有根柢。其用意往往得古人深處，特證據太少，恐不足以大鳴於世耳。

戊午十一月

自去年九月廿一日始讀儀禮，至是粗畢。老年能治此經，雖嫌其晚，猶勝於終不措意者。昔張高庵三十而讀儀禮，至五十九歲而通此經，爲國朝有數大儒。余今五十七歲，略通此經，稍增炳燭之明。惟高庵以前名儒窮儀禮者絕少，能於荆棘荒蕪之中，獨闢康莊，斯爲大難。余生本朝，經學昌明之後，窮此經者之下數十人，有高庵之句讀，張舉文之圖，康莊共由之道，而又有以扶掖之，則從事甚易矣。

丁卯二月

俞樾陰雨所箸經平議之十四卷論考工記，世案重屋明堂之制，駁正鄭注，思通鬼神有超乎戴氏考工記圖者。

丙寅四月

夜又批船山禮記二條。余閱此書，不爲校對譌字，以便修板，再行刷印。乃覆查全書，辨論經義者半，校出錯譌者半。蓋非校讎家之體例，然其中亦微有可存者。若前數年在安慶金陵時，則反不能如此之精勤。此軍營事簡，老年差可慰悅之境，而流寇縱橫，制敵無術，體衰日昏，學問無成，則又可深爲憂灼之境也。

丙寅十月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四四

闕桐城張承華蓉溪所爲學庸臆解三十四葉畢。其言大學文須用古本而不煩補傳義須宗朱子而不取陽明與余平日之說相合餘亦多獨得之見。

丙寅十月

孟子所謂善言德行者當爲後世理學諸家之源善爲辭命者當爲後世詞章諸家之源孔子自謙不能辭命而以善言德行自許蓋在己者實有盛德至行而後能自道其所得也論語一書乃善言德行之尤著者因默誦學而爲政八佾三篇。

乙丑五月

朱彬經傳攷證其訓詁攷證亦與王伯申先生相仿其言書經大字多語助辭則前人所未發也。

己未五月

闕戴東原緒言閩錢竹汀聲類此書未刻於本集其義例亦不分明。

乙丑正月

錢辛楣先生聲類一書分釋詁釋言釋訓釋語釋天釋地名號之異等目皆因聲得義者足見古人先有聲音後有文字余前有意爲是書而未果錢氏此書亦未成之書故未編入濟研堂叢書中。

癸亥正月

陳荔秋所送之陳蘭甫(澧)著聲律通考一種漢書地理志

水道圖說一種略一繙閱服其精博!

己巳二月

樂律之不可不通以其與兵事文章相爲表裏。

辛酉十月

紀澤作音學考約近五千字於考古及審音二者均有所得爲之一慰。

己巳八月

澤兒呈所著分韻說文解字略一繙閱其法用廣韻之次第佩文韻之字數抄錄許氏注及大徐翻切其中有申明原注之說則以夾行注之其於注外別有陳說則於翻切之下夾圈以別異之其佩文韻所有說文所無者則有楷文而無篆文仍用篇韻各說以注之其佩文韻所無說文所有者則別爲補編仍依翻切以分東冬鍾江各韻。

丁卯十一月(以上經)

讀五代史於歐公不僞樂一段不謂爲然。

辛未

閱周保緒所寄晉略趙蕙甫所寄來者周名濟荆溪人書成於道光十八年亦近世著作才也。

辛未五月

諸子中惟老莊荀子孫子自成一家之言餘皆不免於剽襲。

庚申

實。
王懷祖先生讀書雜志所校管子各條，似不如校他書之精。

辛酉七月

讀淮南子精神訓至『大禹竭力以勞萬民』句，若有所感。

庚申十一月

讀脩務訓中『功可強成，名可強立』，若有所會。淮南子本道家者流，而此篇之旨與荀子相近。大抵理之足以見極者，百家未嘗不相合也。

庚申十二月

閱淮南子傲真訓言『有道之士，亦須遇時』，爲之增感。

庚申十二月

揚子法言究不如文中子之平實。蓋子雲文學中人，非道德中人也。

船山氏最推重正蒙一書。以余觀之，亦艱深而不能顯豁。其參兩篇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數，尤多障礙。

丙寅六月（以上之史）

正誼堂叢書凡五十六種，張清恪輯刻，吳竹莊所贈也。因取正誼堂中清恪公所輯程子二十篇讀之。至嘯時讀畢，凡十卷。取論語二十篇之意，編采二程粹言略分門類，頗爲精當。

壬戌四月

張清恪公所輯朱子七篇，每篇各分上下，仿孟子七篇之意。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張公蓋以程配孔，以朱配孟也。

壬戌四月

讀張文端公聰訓齋語文和公激懷國語，此老父子學問，亦以知命爲第一義。

己未四月

閱羅羅山人極論義姚江學辦等書，服其見理甚真，所志甚大，信爲吾鄉豪傑之士！

甲子十月

鍾嶠齋邇言蓋理學之緒餘，而參以陰陽果報者。

庚午正月

聖武記又閱一編，中有嘉慶川湖陝鄂寇記八篇，未閱。以昔年在京閱過，嫌此八篇敘事冗亂也。

丁卯十二月

閱曾香墅先生涉鈔及各種香墅名廷枚寶谷之伯父也。其書仿困學紀聞容齋隨筆之類，特根柢不深耳。

戊午十一月

英子德交出何願船二信，內有張名洲蒙古游牧記四本，又朔力備乘凡例數頁，信爲當世積學之士。

辛酉七月

古文之道謀篇布勢，是一段最大工天。書經左傳每一篇空處較多，實處較少，旁而較多，正面較少，精神注於眉宇，目光不可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周身皆眉，到處皆目也。終索要如蛛絲馬跡；絲不可過粗，跡不可太密也。

己未八月

古人文筆有雲屬波委，官止神行之象。實從然後生出所謂文入妙來，無過熟者此也。

庚申九月

古文之道，布局須有千巖萬壑，重疊複嶂之觀。不可一覽而盡，又不可雜亂無紀。

庚申十月

古文之道，亦須有奇橫之趣，自然之致。二者并進，乃爲成體之文。

辛酉七月

古文之法，余在氣字上用功夫。

辛酉十一月

爲文全在氣盛，欲氣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際，似斷不斷，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無限妙境，難於領取。每段張起之際，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紆非紆，古人無限妙用，亦難領取。

辛亥七月

奇辭大句，須得瑰瑋飛騰之氣驅之以行。凡堆重處，皆化爲空虛，乃能爲大篇，所謂氣力有餘於文之外也。否則氣不能舉其

體矣！

辛亥七月

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文章之道，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大抵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類言之，論著類、詞賦類、宜噴薄序跋類、宜吞吐奏議類、哀祭類、宜噴薄詔令類、書牘類、宜吞吐傳誌類、敘記類、宜噴薄典志類、雜記類、宜吞吐。其一類中，微有區別者，如哀祭類，雖宜噴薄，而祭郊社祖宗則宜吞吐。詔令類雖宜吞吐，而檄文則宜噴薄。書牘類雖宜吞吐，而論事則宜噴薄。此外各類皆可以意推之。

庚申三月

類纂所選書牘，有不盡厭於吾心者。未知古人書牘，何者最善？

辛亥

古文中，惟書牘一門，竟鮮佳者。八家中，韓公差勝，然亦非書簡正宗。此外則竟無可采。諸葛武侯、王右軍、兩公書翰，風神高遠，最愜吾意。然患太少，且乏大篇，皆小簡耳。

庚申三月

閱駢體文鈔，將其所分類，歸併於吾所分三門十一類之中，嫌其繁碎，不合古義也。

庚申三月

余所編續史百家經鈔，編成後，有文八百篇，上下未免太多，不足備簡練揣摩之用。宜另鈔小冊，選文五十首鈔之。朝夕諷誦，庶爲守約之道。

庚申閏三月

往年余思古文有八字訣。曰雄、直、怪、麗、澹、遠、茹、雅。近於茹字似更有所得，而昔撰節奏，須一和字爲主。因將澹字改作和字。文章陽剛之美，莫要於慎、湧、直、怪。四字陰柔之美，莫要於疊、茹、遠、潔。四字，惜余知其意，而不能盡其學。

癸亥九月

嘗慕古文境之美者，約有八言。陽剛之美曰雄、直、怪、麗、陰柔之美曰茹、遠、潔、適。蓋之數年，而余未能發爲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是夜將此八言者，各作十六字贊之。至次日辰刻作畢，附錄如左。

乙丑正月

雄：劃然軒昂，盡棄故常。跌宕捫之，有芒。
直：黃河千曲，其體仍直。川勢如龍，轉換無迹。
怪：奇趣橫生，人駭鬼眩。易玄山經，張韓互見。
麗：青春大澤，萬卉初葩。詩騷之韻，班揚之華。
茹：衆義幅，吞多吐少。幽獨咀含，不求共曉。
遠：九天俯視，下界聚蚊。窟窟周孔，落落羣羣。
潔：宛意陳言，類字盡斐。慎爾褻貶，神人共監。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適：心境兩閒，無營無待。柳記歐跋，得大自在！
偶思古文古詩最可學者，古八句云：詩之節，書之括，孟之烈，韓之越，馬之咽，莊之跌，陶之潔，杜之拙。

丙寅正月

離騷三百二十四句誦畢，老年讀生書成誦，稍補少壯之缺陷，亦一樂也。

丁卯三月

九章惜往日似僞作，當著論辯之。

戊午十一月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千古傳誦，余究不如其深處。太史公以鄒陽與魯仲連並列，余亦不知其所以相合之處。

辛亥五月

夜溫長楊賦於古人行文之氣似有所得。

己未九月

輿中讀士林賦千餘言，略能成誦。少時所深以爲難者，老年乃頗能之。非聰明進於昔時，乃由稍知其節奏氣勢，與用意之所，在故略記之。

丁卯正月

余近年最好揚馬班張之賦，未能迴環朗誦。偶一誦讀，如逢故人，易於熟洽。但衰年讀書，未必能久記耳！

二月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漢魏人作賦，一貴訓詁精確；一貴聲調鏗鏘。

庚申四月

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由徐庾而進於任沈，由任沈而進於潘陸，由潘陸而進於左思，由左思而進於班張，由班張而進於柳雲。韓退之之文，比柳雲更高一格。解學韓文，則可窺六經之闕奧矣。

庚申三月

二日內，始悟昌黎諸文皆學書經。

辛酉九月

二日內，因讀辛劉詞，又大悟韓文之妙，實從子雲相如得來。

辛子正月

二日內，覺於古文大有所得，乃悟韓文實從揚馬得來，而參以孔孟之義理，所以雄視千古。

壬子正月

韓文柳州羅池廟碑，覺情韻不賤，聲調鏗鏘，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以生情，文以引聲，聲亦足以引文，循環互發，油然不能自己，庶澹澹可入佳境。

己未九月

閱韓文送高閑上人所謂機應於心，不挫於物。姚氏以為韓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謂機應於心，熟極之候也。莊子養生主之說，也不挫於物，自慊之候也。孟子養氣章之說也，不挫於物者，體也。

道也，本也，機應於之者，用也，技也，末也。韓子之於文技也，進乎道矣。

庚申十月

讀原毀伯夷、鮑叔、鱗解、龍雞、說諸首，居然想見古人獨立千古，確乎不拔之象。

壬戌九月

韓公周情孔思四字，非李漢知之極深，焉能道得出為文者要須窺得此四字，乃為知本。

辛酉二月

韓文誌傳中，有兩篇相配偶者，如曹成王、韓宏兩篇為偶；柳子厚、鄭羣兩篇為偶；張昇、張徹兩篇為偶。推此而全集中可以為偶者甚多。古人之文，可為偶者甚多，惜不能一一稱量而配合之耳。

癸亥十月

溫韓文數篇，若有所得。古人之不可及，全在行氣如列子之御風，不在義理字句間也。

亥癸十一月

柳子厚山水記，似有得於陶淵明沖淡之趣，文境最高不易及。

庚申八月

夜閱古賦識小錄，深有味於柳子厚之囚山篇。

戊午十月

姚公謂蘇氏學莊子外篇之文，實則恢詭處不逮遠甚。

辛酉三月

蘇謂山子東坡晚年以文章爲鼓吹，真知文章中之樂境。余亦微知之，惜無寬閒歲月，章其所學耳。

辛酉正月

讀震川文數首，所謂風塵中讀之一似嚼冰雪者，信爲清潔而波瀾意度猶嫌不足，以發揮奇趣。

己未六月

閱震川古文，遂并翻其四書文閱之。其渾灑流轉之氣，乃更勝於古文也。

己未五月

閱湯文正集，惟傳狀碑銘之類，不概吾意。餘如語錄、告誡、書牘之屬，皆有誠意，挾正氣以行學問，本極淵博，講學又甚公允，不可及也。

己巳三月

程伯璆出示洪稚存上成親王書，卽嘉慶己未獲咎，發遣新疆者。當時直聲震於天下，今觀之，亦無甚觸忌諱之處。

正月

閱梅伯言文集，歎其鑽研之久，工力之深。

壬戌九月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至錢寄石先生，久談，得見其族兒衍石先生家書數十封，攜歸一閱，實嘉道間一碩儒也。

癸亥九月

閱錢衍石先生與其弟箴石先生家信，服其學問精博，機趣洋溢。

癸亥九月

閱陳秋勳吳偉卿所作應制賦，氣勢流利，古不乖時，今不同弊，心賞其能，而自愧弗如也。

癸卯三月

吳竹如文集，方存之代爲編出者，計十二卷。粗閱數十葉於儒釋朱陸之辨，剖析最精。

戊辰七月

閱吳南屏梓湖文錄數十首，歎其少而能文，老而不倦，爲不可及。

辛未六月

左李高信內寄祭胡潤帥文稿一篇，情文并茂，殊爲傑構。

辛酉十月

馮敬亭名桂芬寄校邠廬初藁二册，共議四十二篇。粗讀數十篇，雖多難見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論。

壬戌九月

寶蘭泉近作辨論十餘首，多閱歷之言，而文義未能入古。

四九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甲子

與次青論古文之法，次青天分高，成就當未可量。

己未六月

蔣琦齡所陳時政十二事，約計萬餘言，多可見之施行。文筆亦雅健暢達，未條請崇宋學，而抑漢學，似與各條不類。

壬戌

申甫在此認談言渠文筆所以不甚覺者，為在己之禁令太多，難於下筆耳。余勸其破除禁令，一以條暢為主。凡辦事者，先貴敷陳，則暢也。

己未十一月

劉霞仙所作辨蔡壽祺誣劾一疏，置身甚高，辭明深厚，真名作也。

乙丑五月

關邸抄中見霞仙以本年覆奏一疏，降調如此名奏議，而反以獲譴，頗不可解。

乙丑八月

張廉卿文有王介甫之風，日進不已，可畏可愛。

庚申四月

關張廉卿近所為古文，喜其人古甚深，因為加圈批。

戊辰七月

石芸齋所作房山石經山訪碑記，亦偉觀也。

庚午二月

思自香山陸放翁之襟懷澹宕，殊不可及。古文学家胸懷雖淡泊，而筆下難於寫出。思一為之，以寫淡定之懷，古所謂一卷冰雪文者也。

己未六月

古文一事，平日自覺頗有心得，而握管之時，不克殫精極思，作成總不稱意。安得屏去萬事，酣睡旬日，神完意適，然後作文一首，以摠胸中奇趣。

己未十一月

余於古文一道，十分已得六七，而不能竭智畢力於此。匪特世務相擾，本有未閑，亦實志有未專也。此後精力雖衰，官事雖煩，仍當篤志斯文，以卒吾業。

辛酉正月

久不作文，機軸甚生，心思遲鈍，尙不能成篇。亦因見客太多，瑣事煩瀆，神智昏擾故也。

乙丑二月

昔年每作一文，輒數日不能成寐，不知老年何以轉無此病。豈反健於壯歲耶？抑用心未能銳入耶？

乙丑三月

念生平稍致力於古文，思欲有所述作。今老憊而一無所成，深用自愧！

丙寅三月

與兒子一論所作之文，考據與筆力兩無可取。

庚午二月

每一作文，未下筆之先，若有佳境，既下筆，則無一是處。由於平日用功浮泛，全無實際故耳。

辛未五月

作孫芝房錫諭序一首，約九百字，至三更始畢。老年作文頗覺吃力，而機勢全不湊泊，總由少作太生之故耳。

己未六月

作莫猶人祭表，文筆平衍，無復昔年傲岸勁折之氣。蓋老境日增耳。

己未十一月

思作金陵官紳昭忠祠碑而不能成，遂竟日昏睡，如醉如癡。向來習態如此，而數十年因循不肯苦學作文，至今已衰老悔無及矣。

己巳五月

作苗君墓志銘畢，細閱竟無一字是處。昔余終年不動筆作文，而自度能知古人之堂奧，以為將來為之，必有可觀。不料今年試作數首，乃無一合於古人義法，媿根何極！

己巳八月

作唐公祭志，覆視無一是處。乃知昔年自詭為知文，而曾不

一動筆，為之不可恃也。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非閱歷何由大明哉！

己巳十月

郭培銘辭作畢，全不合古人議法，深以為愧！

庚午正月

思作江甯府學宮記，苦探力索，竟不能成一字。固屬衰憊之象，亦由昔年本無實學，故精竭至此，深為歎愧！

庚午二月

作星岡公祭表，文成視之，無一當意之處。甚矣余思之鈍，學之淺，而精力之衰也。余前有信寄鈞仙云：近世達官無如余之荒陋者。頃鈞仙信力雪此語之誣，余自知甚明，豈有評乎？

辛未八月

紀澤所作擬莊三首，頗能善談名理，亦略通訓詁奇字之學。

壬戌五月（以上論文）

余昔年鈔古文分氣勢、識度、情韻、趣味、為四屬。擬再鈔古近體詩，亦分為四屬，而別增一機神之屬。機者無心遇之，偶然觸之。姚惜抱謂文王周公繫易，象辭交辭，其取象亦偶觸於其機。假令易一日而為之，其機之所觸少變，則其辭之取象亦少異矣。余嘗歎為知言神者，人功與天機相湊泊如下筮之有繇辭如左傳諸史之有童謠如佛書之有偈語，其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古人有所託諷，如阮嗣宗之類，故作神語以亂其辭。唐人如太白之豪少

陵之雄，龍標之逸，昌谷之奇，及元白張王之樂府，亦往往多神到機到之語。卽宋世名家之詩，亦皆人巧極而天工錯徑絕而風雲通。蓋必可與言機，可與言神，而後極詩之能事。余鈔詩擬增此一類，與古文微有異同。

戊辰四月

是日思詩，既選十八家矣！古文當選百篇，鈔置案頭，以爲揣摩。因自爲之記曰：爲政十四門，爲學十五書，鈔文一百首，鈔詩十八家。

壬子正月

余既鈔封十八家之詩，雖存他樂不請之懷，未免足已自封之陋！乃近日意思，尤爲簡約。五古擬專讀陶潛謝朓兩家，七古擬專讀韓愈蘇軾兩家，五律專讀杜甫，七律專讀黃庭堅，七絕專讀陸游。以一二家爲主，而他家則參讀互證，庶幾用志不紛。然老境侵尋，亦祇能長吟以自娛，不能抗手以入古矣。

壬戌三月

五言古詩有二種最高之境！一種比興之體，始終不說出正意。始知傾人，但頌莊姜之美盛，而無子北亂已在言外。太叔於田，但誇叔段之雄武，而耦國兆亂已在言外。曹阮陳張劉杜，往往有之一種盛氣噴薄而出，跌蕩淋漓，曲折如意，不復知爲有韻之文。曹鮑杜韓往往有之。余解此二境，而曾未一作此等詩，自愧亦自憾也。

甲子二月

夜閱陶公述酒詩，爲南宋鄒陽湯文清公漢所注。於陶公瘦詞微旨，盡得解釋，欣悅無已！

丙寅三月

閱陶詩全部，取其太閑適者記出，將鈔一冊，合之杜章白蘇陸五家之閑適詩，纂成一集，以備朝夕諷誦，洗滌名利爭勝之心。

辛未十二月

閱文選雜擬，古人措詞之深秀，實非唐以後人所可及。特氣有蒼蒼曠曠者，亦有不盡然者，或不免爲詞所累耳。若以顏謝鮑謝之辭，而運之以子雲退之之氣，豈不更可貴哉？

辛酉十二月

批校太白樂府，每日僅校二十首，或十餘首。蓋余於樂府向未用功，茲稍一措意，全無入處也。

戊辰四月

日來讀杜詩，頗有小得。無事則心頭口頭不離杜詩。雖細加咀嚼，而究有爲人的意思？

癸卯二月

杜詩韓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養氣工夫。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見道語，談及時事，亦甚識當世要務。惟其養氣，故無纖薄之弊。

癸卯二月

温杜詩五古，觀其筆陳神縮吐茹之際，絕似史記憶古人有謂杜少陵似太史公者，不記是東坡之言乎抑他人之言乎？

己巳四月

閻杜詩五古，古人妙處，祇是造句之法變幻無窮，故終身無一複句，猶之毛詩無相襲之調也。昔晉以作古文，宜用杜詩造句之法，近來久未温習及此矣。

己巳十月

温杜詩五古，愛其句法瘦勁，變化通於古文，造句之法，憾吾能知之而手不能爲之耳！

庚午正月

夜誦杜韓七古頗多，似有會於古人沈鬱頓挫之義。

丙寅四月

閻白香山集，因近日胸襟鬱結不開，故思以閻白蘇陸之詩，張文端公之言解之也。

己巳五月

車中看義山詩，似有所得。夜繙樊川集，證之亦然。知何大復明月篇之有心得也。

癸卯正月

與李眉生談詩，極佩杜牧之俊偉。

壬戌

日內於蘇詩似有新得！領其冲淡之趣，灑落之機。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辛酉六月

温蘇詩朗誦頗久，有聲出金石之樂。因思古人文章，所以與天地不敵者，實賴氣以昌之，聲以永之，故讀書不能求之聲氣二者之間，徒糟粕耳。

辛酉十二月

放翁七言絕句，實能道得空曠胸懷出。

辛酉正月

將補文端公詩集，閱二三卷。昔年深不以公詩爲然，茲多閱數十百首，其中多可取者。

己巳三月

朱伯韓詩所語在韓白之間。

甲辰十月

至易念園處觀渠所爲詩，宗法晚唐，頗有法度。予性好言詩，蕙西謂余於詩太自主，張不免自是，細思良然！

吳南屏寄毛西垣詩，繙讀一過，信爲朋輩中所不可多得，宜南屏之亟稱之也。

辛酉三月

何廉舫信，附七律十六章，才人之筆，人人歎之不置。

己未

作七律五首，和何廉舫詩次韻，同和者爲李次青，吳子序，甘子大，許仙屏等數人，而王霞軒鄒彌之何敬海等亦將和之。余因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見廉勳詩才軒舉，所著駢文樂府，皆有可觀！憫其闕家殉節，因欲和詩一二章，以慰勞之本無意次韻也。子序次書諸君，皆次其韻。余亦遂勉爲之。

己未正月

閱馮焯詩稿，焯代州人，字暉華。其七世祖如京，官廣東左右布政使。六世祖鑿，以進士官至同知。五世祖光裕，以舉人官至湖南巡撫。四世祖祁官編修，曾祖均弼，以舉人廢生，官至湖北按察使。祖窳以舉人，官浙江知縣。焯爲濟山縣天堂巡檢，又署屯溪巡檢。刻詩四卷，清穩不俗。昨和余詩八首，今日問之程伯粲，始知其人。因取其詩披閱數十首，兼閱其曾祖及祖刻詩，乃知其世家淵源有自也。

壬戌四月

觀李眉生詩，愛其俊拔而有情韻，將來必爲詩人。紀澤前後作次篋字韻詩二首，韻穩而脈清，吐屬亦尙名貴。將來或亦爲詩人，殊以爲慰！

戊辰四月

趙惠甫近作書懷五章，又錄舊作詞十調見示，皆才人之筆也。

丁卯七月

海秋言，七律須講究漢采聲調，不可專言上乘證果，反味初開。切中予病，又盛贊予五律。

癸卯二月
昔年所作一詩，輒不能睡，後遂闌筆不復爲詩。今試一爲之，又不成寐，豈果體弱不耐苦吟耶？抑機軸太生成之艱辛耶？

甲子八月

作字之法，絲絲如蠶之吐絲，穆穆如玉之成璧。

庚申三月

作字之道，用筆貴勦貴努，而不可過露勦努之迹。精心運之，出以和柔之力，斯善於用勦用努者。

申庚十月

寫字之道，如脩腳匠之脩腳。古人所謂撥燈法，較空瓊。余所謂脩腳法，較平穩。

庚申十二月

凡用之筆，未有十分合手者，往往有小毛病，不稱人意。善書者，於每用一筆，先識其病，即因其病勢而用之。筆之病，次日又有小變，又因其變症而用之。或者因病成妍，則善於用筆矣。

辛酉五月

用狼筆寫新宣紙，悟古人頓挫之法，擯筆之法，祇是筆不入紙，使勁揆下耳。

辛酉十月

京中翰林善寫白摺者，相傳中有一絲索貫於行間。作大字亦當知此意味。

辛酉十月

作書之道，寓沈雄於靜穆之中，乃有深味。雄字，須有長劍快戟，龍拏虎踞之象，鋒鏖森森，不可逼視者爲正宗。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作一種鄉愿字，名爲含蓄深厚，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終身無人處也。作古文古詩亦然，作人之道亦然。治軍亦然。

辛酉十二月

書譜：一過乃知藝之精，其致力全在微妙處。若人人共見共聞之處，必無通微合莫之詣。若一向在浮名時譽上措意，豈有是處？

辛酉六月

作字之道，點如珠，畫如玉，體如鷹，勢如龍。四者缺一不可。體者，一字之結構也；勢者，數字數行之機勢也。

辛酉七月

大抵作字及作詩古文，胸中須有一段奇氣，盤結於中而達之筆墨者，卻須遏抑掩蔽，不令過露，乃爲深至。若存絲毫求知見好之心，洗滌淨盡，乃有合處。故曰：『七均師無聲，五和常主淡』也。

辛酉九月

因讀李太白杜子美各大篇，悟作書之道，亦須先有驚心動魄之處，乃能漸入證果。若一向由靈妙處著意，終不免描頭畫角伎倆。

壬戌四月

作字之道，全以筆陣爲主，直以取勢，橫以出力，當少勝矣。

壬戌三月

讀孫子『鶩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句，悟作字之法，亦有所謂節者。無勢則節不緊，無節則勢不長。

壬戌七月

用筆宜顛腹互用，取勢宜正斜并見。用筆之顛則取正勢，有破空而下之勢，用筆之腹則取斜勢，有散屬踴躑之象。

甲子十二月

夜寫零字頗多，略有所會，於昔年體如鷹四句之外，又添四句：『點如珠，畫如玉，體如鷹，勢如龍；內跌宕，外拙直，鵝轉頸，屋漏痕。』

丙寅三月

古來詩家、文家、書家，皆有所謂筆陣者。厚蓄於陣之初，而不必究極於陣之終。陣將酣時，又已另作變態矣。

丁卯十月

作書思傷筆多用之於橫，抽筆多用之於豎。豎法宜勞抽並用，橫法宜勒偃並用。又首貴有俊拔之氣，後貴有自然之勢。

大約書法不外義獻父子。余以師義不可遽幾，則先師歐陽信本、歐陽不可遽幾，則先師李北海、師獻不可遽幾，則先師虞永興、師虞不可遽幾，則先師黃山谷、二路并進，必有合處。杜陵言書

求歐齋日記類鈔 卷下

貫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論！東坡駁之，非也。

辛酉四月

閱皇甫碑，識得歐字意思，知顏柳之硬，蘇歐之瘦，學書者不可不領略也。

己亥五月

因寫容字，偶有所得，知歐處用筆，與諸相通之故。書家之有歐虞褚及李北海，猶詩家之有李杜韓蘇，實不祧之祖也。

丁卯十月

悟北海上取直勢，下取橫勢，左取直勢，右取橫勢之法。大約直勢本於秦篆，橫勢本於漢隸，直勢盛於右軍，暨東晉諸帖，橫勢盛於三魏，諸碑。唐初歐公用直勢，褚公用橫勢，李公則兼用二勢。

丙寅四月

孫過庭書譜稱得古人令之法。

辛酉十月

余往歲好黃魯直書，深得晉人真意，而逸趣橫生，當更致力作書之法，劉石菴善用偃筆，鄭板橋善用蹲筆，王夢樓善用縮筆，惟魯直人無善用者，古人惟米元章最擅勝場，吾當於此自極其思耳！

辛酉正月

董香光專用渴筆，以極其縱橫使轉之力，但少雄直之氣。余當以渴筆寫吾雄直之氣耳！

辛酉二月
作書之法，古人師歐李劉黃，今人須鄧鄭劉耳。

壬戌九月

作字之法，亦有所謂陽德之美，陰德之美。余所得之意象，爲陽德之美者，四端曰直，曰鉞，曰勒，曰努，爲陰德之美者，四端曰敝，曰偃，曰綿，曰遠。兼此八者庶幾其爲成體之書。在我者以八德自勵，又於古今人中擇八家以爲法，曰歐虞李黃，鄧劉鄭王。

壬戌十一月

作字之道，二者并進，有著力而取險勁之勢，有不著力而得自然之味。著力如昌黎之文，不著力如淵明之詩。著力則右軍所稱如雜書沙也，不著力則右軍所稱如印泥也。二者闕一不可，亦猶文家所謂陽剛之美，陰柔之美矣。

甲子五月

閱劉石菴清愛堂帖，其起筆多師晉賢，及智永千文，用逆賊之法，故能藏鋒，張得天之筆多師魏顏兩家，用直來橫受之法，故不藏鋒，而聯絲綯帶以發其機趣。二者其理本一貫，特逆賊與直來橫受形迹判然，難合而爲一耳。

辛酉六月

看劉文清公清愛堂帖，略得其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藝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遠。作文然，作詩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於淡遠之中，尤爲可貴！

辛酉六月

夢劉文清公與之周旋良久，說話甚多，都不記憶。惟記問其作字果用純羊毫乎？抑用純紫毫乎？文清答以某年到某處道員之任，曾好寫某店水筆，夢中記其店名甚確，醒後亦忘之矣。

戊辰

作字之法，險字和字，二者缺一不可。本日聞王善林騰語，亦於此二字三致意焉。

辛酉二月

偶思作字之法，可爲師資者作二語云：時賢一石兩水，古法二祖六宗。一石，謂劉石崖，兩水，謂李在湖、程春海。二祖，謂羲獻六宗，謂歐、虞、褚、李、柳、黃也。

丁卯十一月

日內頗好寫字，而年老手鈍，毫無長進。故知此事須於三十歲前寫定規模，自三十歲以後，祇能下一熟字工夫。熟極則巧妙，出焉筆意閒架。梓匠之規矩也。由熟而得妙，則不能與人之巧也。吾於三四十歲時，規矩未定，故不能有所成。人有恆言曰：『妙來無過熟。』又曰：『熟能生巧。』又曰：『成熟能知。』妙也，巧也，成也，皆從極熟之後得之者也。不特寫字皆然，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規模，後求精熟。即人之所以爲聖人，亦係先立規模，後求精熟。即淵未達一間，亦祇是欠熟耳。故曰：『天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己未四月

觀何廉訪書扇頭小字，個個樸奇，自成風格。余年已五十，而作書無一定之風格，屢有遷變，殊爲可愧！古文一事，寸心頗有一定之風格，而作之太少，不足以自證自慰。至於居家之道，治軍之法，與人酬應之方，亦皆無一定之風格。傳曰：『君子子者，人之成名也。』又曰：『君子成德之稱。』余一無所成，其不足爲君子也明矣！

己未四月

余近日常寫大字，微有長進，而不甚貫氣。蓋緣結體之際，不能字字一律。如或上鬆下緊，下鬆上緊，或左大右小，右大左小，均須始終一律，乃成體段。余字取勢，本係左大右小，而不能一律。故恆無所成。推之作古文辭，亦自有體勢，須篇篇一律，乃爲成家。做人立品，亦自有體勢，須日日一律，乃爲成德。否則載沈載浮，終無所成矣。

己未六月

余坐三十以前，作字未能盡心，閒架不穩，手腕不穩。四十以後，雖略有長進，而手腕時靈時鈍。鈍時則如古人所謂蕪芽凍癡，蠅者可自笑也！

辛酉正月

日內於作字之道，若有所會，惜精神疲乏，目光眩花，老境日臻，不克竟其所學。古人所以貴及時力學也。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辛酉正月

余往年在京深以學書爲意。苦思力索，幾於困心衡慮。但胸中有字，手下無字。近歲在軍，不甚思索，但每日筆不停揮，除寫字及辦公事外，尚習字一張，不甚間斷。專從間架上用心，而筆意筆力與之俱進。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達之腕下，可見思與學不可偏廢。

辛酉二月

作字之道，剛健婀娜二者闕一不可。余既奉歐陽率史，李北海，黃山谷，三家以爲剛健之宗，又當參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爲成體之書。

辛酉十月

余老年始略解書法，而無一定規矩態度，仍歸於一無所成。今定以間架師歐陽率史，而輔之以李北海，丰神師虞永興，而輔之以黃山谷，用墨之鬚秀師徐季海所書之朱巨川告身而輔之以趙子昂天冠山諸種，庶乎其爲成體之書。

辛酉四月

用狼毫筆，寫寸以外字，足以發摠心中邁往之氣，爲之神怡。

辛酉

久未作小楷，下筆輒重而不入。是日筆輕稍能入紙，乃悟輪扁、甘苦疾徐之說。

辛酉六月

日內作書，常君長進，蓋以每日不間斷之故。

辛酉十一月

古之書家，字裏行間別有一種意態，如美人之眉目，可畫者也。其精神意態不可畫者也。意態超人者，古人謂之龍勝。余近年於書略有長進，以後當更於意態上著些體驗工夫。因爲四語曰：『敝屬鷹視，撥鈴嚼絨，欲落不落，欲行不行。』

癸亥九月

近來作書略有長進，但少蕭然物外之致，不能得古人風韻耳。

甲子五月

余作字不專師一家，終無所成。定以後楷書學虞劉李王，取橫勢以求自然之致，利在稍肥。行書學張歐黃鄭，取直勢以盡睨視之態，利在稍瘦。二者兼營並進，庶有歸於一條鞭之時。

丙寅八月

日內作字手甚喫力，擬用『跌欬注卷』四字訣爲之，用力輕勻，或轉可歷久不變。

丙寅十月

余近習字，非求字佳。老年手指硬拙，有如荳芽，指古帖使運用稍活耳。

丁卯四月

習字一紙，似有所會。因就前所作詩二句，復增二句云：『側

勢遠從天上下，橫波維向弩端。兩刷如丹漆，輕抹換似龍蛇節。師衛。自此專從側橫，刷擗致力，不復以他妙雜索吾慮矣。

丁卯十月

鑒賞

子愚處觀宋高宗書幽風字畫雅潔，書亦工雅絕倫。

癸卯

黎謩民送手卷係劉石菴翁草溪二公，乾隆四十八年在順天關中所寫。各臨蘭亭一本，又書詩跋甚多。余以其物尤可珍貴，鑒之。

庚申九月

李少峯贈以姚惜抱先生所書草字千卷，書蘇公登徑山詩，中有缺脫。姚君學懷素書不甚沈著，特字以人重耳。

辛酉九月

觀錢子密家藏書畫二種：一爲其太高祖母陳太夫人畫册，凡十幅。內一幀畫一黑犬，一幀畫一蝶，夫人花叢時，一幀畫一蝦，一蟹，二小魚，一幀花籃，一幀古柏，一幀梅花仙女，一幀修篁茂林，一幀楊梅枇杷，二桃，一幀喜雀，一幀靈鷲白雀，皆清華名貴秀絕。入寶，每幀有其夫錢綸光廉江先生題詩二句。乾隆三十一年，其子文端公陳宏進呈御覽。高宗於每幀題七絕一首，并御題一跋。於後，發還文端公及其子侍郎汝誠，各作十詩，恭和元韻。而汝誠詳跋於後，其誌慶幸，連乾隆四十七年文端與侍郎皆歿，而高宗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因閱錢選所畫烏犬，偶憶陳太夫人原册，遣人回浙取至京師，再呈御覽。高宗再題七律一首，長跋一幀，仍歸錢氏。信名蹟奇遇也！其一種爲直廬問駉圖，文端公早朝先至其母陳太夫人所問安之象，爲王肇基所繪，亦非俗筆。

壬戌十二月

子愚以所藏董香光等尺牘，王孟津草稿，輿與一觀。諦觀之，非真蹟也。

甲子五月

錢子密出示其先世錢文端之母夜紡授經圖。高宗及諸名臣題詠甚多，觀玩甚久，信家寶也。

乙丑（以上書畫）

休寧翟令福田送石軍帖一本，王夢樓跋斷爲淳化祖本，且定爲唐刻。考核未必確鑿，而神采弈弈，如神龍矯變，不可方物，實爲希世至寶。余行年五十，有一得見此奇，可爲眼福。翟令又送趙待制仲穆所畫飛白竹，上有施愚山沈繹堂諸先生題跋，亦可寶也。余以世間尤物，不敢妄取。審玩片刻，仍爾雙還。去年黎令福疇送劉石菴翁草溪二公在關中所書手卷，余亦鑒卻。此三件可稱祁門三寶。

辛酉正月

莊思永帶來法帖多種，中有三希堂帖，又有宋拓皇甫碑，王虛舟跋，非真蹟也。又有大觀帖，王夢樓姚姬傳手蹟，賞玩片時。

癸亥

劉伯山攜其所藏西岳華山廟碑，在世所傳三名本之外。三名本者，一長垣本，宋漫堂成親王等所遞藏後，歸劉燕庭者也。一四明本，余謝山及范氏天一閣所遞藏後，歸阮文達者也。一華陰本，王山史朱笥河等所遞藏後，歸梁蔚林者也。劉氏本則其父文淇孟瞻於揚州市肆得之，久不見稱於世，亦可寶也。

甲子

楊海琴信，寄到湖南永州等處金石各種，及彙刻甌石如篆隸。又集中鄭頌字爲聯，見贈展玩良久。楊以乙巳翰林出守永州，性耽金石，新升鉅箠道者也。

乙丑正月

在李小湖處借得宋揭閣帖，觀玩良久。

乙丑二月

至李小湖處久談，觀其先人春湖先生所藏四寶中之丁道護碑，善法寺碑。又觀明刻本夏承碑。

乙丑五月

李小湖所藏法帖，一曰褚書孟法師碑，筆意似虞永興，而結體絕似歐陽率更，與褚公他書不類。一曰丁道護善法寺碑，附碑面字體有類晚唐矮方面勻整。聞春湖侍郎以千金購之蘇州陸恭家。一曰宋揭虞廟堂碑，即春湖侍郎曾經翻刻者也。一曰善才寺碑，名爲褚河南書，實魏棲栢書仿褚法耳。又有晉唐小楷共

十一種。其中樂毅論東方贊絕佳。乃悟古人用筆之道，如強弩引滿，蓄而不發，歸途作詩二句云：『側勢遠從天上落，橫波旋向弩端滿。』

丁卯五月

觀李小湖所藏法帖，一唐揭虞善廟堂碑，一褚書孟法師碑，一丁道護善法寺碑，一魏栖栢書善才寺碑。余於褚書尤愛不忍釋。又觀大觀帖三卷，亦舊揭也，展玩良久。

丁卯十一月

至李小湖處看其所藏法帖，如歐書化度寺碑，褚書孟法師碑，虞書廟堂碑，皆天下之至寶也。又有魏棲栢書善才寺碑，丁道護善法寺碑，蔡伯階書夏承碑，亦皆上品。

戊辰七月

在李王叔處見陳香泉法帖。見其草書題畫一首，飛舞變化，賞玩無已。惜余老年學書，不復能副吾意之所至耳。

戊辰

伊遇義新刻易程傳朱義呂東萊音訓爲一篇，甚可愛。

己未

莫子德得唐人寫本說文，僅木部下半一百八十篆，自作校勘記，比較孫刻大徐本，初刻小徐本異同，其佳處不可勝舉。大喜以爲天下之至寶也。

癸亥三月

馬徵銘有影宋鈔本集韻今東南亂後僅存之本可貴也。

甲子十月

至莫子德處觀葉近年所得書收積頗富內有汲古閣開化紙初印十七史天地甚長又有白紙初印五禮通攷其硃字相傳係秦文恭公手校又有通志堂另刻之禮記釋文又有明刻王家注杜詩均善本也歸後子德以杜詩本見餉嘉靖內中凡山人校刻竟莫知爲何人也！

丁卯四月

至丁卯生家喫飯之後看葉所藏書其富甲於江蘇之官紳最精者有宋刻世綵堂韓文東都事略等書葉欲以之饋余余素不慙人之好因取其次等者如明刻內經東雅堂韓文笠澤叢書三種攜之以歸。

丁卯

汪梅村寄新刻皇朝中外一統輿圖凡三十二册首册序跋凡例中卷爲京師北二十卷至俄羅斯北海止南十卷至越南國大致以康熙乾隆兩朝內府圖及近人李兆洛圖爲藍本而增小地名頗多亦鉅製也。

甲子二月

與劉開生同觀蘇松常鎮太五府州新圖東西十九號每號十格南北十四排每排十格每格見方二里半中國自有地圖以來以此爲最精矣。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戊辰九月（以上圖籍）

苗伯露河間人精六書諧聲之學觀所藏君子館磚開元瓦詩册屬子題詩。

王寅

雷震即以誠送一硯云係韓襄毅雅之硯刻一瓶形襄毅自題曰韓瓶硯後歸王文成公題硯首數字至本朝乾隆中歸阿文成公士蘭泉侍郎題硯匣百餘字咸豐中孔有涵繼鑲以贈雷侍郎今雷又以語我也。

甲子十一月（以上古器）

頤養

精神委頓之至年未五十而早衰如此蓋以稟賦不厚而又百憂摧撻歷年鬱抑不無悶損此後每日須靜坐一次庶幾等一溉於湯世也。

己未五月

夜洗澡近製一大盆盛水極多洗澡後致爲暢適東坡詩所謂「淤槽添斛江河傾本來無垢洗更輕」頗領略得一二。

己未四月

石雲齋言「養目之法早起洗面後以水泡目自屬肝以水養之以凝熱之氣法散寒翳久必有效」云云而後漢書方術傳云「愛當精神不極視大言」二語亦養目之法。

庚申四月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放翁每以美睡爲樂。蓋心無雜作，而後睡夢皆恬。故古人每以此自課也。

辛酉正月

放翁游次廣大，蓋與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蘇子瞻等同其曠逸。其於滅虜之意，養生之道，千言萬語，造次不離，真可謂有道之士。惜余備員兵間，不獲於閒靜中探討道義。夜睡頗成寐，當思玩索陸詩，少得裨補乎！

辛酉正月

務觀言：「養生之道，以日光爲驗。」又言：「忿慾二字，聖賢亦有之，特能少忍須臾，便不傷生。」可謂名言至論！

辛酉正月

養生家之法，莫大於「慾忿慾，少食多動」八字。

辛酉正月

梁臨林中丞歸田瑣記，言養生之道不特食宜少，眠亦宜少，可謂名言。

辛酉正月

余少時每遇困乏即夢魘。道光十二年間，先大夫數數呼喚不醒，每以爲憂。今三十年矣，而此病如昔，精神亦似未甚衰減者。

辛酉二月

癢痒異常，手不停爬，左腿已爬搔糜爛，皮熱作疼。夜用水晶界尺駁貼，取其寒而潤也。

辛酉六月

養生之道，當於眠食二字悉心體驗。食即平日飯菜，但食之甘美，即勝於珍藥也。眠亦不在多寢，但實得神凝夢甜，即片刻亦是攝生矣。

辛酉十一月

養生之道，莫大於眠食。眠不必甘寢，醒睡而後爲佳。但能淡然無欲，曠然無累，閉目存神，雖不成寐，亦尙足以養生。余多年不獲美睡，當於此加之意而已。

壬戌正月

日來癢痒異常，偏身若有芒刺者。然數夜不能成寐，本且尤不耐煩。因服歸脾湯一帖，睡後竟能酣睡至五更方醒，近數月所未嘗有也。

壬戌正月

累年不能成寐之病，今春忽得痊愈，連宵多得美睡，殊不可解。豈俗所謂時好運好百病皆除耶？抑憂動變爲逸豫，清明變爲昏溺，爲衰耗之徵耶？

壬戌二月

余自三十時，即不能多說話。說至數十句，便氣不接續，神尤困倦。今已三十餘年，故態不改，亦不加甚。故知身體之強弱，千慮萬變，未可以一事之偶強而遽信爲壽徵，一事之偶弱而遽信爲敗徵也。

壬戌九月

余少時讀書，見先君子於日入之後，上燈之前，小睡片刻，夜則精神百倍。余近日亦思法之，日入後，於竹牀小睡，燈後治事，果覺清爽。余於起居飲食，按時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為，庶幾不墜家風。

癸亥四月

細思近日之所以衰頹，固由年老精力日衰之故，亦由圍棋太多，讀書太久，目光昏澀，精神困之愈困也。嗣後當戒圍棋，即看書亦宜少減，每日靜坐時許，以資調攝。

癸亥

因咳嗽，勉強靜坐數息，果有效驗，可停一二刻不咳。靜坐良久，間以偃臥，直至燈時，覺咳痰微減矣。

丁卯九月

近來因眼蒙，常有昏瞶氣象，計非靜坐，別無治法。因作一聯，以自警云：「一心履簿臨深畏，天之恩畏神之格，兩眼沐日浴月，由靜而明，由敬而強。」

庚午二月

日內因眼病日篤，老而無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鬱鬱不暢者，總由名心未死之故，當痛懲之，以養餘年。

庚午二月

閱范文正集尺牘年譜中有云：「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卻歸無中去。誰是親疎？誰能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斷了，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祇如安樂人，忽有變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變生死？更變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可得下！請寬心將息。」云云，乃勸其中舍三哥之帖。余近日多憂多慮，正宜讀此一段。

庚午四月

日內寸心憂灼，迄無寬舒之時，以是病愈難減。總由少壯不能努力，老大悔憾甚多，致心境愁悶異常耳。

庚午四月

黃靜軒勸我靜坐凝神，以目光內視丹田。因舉四語要訣，曰：「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但滅動心，不滅照心。」又稱二語曰：「未死先學死，有生即殺生。」有生，謂妄念初生，殺生，謂立予鏟除也。又謂：「此與孟子勿忘勿助之功相通。」吾謂與朱子致中和一節之注，亦相通。

庚午五月

閱福壽金鑑年正數息靜坐，仿東坡養生頌之法，而心粗氣浮，不特不能攝心，並攝身不少動搖而不能。酉刻服藥後，行小週天法，靜坐半時許。

庚午五月

丁卯生力勸余不看書，不寫字，不多閱公牘，以保將盲之左

六三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日。其言懇惻深至，余將遵而行之。

庚午五月

許仙屏送有瑪瑙中空積水者，與空青相類。紀澤命匠以金剛鑽鑽之，取水點於余右目中，閉目少頃，傍夕小睡。

庚午十二月

吳竹如爲余診脈，渠謂余病在心肝，虛火上炎。宜靜坐以養之，非藥所能爲力。

庚午十二月

聞翰仙言何鏡海得靜坐之法，於熊繫隱，質幼黼學之，日已轉而復明。余亦思一試也。

庚午十二月

楊芋庵寄信言治目方：『每早黎明未起時，以兩手掌之根擦極熱，加口舌尖之津，閉目擦八十一下，久則有效。』日內試爲之，而初睡時擦一次，黎明又擦一次，不知果有益否？

辛未二月

近來每日圍棋二局，耗損心力。目中動念之時，夜間初醒之時，皆縈繞於楸枰黑白之上，心血因而愈虧，目光因而愈蒙，欲病體之漸痊，非戒棋不爲功。

辛未四月

有一守備馬昌明，善於道家內功。云能爲余治目疾，與余對坐，渠自運氣能移於吾身五臟云云。因與之對坐三刻許。

辛未八月

竹如鬼坐甚久，覺後歸，腳腫愈甚。常服之藥，已不能入，肥而復硬，且似已睡過膝上者。大約作文及看生書，俱嫌用心太過，損於血，而氣不能運化，故至於此。以後當不作文，不看生書。

辛未八月

養生之道，『視息眠食』四字最爲要緊。息必歸海，視必垂簾，食必淡節，眠必虛恬。歸海，謂藏息於丹田氣海也。垂簾，謂半視不全開，不苦用也。虛謂心虛而無營，腹虛而不滯也。謹此四字，雖無醫藥丹訣，而足以卻病矣。

辛未八月

日內眼蒙益甚，或謂調息養神，尚可補救，因試爲之。抹上而塞孟津，深恐其無當也。

辛未十一月

品藻：

何子貞來談詩文，甚知要得藝通於道之旨。子貞能自樹立者也。

壬寅十一月

樹堂至，情動人，惜不得使舍弟見之，興感又惜不得使從仙見之也。說到家庭，誠有味乎言之！

癸卯正月

看子貞所批圈古文及史記，信乎其能自立者。揚子雲云：

「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過人也不遠矣！」自念如此，悠悠何以自立者？子貞者，名不荷立，可敬也！

癸卯二月

竹如兄與人交，雖人極濃厚，渠常冷淡，使人穆然與之俱深；真是可敬！

癸卯二月

何子貞來談及，渠在國史館，每去，手鈔書十頁，錄事，帶錄所不載而事有關繫者，約鈔五千字，聞之，服其敏而好學。予前冬入史館，而絕不供職，對之愧殺！

癸卯二月

羅椒生來，久談有志之士，闇然日章，不勝欽服！

癸卯二月

朱廉甫得福建道御史，有念獻納，得居言路，可喜也！讀廉甫詩數首，知其用力已深，其心血亦足，可以力戰不衰，予所不及！

癸卯四月

吳子序言：「聖人言『保國，保天下』。」（老氏言）「取國，取天下。」吾道祇自守，老氏有殺機。」云云，其義甚精，好學深思，子序不愧！

癸卯四月

接復仙書，懇懇千餘言，識見博大而平實，其文氣深穩，多養到之言，一別四年，其所造遠臻，此對之慚愧無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見故人耶？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癸卯六月

劉蔭渠自新城來，見六年不見，一面即深相愛重。喜其與三十年在京相見無異，仍是樸訥書生氣象，未染軍營氣質，亦無官場氣質也。

戊午七月

孫芝房信寄近作古文一本，夜閱論治六首，通達事理，文亦勁快，傑作也！

戊午七月

李希庵信，論事有識。

汪梅村，名士，績學士也！江寧人。庚子舉人，出胡中丞門下。江寧城破，陷賊中，年餘後逃出，至績溪山中。去年胡中丞請之來鄂，著修讀史與略一書，其學精於輿地，曾補書水經注圖，又精於小學，又曾作南北史曲注，其師友爲胡竹浦、培壘、胡雲莊、承拱、陳碩甫、煥、徐星、鍾松、張在舟、程之、胡。又言胡、莊六種，胡竹莊、儀、禮及焦理堂、蔡經、宣、寧、等書最好。

己未八月

馬徵麟業師陳雲樓，乙未進士，曾任甘肅知縣，著有周易、聊及詩集、古文、馬讀書、頗有淵源，曾著三立明辨，謂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各纂集諸書，自爲條例，又有忠壽華號小坡，馬復震號星平，皆桐城人，在此投効，志趣亦不卑。

庚申正月

六五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劉守之頗通小學，蓋其父完白先生，與季申者先生，皆當代名宿，濡染較深也。

庚申三月

季高次子恩談，夜又與季高久談。季高言：『凡人須從喫苦中來，收積銀錢貨物，固無益於子孫，即收積書籍字畫，亦未必不爲子孫之累。』云云，多見道之語。

庚申四月

羅澗村中承以乙未進士，歷官直隸、湖北、浙江等省，凡二十五年。家無一錢，舊屋數椽，極爲狹陋。聞前後僅寄銀三百兩到家，夫人終身未著皮襖，真當世第一清官，可敬也。

庚申四月

胡中丞熟商江南軍事，又言：『凡事皆須精神貫注，心有二用，則必不能有成。』余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斷無中立之理。』二人皆許爲知言。

庚申四月

周弼甫頗習吏務，所言亦曉粵事理。

辛酉十月

賀宏烈帶瀏陽精於古樂者邱慶籥等六人來。邱係穀士先生之子，六人者皆承穀士之教，講求古樂，帶來樂器琴一瑟一鳳簫一洞簫一匏一埙一篪一笙一。因令奏樂以鼓節之音，節清雅穆然，令人想三代之盛。古昔聖王脩己治人之術，其精者全存乎

樂，而後世之闕門者，乃首在樂。余聞古人治兵之道，作詩之法，皆與音樂相通，而懵然不知，深以爲恥。思訪尋穀士先生之徒黨，相與講求一二，故招集六人者，自瀏陽來，皖兒子紀澤粗曉音律，明年當令來營，究心茲事。

辛酉十一月

錢子密達其會市錢鏐石先生、秦古文、稿、秦吉爲香樹先生之曾孫，衍石先生之弟，爲海密教官二十七年，又在海密爲山長九年。現避亂寓江西新建鄉間，生平最喜校書，所校各本題識名曰『曝書齋記』。

壬戌四月

嚴渭在中丞信中抄寄葉與司道論湖化軍務一函，地勢之熟，詞氣之謙，均不可及。

癸亥四月

李少荃殺蘇州降王八人，殊爲眼明手辣。

癸亥

李善蘭王叔揚覓見山來坐，攜陳傾市先生奕片一紙，知已由賊中逃到，滬言將來皖年八十二歲，段茂堂之弟子，東南之精於經學小學，巋然僅存矣。

癸亥五月

李士叔帶來二人：一張斯杜，浙江蕭山人，工於製造洋器之法。一張文虎，江蘇南匯人，精於算法兼通經學，小學爲阮文達公

所器賞。

癸亥五月

柳賓叔名興恩，丹徒壬辰舉人，七十六歲。精於毅梁之學。曾在阮文遠家課讀十餘年，學術頗有家法也。

戊辰十月

單地山於席間盛稱余所作江忠烈神道碑，背誦如流。老輩好善，不可及也！

己巳正月

馮樹堂來，久談三十年前老友，自祁門一別，至是忽十餘年矣。暢敘一切，渠地無老態，在山中便於調養也。

辛未三月

閱陶仙近年所作詩文，淵懿暢達，較昔年已大進。

辛未九月以上企羨

邵蕙西示以方世兄所作論年力十五而才華如此，黃子壽來，示以所作選將論真奇才也。

吳翔圖言識見高明者，特患踐履不平實，高明則崇效，平實則卑法地，因進之以腳踏實地，事事就平實上用功。

戊午十二月

次寄又作懷人詩十六首，再用何廉舫原韻。綿麗遒勁，才人之筆。

己未二月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觀馮彌之吳竹莊和詩，竹莊詩牢騷噴薄，而出不忍卒讀，蓋其中鬱抑深矣。

己未二月

接何廉舫信，寫作俱佳，依戀之意，溢於言表。才士不遇，讀之慨然！

己未三月

張廉卿近日好學不倦，作古文亦極精進。余門徒中，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臨別依依，余亦篤愛，不忍舍去。求為其祖作墓志，近日當應之也。

己未九月

陳大力來，與之言襟懷貴宏大，世俗之功名得失，須看得略平淡些。

庚申三月

趙蕙甫上條陳一篇，識解闊遠，文辭通雅，逸才也！

辛酉八月

劉仲良庶常秉璋，廬江人，李少荃之門生。氣象崢嶸，志意沈著，美才也！

辛酉十月

盼仙舫信來，薦其內姪向帥棧，果令器也。

壬戌

郭雨三之胞弟用中，與其子階，自東台來，談最久。階字蕤隆。

六七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其業師爲揚州劉孟瞻文洪之子，經學已有師法矣。

壬戌八月

閱秋農先器識而後文藝論。嚴名成仙舫通政之子，樂園廉訪之孫。年十八中咸豐丁巳舉人。今僅二十三歲，而史事爛熟，識見遠大，洵吾鄉英俊也。

壬戌八月

與許仙舫談氣節文章，二者缺一不可。囑其勉於此，以與鄉人相切磋。

癸亥十月

徵人汪宗沂者，王子懷之壻。呈所作禮樂一貫錄，雖學識尚淺，而頗有心得。

甲子二月

孫文川，賈鍾麟，皆紳士之有才者也。

乙丑正月

薛曉帆之子薛福辰，所過條陳，約萬餘言。閱畢，嘉實無已！

乙丑五月

戴醇士之長子有恆，李子穗孫，來見。尚能世其家學，穗新得優真器宇，軒昂可喜也！

戊辰正月

蒙陰管縣令福祿，河南駐防，係倭良客相國之胞姪，福新伯觀察之堂弟。字煥卿，雅飭有循吏風。

戊辰

石琢堂之曾孫名師鑄，字似梅者，自湖南來。筠仙有書薦之，盛稱其才，果俊才也！

辛未十二月

雷州舉人陳喬森，談甚久。陳號逸山，許仙舫有書極贊其文，行不羣也。

五月（以上獎勵）

監印委員莫祥芝，患病入城醫治，求一見。語言時明時昧，顯連可憫！

戊午

黎宗銘，零陵人，向在王璞山營。聰明警敏，字仿左，高體，絕肖。志趣高亢，方期漸進於誠實，遽以疾歿，殊爲可惜！

戊午七月

成章舞在吳城，病故，不勝悲慟！成以武弁而知忠義愛民，謀勇兼優，方冀其繼塔楊而起，不意其遽逝也。

戊午十月

夢江岷樵，如平生歡，多年未一入夢，茲勿夢之，不勝傷感！但不知溫甫弟果尚生存否？溫與岷亦至交也。

戊午十一月

接孫芝房信，言病勢垂危，託以身後之事。並請作其父稟志，及刻所著詩十卷、河防紀略四卷、散文六卷，又請邵位西作稟志。

亦自爲手書別之，託余轉寄。又接意城信，告芝房死矣。芝房於去歲六月而求作其父墓志，余已許之。十一月又寄古文一本，求余作序。余因循未及，卽爲而芝房遵歸道山，負此良友，疚憾何極！芝房十三歲入縣學，十六歲登鄉舉，二十六歲入翰林，少有神童之目，好學勵品，同輩所欽。近歲家運極蹇，其胞弟紫湖主事，叔孝廉相繼下世。又喪其長子，次子，又丁母憂，又喪其妻，又喪其妾，皆在此十年之內。憂能傷人，遂以隕生。如此美才，天不假之以年，俾成大器，可悲可憫。因憶道光二十八年，劉萊雲將死之時，亦先爲一書寄京，以告別，請余爲作墓志。凡內傷病，神氣清明不亂，使生者愈難爲情耳！

己未三月

子序寄其姪昌籌之文，因閱一過。識見卓犖，有子序之風。惜其早死也。

戊午十二月

袁漱六有志讀書，期至於古之作者，而竟百不能償其一。二良可深痛！今年六月郭雨三親家陣亡，茲又聞漱六之喪，中年哀樂，瀚緒生感。古人所云「既悲逝者，存自念也」。

己未十月

胡宮保於八月廿八日亥時去世，哀痛不已，赤心以愛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護諸將，天下寧復有似斯人者哉！

辛酉九月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羅伯宜來談極久，深歎黎壽民之敦厚，早逝爲可惜！

壬戌

周敬甫在滬論述，老年一膺薦擢，遭被參劾，抑鬱潦倒，以死悠悠，毀譽足殺人，良可憐傷！

壬戌八月

積景賢竹生，以一在籍紳士，苦守孤城，四面援絕，至半年之久，城陷身殉，良可痛憫，擬爲一疏，歷敘其賢行，助結而自諒，不能赴援之咎。

壬戌

聞姚秋浦之喪，深以爲憂。姚自去年五月署皖南道，至今年餘，無日不在艱危困苦之中，茲以疫病，四日不起，可勝悲惋！

鄧守之子解字作卿，於本日寅正在公館內去世。完白先生之孫也。余派人料理殮殮，未刻昇出。其父曾諄託我教訓培植，余以公私繁冗，久未一省視，不知其一病不起，有負重託，殊爲歉仄！

癸亥五月

至楊樓菴處看病，觀其安閒淡定，視死如歸，不愧學道君子之目。然病則十分沉重，無可挽回矣。

癸亥六月

袁午橋臨終有遺函寄余，中云：「勿以苗逆爲易弱，勿以長淮爲易收。」讀之，悚然哀感！

癸亥七月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李希蕃於十月廿八日刻棄世！苦戰多年，家無長物，忠盡廉介，可敬可傷！旋又聞錢警石先生仙逝，老成凋謝，彌深悵惘！

癸亥十二月

范雲吉於十三日戌刻棄世！仁厚正派，而有譏見，方意其大有為於時而止於此！良可痛也！

癸亥十二月

聞張鍊稟沒於安慶，爲之怛然不釋！蓋鍊稟於微休，備餉時百計維持，大受讒辱，而余查辦之札，復過於嚴厲也！

乙丑八月

至塔軍門家，直延入上房，具酒相待。其母八十歲，相對涕泣！其三弟咸豐四年已死，其次弟本年八月十三日亦死，其兩弟婦寡居，并出拜見三兄弟皆無子，僅塔軍門一次弟阿陵布四女，親房無可承繼之人，實爲可慘！其妹，其女，并出拜見，泣求提我其婿等。

戊辰十二月（以上感傷）

遊覽

白溝河上游爲巨馬河。巨馬河出廣昌縣，至涿水，分爲二支：北支經涿州北關外，繞而東，合琉璃河，統名曰白溝河。宋遼分界在此，故曰界河。此河自二月至十月皆可坐船，風帆蘆葦似江南風景。橋多而矮，橋在船上，則不能多過其下。十一月冰凍亦無船也。此河至雄縣之南，匯爲西淀，下游至天津入海。

十二連橋，卽西沱也。宋何承矩爲滄州節度使，請於順安營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百七十里，築隄澮水爲屯田，以遏敵騎之奔軼。於是雄冀薊州平皮破魯順安等軍，輿糧六百里，置平門，引澮水溉田，獲漁稻之利。而水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此東從西淀之所由起也。

河間府，古瀛洲也。

獻縣之北過一河，上有橋甚高，下有船風帆往來，蓋子牙河也。

滹沱河，發源山西，由廣平北流，至天津入海。自與滏陽河合流後，卽謂之子牙河。

自交河，阜城，景州，至劉智廟一帶，皆傍運河之西岸行。至甲日，德州渡河則過東岸矣。向來此數百里間地澤積水，夏潦甚盛，故使江西者甚爲難。有景州南北常須坐船，泝運河而至德門。今年此間夏雨無多，故昨二十九初一及今三日皆路乾好走，甚難得也。然聞黃水由微山湖全灌入運，頂託北流。故運河水極旺，而衛河之來源亦旺。景州之南北岸已決口矣。

四女寺有一滾水壩，運河水太盛，則開閘放出下游，由直隸之密津慶雲一帶入海。土人稱鹽河亦稱老黃河。若秋冬春，則無水矣。

魏家村有一滾水壩，水多則開閘放出下游，由樂陵海豐一帶入海。李氏地圖謂爲馬頰河，蓋附會九河古名而稱之。土人謂

爲趙王，蓋運河之西岸本有趙王河入於運，故指此爲趙王河之下游也。

東昌府城東有一龍潭，潭水壩，運河水多，則開閘放出，下游由禹城惠民一帶入海。李氏地，謂之徒駭河。余問之，土人仍稱曰趙王河。此河與昨日之馬頰河，水勢皆小，蓋運河滾壩皆在宋會衛河以前，四女寺滾壩，則在既會衛河以後也。

大清河，河廣約三十丈，水深而濁，但不似黃河之混濁耳。大清河，本濟水也，出王屋，濟源縣，絕黃河而出，溢爲渠，東北會汶而入于海。古之濟水如此，自濟水絕流已久，而凡東平州以下，經東阿、平陰、歷城、濟寧等處，至利津入海者，概謂之大清河。其源自平陰縣南之柳溝諸泉，由東平州北門外過，折而東北，汶水爲戴村壩，所過之餘之水來會，又折而北，運河夏漲，張穰鎮減壩之水來會，自是浩浩一巨川矣。昔之清河，濟爲主，而汶附之。今之清河，汶爲主，而柳溝諸泉附之。運河減壩又附之也。又爲鹽船所經，歷故亦謂之鹽河。

自別京外西山後，幾十日不見山。至舊縣始見四圍皆山，蓋泰山支麓也。

東平州北關外渡河，廣約三十丈，蓋大清河自汶水來，雖爲戴村壩所遏，全汶入運，而其溢出之水漫壩而下者，卽經東平州之北門外。蓋昨日所渡大清河之上游也。李氏地，固以州城在此河之外，諒也。州城內外多積水，南門外一橋下積漲頗深，橋南尤

泥濘難行。今年尚好，往年雨多，環城皆水，竟不可行，須繞道行十五六里也。州城甚大，周四十里，逆爲東平國，取禹貢東原底平之義。宋後魏曰東平郡，隋曰鄆州唐元和中置大平軍節度，宋政和初升爲東平府，元曰東平路，明曰東平州，初隸濟寧府，後改隸兗州府，國朝隸泰安府，實四戰之地也。

元韓仲暉初於安山開會通河，今僅有一安山閘而已。

汶水本自大清河入海，自明末尚書禮樂戴村壩，遏全汶入運，三分北流，七分南流，而汶水遂爲運河之源矣。此渡處地名草橋，去南旺湖分水處尚五十里。過渡後，又十里至汶上縣。

過高櫓橋行僅一里許，卽坐船泛小河，問之土人云名泉河，由泰山來。夏月大雨，則溪漲流出，下注運河，冬則無水矣。

泗水橋長約五十丈，泗水出陪尾山下，游分二支，南支入獨山湖，北支過兗州府會洸河，過濟寧州入運。此橋北支也。

白馬河源出大龍山，西流會於汶入運河。

出兗州府城，卽望見東南有一山高秀迥出，蓋鄒縣之嶧山也。在縣南二十五里，秦始皇刻石於此，魯鄒縣避寇於此，自嶧山之北，萊山綿亘數十里，嶧山之南，綿亘百餘里。昨日今日大道之中，皆山相送也。蓋皆泰山之支麓，嶧爲主峯。余問之土人，有曰連青山者，有曰高山者，有曰龍山者，其名不一。昨日所過之泗水白馬河，今日所過之南沙河，北沙河，及鄒縣之南小溪數處，皆發源山下，西北流入於運河，或入於泗水，入於南旺，昭陽，微山，濰湖，孔

孟桑梓，山川雄秀絕倫也。

南沙河廣與北沙河等，水深尺餘，古之漚水也。出連青山，入
輝河。又行二十五里，至官橋鎮，相傳卽古警君封之故邑。鎮南
關外有一水，自東南來，西北入運河，又行十餘里，有一水甚大，土
人云名十字河，亦自東南來，西北入運河。

連日皆行運河東隄之外，黃河豐北決口未塞，水淹豐，浦魚
臺、金鄉、嘉祥、鉅野一帶，皆在運河西隄之外。鄒縣、滕縣途中間遇
饑民，鵠老抱幼，北去乞食。又牽耕牛數十頭，一路求售，僅五六千
錢一頭，蓋折本不啻三四倍矣。

至韓莊，沿途見道西湖水浩淼，風帆往來，蓋微山湖，本在運
河之西，近被黃水沖溢，湖水漫過運河之東也。韓莊向有店二三
千家，運河貫於街中，微山湖在西隄諸店之後。近爲黃水所淹，房
屋無一存者，皆結厝爲虛，船止河干，頭盡爲湖所吞，僅餘兩堤，單
隄中走一泓運河，其溜極急，自此下游無隄以束之。運河寬五六
十里矣。余騎馬行泥淖中，繞道數里。至此渡運河，又二里許，渡新
河，新河者上游亦受微山湖之水，下游仍入運也。

微山湖之下游，向係民田，因全黃入湖，大溜頂託北行，餘水
則散漫四溢。北則漫而南流，下游入運者也。在船上行十五里，所
過民田村莊房屋堅固者，尚時水中未倒。船至荆山橋之南岸，一
村莊前上岸，荆山橋者，其河甚寬，上游受微山湖之水，下游入運
今汪洋一片，則此河軌道不復見矣。但見長橋露於水面，其長約

二里許。北岸一小山，南岸一石牌坊而已。上岸後，坐轎行十八里，
至黃河北岸，渡一新河，係官爲新開者。蓋欲引微山湖之水，洩入
黃河，以殺湖漲也。僅二丈寬，與黃河僅隔一隄。新河用船渡，而黃
河則坐轎行過，無勺水矣。河隄之下，卽至徐州府。

在隄上，見徐州北門內有東坡之黃樓，南門外有雲龍山，山
上有放鶴亭，東南隅有戲馬臺，皆歷歷在望。

符離集，古符離縣城也。睢河在集中，上有橋，下有船往來。睢
水有三源，出江都、碭山縣者爲睢河，出河南虞城縣者北一支爲
洪溝河，南一支爲巴渠河。至蕭縣與睢水合，下游入洪澤湖。

至宿州城北關外，隔水用船行三里許。據方輿紀要，汴水經
州城北，今汴水竟無蹟矣。李氏圖亦不載也。州牧郭世亨來，見據
稱此水係北股河南股河，上游係黃河南岸之減壩，所謂天然閘
者是也。往年皆盛漲，今年黃河北決，無減壩南流到此，因雨水太
大，合州成災，故環城皆水云。

滄河出河南歸德府，有二源：一曰南沙河，一曰北沙河。下游
至五河縣，與淮水會，又行三十里，至新橋，渡灤河，河面甚寬，灤河
來源不遠，上游僅三四十里，下游僅二三十里，卽入滄河也。方輿
紀要無此河，李氏圖有之。冬夏皆有船，後前有橋，今塌矣。

洪澤湖以黃河南岸減壩數十年所放之水積淤漸高，又加
廿二、三年中，充詳符決口水，皆入洪澤湖。廿九年開吳城六堡，淤
湖尤甚，不能容水。故數年來，宿州、靈璧、鳳陽一帶水無所歸，遂成

澤國。此泛舟所行之水，皆村莊民田也。行二十餘里，即入淮河沿河而下，又行二十餘里，凡五十五里，至臨淮關。

梁縣城市鎮甚大，且繁盛。按漢慎縣本屬汝南郡，劉宋僑置汝陰郡於此，因此爲慎縣。東魏置平梁郡，陳曰梁郡，隋唐皆曰慎縣。宋紹興間避諱，改曰梁縣，從故郡名也。元仍宋舊，明初省入合肥縣，今爲梁鄉縣。

廬州府城東門名威武門，南門名德勝門，東門外過一橋，橋下河內有船，卽肥水也。上游來源不遠，卽在合肥境內。下游匯爲巢湖，上人名爲交湖，昔之誤也。湖去府城四十里，由湖流出爲黃落河，入大江也。三十七里至派河，上有橋，下有船，問之土人名此上派河，尙有中派河，下派河，三河皆通巢湖也。

樵城街外有一河，以船搭浮橋，河中船頗多。問之土人，云名樵城河，上游出西北一帶山下，下游入巢湖也。

距樵城七里有一河，頗深，名七里河。過船後，又行二十里，復有河，無船，幸水小有橋，易過。聞山水盛漲時，極難過也。此二河下游皆出巢湖，入大江。其地有市鎮，卽名南港。至此望諸山，四圍如宮，西一高峯名春秋山，南一高峯名鹿起山，又十里至梅心驛。公館南山後有舫齋，極雅，諸君鋤西農所造也。

自入安徽，廬鳳以來，不見高山。今日始行山中，小關本名北峽，巡檢駐紮於此。大關本名南峽，卽古夾石山也。三國時，孫權攻皖，張遼自合肥馳救，聞城已破，至硤石，築壘戍守。後曹休攻皖，陳

遜、朱桓等拒之，追至硤石，卽此地也。此二關爲南北要隘。自此以北，猶有北方風景。自此以南，則純南方氣象也。自此以北，水皆北流，由洪湖入大江。自此以南，水皆南流，由樞陽河入大江。

呂亭驛，卽宋元嘉間立呂亭左縣，卽此地也。

桐城縣中有一河，縣城在河南，出公館後，過河橋，經城下行四十五里，至陶沖驛。自昨日入桐城境後，山水卽極蒼翠。明秀爲出京以來所未見。今早新雨，千巖競秀，萬壑滴翠，尤步步可愛。陶沖驛換馬後，行二十里，過一沙河，編竹爲簷，置轎其上。河廣約四十丈，若山水暴漲，則難過也。此已入潛山縣界矣。後又過小河三次，不用竹簷。其水上游，皆發諸山之麓，下游皆合於樞陽河，入大江也。

潛山縣行里餘，過一河，有竹簷。又二里，過一河，亦用竹簷。馬皆浮水而過。又五里，過河，馬亦用船，橋用簷。自城內起，凡四十里，至小池驛。

潛山縣，山甚高。山中泉水及雨水，下游皆由石牌河入大江。每山水盛漲時，則橫潰填田爲患。河本多於桐城，而隄防亦不如桐城之堅實。故桐城得水溉田，受水之利，而潛山則但受水之害也。潛山出篾席，精而賤，是日買一牀。縣城以北山與桐城相等，以南則草木不茂矣。

以上壬子

弋陽縣之派自靈山來。靈山在上饒境，在弋陽之東北。六峯

嵒峙形如筆架，與廬山之五老峯略同。縣之對河南岸，有龜峯山，形如龜。去縣南稍西約三十里，南臨上饒。北繞弋溪。弋溪發源於靈山，西流至縣之西門，注入上饒江。縣北門外有橋，去城不半里。橋南有小山，可紮營。城外有山，可紮營。西門外，有小平坡，可紮營。皆守城者所宜占也。西門外過弋溪河，五里許，有黃土岡，可紮營。攻城者所宜占也。東門外，有詹家山最高。羣山頗多，皆可紮營。守者攻者皆宜占也。咸豐五年羅李紮西門外之黃土岡，余今紮詹家山之側。

自荷包塘過半里許，小憩於野，策馬登一山，名曰響石巖。其北為峭壁，南略斜上為平頂，在龜峯之東。登此山，即見龜山之背。對面東南一山，亦壁立高平如臺形，與龜峯略同。又行二十里至雙港，住宿雙港。係一大壑，余紮營之處，名曰五鼓嶺。坐西向東，後曰虎形山，月輪山。對面山巖，右脅有一水，從巖嶺來。右東南角有一水，從陳坊吳坊來，會於雙港。東北流至於黃沙港，入弋陽江。余率師由建昌入閩，自港口行四十里，至塘陂灣紮營。營盤坐西向東北，遙望東南外山，為大華山，最高。西南雲霧山，東開為降兵峯。北至貴溪，五十里。東至光澤縣，一百八十里。南至耳口寨，四十里。西南至上清宮，五十里。

上清宮內有樞星門，下馬亭，有正殿。有雍正九年御碑亭，極雄偉，皆為賊所毀。神像狼籍，宮門外有趙子昂女教碑，尚完好。旁有雍正年一碑，上無覆亭，剝落盡矣。

上村洲即前明夏貴溪相國故宅。有水發源於漣溪，自西而東，流至安仁之上，合入廣信大河也。下游西北隅，為龍虎山，即張真人修煉之所。上游東北隅，為象山，即陸子講學之所。正東為觀姑峯，即鰲頭嶺。正南為出雲峯，正西為西華山。東北至塘陂灣，五十里。北至貴溪縣，七十里。西北分三路，至鷹潭，四十里。至安仁，九十里。至鄧家埠，七十里。西南至金谿，七十里。東南至耳口寨，四十里。

西華山之東一大壑，即上清宮曠野也。西華山之西一壑，較上溝宮之野略小。去西華山半里許，為獅山，筌前明一天師墳。有石人石馬，獅山之北，接沖天山，俯臨江水，即上清宮之水口也。觀泉源其東南，為雲林山，雄秀特。撫建之巨鎮也。東北即龍虎山，西北為仙鶴峯，南為白馬峯，東至孔坊，十五里。西至青田橋，二十里。北至魚塘，三十里。

金谿營腴之區，近被賊蹂躪，殘破不堪，城中僅有一二民房未毀，餘皆頽垣破瓦，日不忍觀。城北為鸚鵡嶺，南為鶴橋峯，山腰嶺諸山，南路左至漣溪，百里。右至建昌府，一百一十里。西南至撫州府，百里。

金谿王家嶺，南有仙人嶺，東有大猛山，西北有羅家山，東北有韓婆嶺。

與意城，仙屏，筆皆同遊。麻姑山，進城北門，約十三、四里。入山，山高四里許，中有半山亭。過亭後，有試劍石，有變瀑泉，為

龜潭，水月潭，伏獅潭。又上爲金龍，爲龍門橋，水窟洞，與廬山之觀。暨三峽橋，最相似。橋內有神功泉，極清冽。又進爲一大壑，北有仙都觀，觀外爲仙橋，觀內有壁蓮池，壁上嵌魯公書麻姑壇記。中龕麻姑神像，今燬矣。廟後爲螺髻巖，巖後爲大松祠，側爲十賢堂。後爲慈惠庵，仙都觀之上，有壁畫庵，庵內有大士閣。飯後又遊丹霞洞，在仙都觀之西南約八里許。小溪側有大石中窪，相傳窪內舊爲入洞之門，今爲砂石門閉塞。其上爲行人徑路，頓足欲然，有聲。土人謂其下空洞，故履之成聲。然山色粗獷，絕無靈異之象。縱有小巖深洞，必非佳境，不足以宅仙靈矣。申刻歸，仍至龍門橋，小憩麻姑山之勝，以此爲第一。昔人傳會，不足珍也。

出建昌府城西約二十里，有麻巖，巨石峭壁，聳立千尋。有水繞於峭壁之北，約小半里許，流出，有爲麻源洞。入麻窟內，兩岸皆石壁，中夾一溪，清流激湍，東岸摩崖有『雲門』二字，西岸摩崖字甚多，不可辨識。谷口有店，酌二十餘家。出谷口二百步許，有五谷山，羅星極圓，儼護水口。又百步許，有平坡，土人名曰曾和坡。五谷山與此坡似斷似連。坡之西一谷，坡之東二谷，每谷各有小溪，溪源約各十五里許。東二溪匯於石橋，三溪匯於谷口店鋪前，是之謂麻源三谷。東岸山皆石壁，西岸皆土。東岸山最高者爲雲谷峯，下有平岡，卽華子岡。

建昌府城守之甚易，攻之頗難。東面及東南隅，貼近汗江大河。東門外卽太平橋，橋東有洲，洲南有從姑山，洲星爲新河與汗

江相貫處。洲尾曰楊林渡，兩河相隔，約一里有奇，中有小港穿通。兩河港有橋曰半江橋，由楊林渡東岸循河而下，約三里餘，爲寶塔山。山下爲萬年橋，欲圍攻建昌城者，車岸自從姑山起至洲尾，止可紮三四千人。須於上下楊林渡，縮搭浮橋，以通岸北頭河沿，不便紮營。宜紮於石仙峯及望馬岡等處。西面宜紮師公山，王家山等處。西北隅之鳳凰山，側亦可連灘連紮營。此圍城之說也。若攻城，三面皆石山，不能挖地道，亦不能起土山，難爲力矣。爲守城之計者，則宜占住太平橋，占住中洲，通東路之接濟，庶不至於圍困。

以上戊午

雪琴所修湖口昭忠祠中廳，各營官哨官神主在焉。後廳各勇神主在焉。西一所爲慈惠禪林，僧徒所居，則後爲觀音閣。中一層爲鍾道樓，樓之西爲坡仙樓，刻東坡記於壁。東一所爲浣香別墅，中一層爲聽濤眺雨之軒，後一層爲芍雲齋。齋之後身爲且問亭，亭後有小池，有假山，石洞穿洞而出，登山爲鎮江亭。余去歲及今過此，皆住芍雲齋中。

是日彭雪琴與余登石鍾山。時北風吹雨，蕭然有秋意。因題一聯云：『長笛不吹江月落，高樓遙吸好風來。』因棹小舟至鍾山下，尋石洞，人可數十丈，仍由東大石下出。大石卽東坡所稱可坐百人者也。余曰：石鍾山者，山中空形如鍾，東坡歎李渤之陋，不知坡亦陋也。上鍾山之下，亦有深巖。

建德府城內，本寓後有高樓，可以眺望。因額以『北樓風韻』四字，以房主人姓謝也。

周子蔡距九江府城十五里，在石塘鋪之東南五里。辰正起行，已正到其地。發脈于廬山之蓮花峯。東行至江濱，繞折迤邐，皆平岡。遂至西頭入脈結穴，係鈴穴兩穴。本沙環抱甚緊，坐北向南。近案爲一金星，遠朝卽蓮花峯，所謂『迴龍顧祖』也。溪水從右流出，微嫌右手外沙太少耳。蔡爲咸豐五年羅羅山所修，墳頂結爲龜形，約六尺。徑一丈四五尺。

岳武穆王母姚太夫人之墓，在九江南四十餘里。坐船行四十里，至沙河鎮上岸。又陸行八里許，墓上地名株嶺。山水粗頑，非佳城也。

再入山謁岳武穆之配李夫人墓。墓去河鎮十二里許，去株嶺姚太夫人墓之西，名曰太陽山。坐北向南，墳下三丈許，有陳慶豐墳。岳夫人墓不知其初所據。明宏治九年，童某修縣志，以爲葬在此。厥後嘉靖六年，何某修志，以爲不葬在此，係與姚太夫人合葬株嶺也。嘉靖十年，陳氏墳遂葬於下方。至崇禎二年，岳陳二家構訟，逮至本朝康熙雍正，訟百餘年久不決。至乾隆五年，九江府知府施君廷翰，判斷定爲岳夫人實葬在此。陳氏墳因其太久，亦不復遷。二姓皆永禁葬墳，遂爲定案。詳巡道李君根雲批，亦以童志爲斷。今詳文并批皆刻於東一碑，石西一碑，係乾隆十年縣令蔡錫牧者墓有古樹，皆乾隆中所禁，近年亦枯朽矣。

大抵吉地乃造物所最闕惜，不容以絲毫詐力與於其間。世之內地脈而獲福蔭者，其先必係貧賤之家，無心得之。至富貴成名之後，有心謀地，則難於獲福矣。吾親友中如長塘葛氏，既富後而謀地，全關當氏既貴後而謀地，邵陽魏默深既成名後而謀地，將兩代改葬揚州，皆未見有福蔭。蓋皆不免以詐力與於其間，造物忌巧，有心謀之，則不應也。

日內營營在黃梅城外約四里許，用羅盤審定縣城在午位，廬山亦在午位，去營約百四十里。排子山在坤位，四祖山雙宰尖在庚位，最爲峭聳，去營約四十里。多雲山在酉位，去營十餘里。小涇山在辛位，龍平山在乾位，最爲高峻，去營約五十里。祖山在亥位，去營二十六里。東山在壬位，綽覽鎮在子位。獨山鎮在寅位，馬尾山在卯乙辰巽已位，東北一帶自綽覽至馬尾山皆平衍。西北一帶自四祖山至東山，山皆高峻，惟南無山百餘里外連大江，乃有廬山耳。

至錢家山、龍潭潭等處，賸看地勢。在錢家山用羅盤視之，龍泥潭在子位，黃梅縣城之來脈也。縣城在午位，河水自西面蕪州界來，經錢家山，及縣城之西，自丙位流出，下入龍湖。一塔在丙位，所以鎮水口也。又一塔在巽位，所以培文峯也。字玉山在午內位，卽現駐營之處。槎山在辰位，卽湘後三營之外山河西諸低山在庚辛酉位。石家墳山，在未位，蕪州黃梅諸大山之後。

以上己未

至沙溪紮營，是日所行之處，皆兩山之中夾一溪。民居極少，竹木極多。

楓樹嶺上下約共五里，頗陟峻。高不如桐梁山，而窄斗過之，略似嶺道也。

由建德至祁門，日行萬山之中。泉冽竹茂，與吾鄉風景相似。持大淺甕桶高至五尺，人皆以梯登廟。上蓋瓦屋，街市道旁處處有之，鱗次櫛比，殊可駭異！

箬坑四面皆山，中央有河。泉甘林茂，實山昏之佳境也。

歷口者，歷山之口也。祁門萬客叢雜，惟歷山最爲一縣之主宰。

以上庚申

自伏窰回祁門，行三十里，至岸腳，因便遊齊雲山。肩輿行六里許，至洞天福地，中有石岸，相傳張瀾選修練之所。步行里許，至一天門，羅漢洞，二大門，三天門，及正殿等處。又步行二里許，至紫霄岸，齊雲山，即日岳也。結構甚小，而羅漢洞實爲奇特。正殿有五宰，前有香爐峯，亦秀拔天成。名山固不虛傳矣。

辛酉

登焦山絕頂一覽，各寺皆在山之南。同游者爲彭雪琴、侍郎、王慶、李、小湖、大理、聯瑞、黃、昌、歧、軍、門、翼、升、鄧、守、之、布、衣、傳、密、方、元、徵、大、令、駿、謨、陳、小、浦、廣、文、方、坦、皆、隨、余、自、金、陵、來、者、也。李、雨、亭、都、轉、宗、義、莫、子、德、大、令、友、芝、張、芭、堂、觀、察、富、年、皆、自、揚、州、來、者、也。在

山頂山北兩寺，小壘良久，歸寺觀雪琴守之作書數幅。

由焦山開船，至北固山，登山四望，雄壯佇立，良久旋入鎮江城。在知府周輯瑞署後，登城一望，與北固山相並，兩箭許，守府城不可不兼守北固。城周約十七八里，旋出城八里，登金山，已在南岸，不復在江心矣。眺望良久，旋渡江至北岸八濠口，撥於此處開一新河，俾船由瓜洲之小口子轉入新河，庶小船免行江路而大船泊鎮江對岸，亦無風濤之險也。

與雨亭等步行查勘。中飯後，坐轎由八濠口至瓜洲大江，沿途細看旋開船將赴揚州。

自揚州開船出江，與方元徵圍棋三局。至三汊河，觀行宮舊址。聖祖仁皇帝於康熙四十三年南巡過此，御製碑文，賜寺名曰高旻寺。其右有高宗五言律詩碑一道，此外一片瓦礫，蕩然無所有也。午正至瓜洲口，中後出江登鎮平輪船，將長龍船拖帶於後。逆風逆水，又值退潮之際，輪船亦不能速行。至二更始到草鞋夾，外又換小舟入夾，行十里許，至燕子磯灣泊。是日共行百九十里，在輪舟看都守之冊頁四本。

由天妃閣過五壩，在頭壩之上入高良湖，小河，至吳城七堡。昔道光二十七年，黃河穿入洪澤湖之決口，看舊黃河影，今將成平曠矣。

至十里灣，登岸一看，岸即洪澤湖東岸之大隄。南至蔣家隄，北至東清隄，凡石堤長一百三十里。本日所登者，蓋南距蔣隄七

十里，北距東清隄五十五里也。

洪澤湖，昔年自東清隄起，卽爲大湖，至雙溝止，乃爲湖尾。凡

渡湖三百二十里。近則自東清隄以上，皆治成平陸。直至高良湖

乃爲大湖。自高良湖至老子山，六十里，湖水一望無際。自老子山

以西則湖面漸窄。自盱眙至雙溝，尤窄。猶彭蠡湖自南康以至湖

口也。特彼之窄處在下流，此之窄處在上流。湖于雙溝上三十餘

里，爲浮山口，卽梁武帝築堰處也。

泗州僧伽立塔，唐時最爲宏盛。李太白及韓蘇皆有詩。韓卽

送僧澄觀七古一章，皆在舊泗州。今之泗洲則虹縣治所改，非僧

伽之寺矣。而頗有樹木，亦爲江淮間所僅見。

明皇陵，周圍約一百里，中有曠野，其平如水。坐南向北，北面

之東爲鳳陽府城，其西爲鳳陽縣城，羅圍之內，南北約三十里，東

西約四十里，大致則渾圓，非橢圓也。圍內之水，由東北隅一圓山

下出，山形如幃，高十餘丈，墳高約二丈許，登墳一望，四面之山

十餘丈，廿餘丈者，皆若俯出其下，天光極爲圓潔，信異地也。

以上乙丑

宣村之東六里曰堯村。孟子之母宣獻端範夫人之葬在焉。

因往展謁孟子之父邲國公同塚，塚在堯山之背，俗名馬鞍山，卽

龜蒙墓繹之墓也。策馬登堯山頂一望，回至宣村，又行二十里，至

曲阜縣。未刻謁至聖廟，衍聖公孔祥珂陪同行禮。旋至殿上，及後

殿，敬謹瞻仰，卽聖配，拜官夫人之殿，殿又至東邊謁孔氏先世

五王，名崇聖祠。閣歷代支派圖碑二座，閣孔壁相傳卽魯恭王開

金絲之壁，今僅一尋常照壁耳。壁之西爲孔子古井，其南爲詩禮

堂，在此小坐飲茶，茶罷至大成門內，閣孔子手植之楹，環以石欄

高僅尺許，有似立石，色凝紅，有似肉芝，楹欄之北爲杏壇，有似樓

觀，旋出大成門外，閣御碑亭十三座，其九爲國朝碑，其四爲唐宋

金元碑。旋至西邊謁聖聖祠，又至後殿瞻聖母顏夫人寢殿，又閣

金絲堂，觀各樂器，皆衍聖公陪同周歷各處，旋出廟，至衍聖公府。

至顏子復聖廟，瞻拜行兩跪六叩禮，又至後殿爲復聖夫人

寢殿，至西邊閣杞國公顏路祠，其後殿爲端獻夫人祠，出外爲樂

亭，亭前稍西有井，相傳卽陋巷井，其南有一古楹，傳爲唐樹，兩廡

配享爲顏淵顏之推真卿某卿等八人。

出城北門謁至聖林，約三里許，有萬古長春坊，稍北有紅牆

夾道，道皆有古柏，偃樹勾排，又北有樓觀，卽林牆門也。過下馬

牌後，有滾水橋，橋北入大門，至享殿行禮。殿後甬道之右，爲子貢

手植之樹，稍北爲乾隆駐蹕亭，康熙駐蹕亭，又北爲宋真宗駐蹕

亭，又北卽聖人塚，塚之東爲伯魚塚，其南爲子思塚，其西南爲子

貢塚，旋至周公廟，行三跪九叩禮，廟之規模甚小，周公塚在陝西

相傳此爲魯太廟遺址，兩廡配享魯三十三公也。旋行十里許，謁

少昊陵，曲阜頗以此塚爲可疑，然墳壘石爲之，廣八丈九尺，高

二丈，規模奇古。云是宋時所爲，則其來已舊矣。又行二十里許，謁

啓聖王休行六叩禮，聖兒孟皮塚，在其南，享殿坍塌，不蔽風雨矣。

平初三刻回城，往遠約六十里。作一聯寫贈衍聖公云：「學紹二南，發倫宗王道，傳一貫，累世通家。」未正至衍聖公府赴宴。茶罷，閣乾隆三十六年所頒周朝銅器十事，曰木鼎，曰亞尊，曰犧尊，曰伯彝，曰冊，曰象，曰蟠螭，改曰寶簋，曰鸞鳳，曰饗，曰饗，曰四足，曰鬲，曰澤，曰鬲，信法物也。又觀吳道子所書至聖像，無題識，絹本，有小印二方，一曰會稽太守章，一曰紹興，又觀趙子昂所書至聖像，綾本，無題識，紙本，又有一册，書明君臣像，如太祖，成祖，世宗，憲宗，等君，徐達，常遇春，鄧愈，湯和，劉基，宋濂，方孝孺，楊士奇，于謙，王濬，王守仁，湛若水，李東陽，湯選，等臣，俱有書像，而無題識，又有大軸，元世祖，明太祖，像二幅，又出示元明兩朝衍聖公及孔氏達官所留遺之冠帶衣服，茶色如新，亦生平所未見也。

濟寧州鐵塔寺有僧王長生，祿位，因與毛寄雲拈香拜謁。

閱視濟寧州城外土圩，從玉露菴登圩，城東北隅也。轉西正北常清門，正西青雲橋，至西南隅運河府河相抄之處小坐。又由正南之興隆門，東南隅之章駱棚，正東之楊家壩，歸玉露菴。午正回寓，凡三十四里。濟寧州三面皆水，運河自西北而來，繞至城南，從東南而去，下入南陽湖，凝山湖，以達於江南。府河自東北而來，繞城北城西二面，下入馬場湖，匯運河而去。府河即泗水，由兗州城而來，故曰府也。濟寧之土圩，南則穿入運河，及月河之外，北則穿入府河之外，故遼闊濶曲難設守。

太白酒樓，在濟寧南門城樓之傍。純皇帝曾經巡幸兩次，有

御製詩二碑，一乾隆二十年，一係三十九年甲辰也。飯後，至曾子讀書廬，廬書『宗聖遺址』四字，廬已頹敗，中塑曾子，子思，孟子三像。

謁分水龍王廟，行六叩禮。廟對汶水，有大雄殿，有宋尚書禮祠配享，首爲白老人，濟同知。此開運河南邊，岸高如山，約十丈有奇，當日開河之上，覆於兩岸也。登廟後高坡一望，乃知南旺湖現在湖成下陸車馬可行，向來特有一湖，此段全不設守，今乃知其疏矣。

沈家口一帶河窄水淺，舟屢擱淺。大雨如注，各勇下水拖舟，風大作，行路甚苦。至正始抵戴廟，風雨不止，遂不復行。

至泰安府西正至岱廟頭門凡五門，正中曰正陽門，左右曰掖門，又左曰仰高門，又右曰見天門。余入仰高門，院中左右有宜和碑，石有祥符碑，二門曰仁安門。院中左右皆有乾隆御碑亭。餘碑甚多。正殿曰峻極殿，祀東嶽大帝。後殿曰寢宮，祀大帝與碧霞元君。正殿丹墀之下，東有古柏如龍爪，有藤蘿繞之。西有新柏，如鳳翼，有倒掛嫩枝，葱翠異常。又有一柏，正當前道，名曰『獨立大夫』。稍南有一太湖石，甚奇，名曰『扶桑石』。其西院有環詠亭。自宋元以來，題詠各碑，環嵌壁間。李斯刻碑亦自山頂移嵌於此。其內爲東嶽帝之便殿，陳列朝所頒法物珍器於此，中有乾隆開頒鎮圭長三尺許，厚二寸許。上青中白，下紺色。首爲涼玉，邸爲溫玉，環詠亭之南，有唐槐，蒼古無匹。旋赴東院，有炳靈宮，宮前有漢

柏六株，尤爲奇古。又登仰高門，正陽門之樓，一望嶽色。暝時還寓，料理明日登岱各事。

四月十六日與幕客六人登岱。出泰安北門三里許，過岱宗坊。旋至日皇廟小坐，有孫真人化身。探道士云：「孫某在此修煉年九十四歲，康熙四十年化去。今手足皮骨尚在，如乾臘然，惟頭係土塑耳。」又至關帝廟小坐，有鹽商會館。旋過飛雲閣，有孔子登臨處坊。旋過萬仙樓，下未登樓。至料棚廟小坐，水聲清激可聽。旋過水簾洞，在大路之西。園中誤刻於東。旋閱石經塔，在大路過溪之東，約步行小半里。其上爲摩天嶺，嶺上泉流，砌中巨石鋪於澗底，縱橫五畝許。刻金剛經其上，字大徑尺四寸許。中署三大字曰：暴經石。又有明汪玉者箸論談文，其子汪垣刻之石上，側署二大字曰：經正。旁一巨石曰：試劍石。旋還大路，遇一小橋，土人名曰東西橋。自此橋以下，路在溪之西。自此橋以上，路在溪之東矣。夾道翠柏成列，土人名曰柏洞。旋至帝天閣小坐。自城至此，凡十八里。又過迴馬嶺，至二虎廟，登岱程途至此得半矣。路稍平夷，微有陟降，名曰快活三。過此爲雲母橋，有瀑布，名曰御帳坪。小坐，蓋途中最勝之處也。遙望東邊石壁摩岸，一碑曰：萬丈碑。過朝陽洞，有元君殿，今頽毀矣。旋至五松樹小坐，有石坊曰：「五大夫松。」秦時松久不可見，今亦有虬松數株。又過此爲對松山，溪之兩岸，古松森列，與東西橋之柏洞，皆岱嶽茂林也。自此以上爲慢十八盤，過昇仙坊爲緊十八盤，岱嶽中最爲險峻之處。至南天門小坐，

旋折而東行里許，爲碧霞元君廟。又東北一百步許，爲東嶽大帝廟，余卽在此停住。卯初自城起程，午初一刻到此，不覺登陟之艱，蓋號爲四十里，實不過三十三里。小憩片時，旋至兩廟，各行三跪九叩禮。因愆睡未平，默爲祈禱，中飯後小睡片時，旋與幕友步行登覽各處。先至岱頂，卽所謂天柱峯也。中有玉皇殿，殿外有巨石陂陀，相傳爲山之顛頂，門外有無字碑，廣二尺許，厚一尺五六寸，高一丈二三尺，志稱爲漢時立。石頂之西南爲青帝宮，又西爲寢宮，內有元君臥像，門鎖未得啓視。其南爲北斗台，台上兩石幢，高二尺許。寢宮之西爲孔子殿，以上宮殿四處及北斗台，皆已頽敗。旋至岱頂之東，有乾坤亭，因純皇帝書「乾坤普照」扁而名之也。又東爲日觀峯亭，亦有純皇帝詩碑。其後一碑題「孔子小天下處」。此亭本可觀日出，今已頽毀，上無片瓦，不如玉皇殿東軒看日出之便。又東南爲舍身巖，改名愛身巖。巖之側爲仙人橋，兩石壁之間，三石相銜，下臨深谷，有如飛橋。又東爲東神霄山，卽日觀峯。迤東之聳起者，實一山耳。遙對西神霄山，卽南天門。迤西之聳起者，傍夕歸觀東嶽殿後，唐明皇摩巖紀泰山銘。其傍小泉，曰聖女池，凡泰頂之可觀者略盡於此。此外如丈人峯，不過三石略具人形。東天門，西天門，北天門，不過各立二石而已。大抵泰山自北而南，分兩大支，一小支。西大支，由西神霄峯，而南至臥馬峯，傲來峯一帶。東大支，由東神霄峯，而南至乾坤山，老人寨，二虎山，摩天嶺一帶。中一小支，自東支之二虎山分出，南至馬蹏峪，水隈

洞白楊洞一帶。東大支，及中小支，皆不甚長。惟西支自傲來峯以
西，錦亘三四十里，重巒巨嶂，惜不及徧游也。水亦分兩支，發源於
南天門，門下乾澗，至對松山，始見流水。下經傲來峯，出郡城之西
門外，名曰黃西河，又名漆河。東支發源於二虎山，自二虎山以南
大路皆在此。之沿名曰中溪，又曰環水。余粗識脈絡如此，餘不
及詳。

因昨夕陰雲凝雨，計五鼓，斷不能觀覽日出，遂高臥不起。而
薛友黎、謝察、及薛叔芸、王鼎丞、叶亭學等四人登玉皇殿東軒，五
更曠風凝雨，竟得一觀日出之勝。乃知天下事未閱歷者，不
可以臆測，稍難者，不可以中阻也。卯初二刻起行，下山中過水，
窺洞高如樓，均小停登眺。至山麓土母池，小坐。辰正一刻，即入郡
城。下山行走極速，登發者別有一種山橋，長六尺許，兩橫弧而
向上，如弓小橋然。昇夫以皮革承肩，上下石磴，橋皆橫行。昇夫
而皆向前，以直行則皮革正圓在項後。橫行則皮革斜曳在肩側
也。

此次登岱所心賞者，在廟則爲鎮圭，爲李斯碑，爲漢柏，唐槐，
爲龍爪柏，爲扶桑石，在山則爲玉皇頂，無字碑，爲紀泰銘，爲南天
門，爲御嶂耳，外此，雖有勝蹟，非所欽已！

由濟甯起程至嶧縣，將謁曾子林廟。大雨之後，積潦盈途。
行三十里，至新開河，茶尖沿途見逆河隄牆，概行坍塌，憂慮之至。
因思一律改爲板築，與程刺史繩武商議良久，又行十八里，至嘉

祥縣。未正始到，住嘉祥書院。至宗聖廟叩萬，行三跪九叩禮。廟中
規模扁小，朽敗已甚。左子思配享，右孟子配享，後爲啓聖廟，名養
志樓。尤朽敗不能庇風雨。旋至宗子五經博士廣甫家，一坐其頤
二門及大堂等一概頹毀，無存。內室亦甚淺陋。即雍正年間所賜
『省身念祖』扁亦無懸挂之處，僅廢置於棹上。余前聞嘉祥聖裔
式微，久思有以任卹之。日本捐祭產銀千兩，又贈廣甫銀四十兩，
及見此景況，則又愀焉不安，怒焉不忍，而非人力所能遽振也。

由嘉祥至南武山，本不過四十餘里，因路上處處隔水，繞道
行五十餘里，始至南武山。未到，到已止，在紙坊集打尖。即住宗聖
廟之東省身堂。廟在南武山下，山高約五十丈，一片頑石不生草。
木廟外內柏數百株，大約二尺圍上下，殆嘉慶間所植。附近居民
種五穀者少，皆藍及菸。曾氏閩族人，丁不過三百，貧苦特甚。文生
曾毓鑑等來，備述窘狀。未正謁廟，先拜萊蕪侯廟。在正殿之西，後
有寢。旋拜宗聖廟，廟修不知始於何時，初係宗聖在前殿，萊蕪侯
在後殿。明正統間重修，始改爲宗聖在中，萊蕪在西。至萬曆間重
修，有大僕少卿劉不息碑記，載曾質粹之孫名承業者，承襲時興
訟事，碑立於萬曆七年。在廟庭之東南。至國朝雍正七年，請帑重
修，規模始大。後有寢殿，前有御碑亭，刻純皇帝宗聖贊。兩廡祀弟
子陽廟樂正子春，東西各五人。中有宗聖門，前有石坊三座。西刻
謁林墓，在廟西南里許。北東西三面皆石山，墓在平地。今雨後墓
道被淹，石馬翁仲皆在水中，僅墳未淹耳。亭堂及門，頹敗異常。幾

於片瓦無存。有碑曰：廟國公。宗聖曾子之墓。緣宗聖公墓久已佚亡。不知所在。明成化初。山東守臣奏嘉祥縣南武山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有石鐫。曾參之墓。安治十八年。山東巡捕金洪奏請建享堂石坊。即今林也。余觀山石頑擴。地勢散漫。不似葬聖賢者。殊以爲疑。至章駱棚。看新築之牆。高六尺。基厚一尺六寸。頂厚一尺二寸。長五丈。余以河沿隄牆全塌。故欲改爲板築。令程刺史先築數丈爲式。觀者以爲築成後。半月不雨。可保三年也。

仲興之兩岸數里。即桃源縣。又十餘里。即成子河。余本擬至成子河。看視捻匪竄清江之要隘。因隔水三道。陸路不能去。水路又不通。舢板。遂不果去。殊以爲歎。旋又聞船行七十餘里。至雙輿關。泊宿鉅柁。僅十二里耳。聞清水灘二關決隄。高郵興化。東臺鹽城。俱被水淹。田廬漂沒。所憂者又不僅在賊矣。

七月十五日。自五河開船。距臨淮僅十里。小泊。忽於酉正二刻。大風暴至。雷雨交作。冰雹掠面。附近舢板。翻沈二隻。余船亦傾倒。危急之至。幸近岸側。各舟人下水。拖船上岸。大風將頭篷三篷繩索掛斷。有如刀截。颺去江中。而船乃定。戊初二刻。風稍息。乃慶更生。聞譚整舟覆溺死矣。舢板覆溺八隻。死者四人。各船在下三五里外者。風略小。幸得保全。余生半經江湖風波之險。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安陸河中。與郭筠仙。凌蕪洲同舟。狂風竟夜。咸豐四年三月初七日。帶水師在岳州南津港。大風猛起。湖中各船多覆。湖中之水。旋風捲去。各船皆擱於地。九二日。風息水回。

而船始活。不謂老年又受此驚嚇也。夜遣人四處問壞船消息。至雒河集登岸一看。新濤陽縣城基。即彭恬舫定濶所相視之處也。隄已浚。而城未修。又至雒河街上西頭。新築土圩。知縣即住其中。

以上內寅

去年六月二十九日。清水灘決口。距馬棚灣十里。程觀察國熙承修此工。於十月二十二日興工。十二月初九日合龍。凡修運河西隄四百餘丈。實做掃工二百九十丈。余坐轎至該處驗工。由西隄行走東隄。工程僅及三分之一。尚有深塘掃工未做。余始得見挂纜進占之法。

至新河看瓜棧及河隄。東塢。西塢。余三年二月至此。議挖新河。設立瓜棧爲過掣之地。其時尚是。竟江寂寞之濱。今則廢市樓閣。千橋林立矣。

已刻與舊友至元武湖看荷花。出太平門同坐小船。每船約受三人。長約八九尺。窄行於荷花之中。自太平門外行三里許。登麟洲一望。旋復下船。麟洲之西北爲趾洲。爲老洲。其西南爲長洲。爲新洲。洲上向有百餘家。亂後復還。不及一半矣。行五里至神策門。登岸進城。凡行荷中八里許。天氣陰而微雨。既不濕衣。亦無烈日。寶主樂之。自神策門行至妙相庵。約十里許。午未置酒中初散。興與竹如。朱久香。同看荷花至長洲。新洲登岸。在民家小坐。二湖中又有小湖。上有小山。旋回船至東隄。正纜。焚香。焚香。焚香。

在城樓中飯。久香學使卽席作七律一首。

中秋約幕府諸友在樓上置酒，月出已高，爲雲所掩，勢將雨而未成，涼風頗動，稍息炎蒸之氣。

至後園一覽，自昨日起，調補勇隊將後園瓦礫，挑成二山。園係賊中僑忠王李秀成之府，圍壘極大，周圍約三里許。雖蓋知府二府三府衙門於中，而空地尙有三分之二。故欲挑起瓦礫，以栽竹而種菜也。

至清涼山，看新修之翠凝亭，覽觀形勢。金陵城實太大，西北開地荒田太多。若將城縮小，山雖峭而起，至鼓樓連南，至小倉山，順蛇山之脊，以至西門，當不滿十里，而神策金川儀鳳，定淮清涼五門均割截於城外，局勢當稍緊耳。

以上一叩

泊黃浦墩，登岸一觀小金山，四面臨水，中一圓亭，約徑六丈，圍上七八丈許，樓上地下，周圍膠格，極廟題詩甚多。旋至惠山，觀昭忠祠及第二泉。

將往遊太湖，約丁雨生中丞，李寶堂軍門，及官紳等十餘人，同遊。定以初七日游木瀆范墳等處。初八九日遊東西洞庭，閱視應設水師之所。開船行，二十五日，至木瀆，至許緣仲所寓葛岡，一覽水石之勝。旋肩輿至靈巖山，登絕頂極覽，歸至端園中飯。飯後肩輿至天平山，步行登山，有下白雲，中白雲，上白雲，四名。實則從山腳至山頂，尙不及二里。余陟其巔，同行丁仲丞等五人

俱中道而止。下山後，往謁范墳，西爲高義園。因范文正公之義田而立。純皇帝題扁，及詩碑在焉。東爲范墳，文正公之高祖唐麗水縣丞名某之墓在焉。墓在天平山之左，魯山質皆石，無上羣石矗立，上人名曰萬笏朝天。結穴之處，有上方數十丈，其後石山壁立，亦不似吾鄉堪輿家所稱老山抽嫩枝，及落脈穿頂云云者。不知何以貴盛久遠如此。旋肩輿行三里許，至無隱庵，蓋天平山爲最高之主峯，南向。其東貼近左，魯爲范氏先墓，又東曰牛頭山，中有御路爲純皇帝幸范墳所由之道，又東連邇而南，凡五峯，中一峯稍高者，朱家山，卽支礪山也。天平山之西，連邇而南，凡四峯，其第三峯曰馬鞍山，與東邊之朱家山相對，卽無隱庵之後山也。其第四峯較高，卽靈巖山也。東西兩嶂，儼立相對，中間大壑，相距二里許。西正三刻，回木瀆登舟，往返約三十二三里。舟行將赴胥口，乃彼處市鎮中間橋密而岸窄，余舟太大，節節逼隘。至一橋下，兩岸夾立石壁，良久不得過，夾余乃登岸，至許緣仲家宿，而令各船次第倒行，退去三里之下。丁中丞及司道等來會游，與爲之頓減。因改議明日不復游洞庭，東西山俱至胥口一覽而已。

與丁雨生李寶堂同赴胥口，查閱太湖形勝，同登香山之勢，在胥口之西。其後爲小團山，大團山，最高者曰穹窿山。胥口之東曰清明山，亦曰胥山。其山腳拖入湖中者，曰菱湖，則連而東北者曰堯峯山，堯峯之尾曰七子山。其與胥口相對，橫亘於此者，橫山則內曰橫塘。此皆濱臨太湖之山也。其湖中之山，東洞庭距胥

口約二十餘里，西洞庭距胥口約三十餘里。長沙山約距十里許。此日中所見者，其極北之馬蹟山，極西之大雷，小雷，皆不見也。太湖若立水師，宜分三營，以一營駐東洞庭，轄蘇州吳長震，四縣湖，而西洞庭亦駐船數號，與浙會辦。以一營駐馬蹟山，轄常州陽湖，無錫，宜興，荆溪，四縣湖。而以一營駐大雷山，轄湖州長興，烏程，兩縣。而面閩，畢，回至木瀆。中飯後，開船自木瀆回蘇州。

至洋湖濱，回拜法國領事白來尼，領誠款接。雖其母其妻子之臥室，亦預爲露出，引余與丁李兩君閣看，所居樓閣四層，一一登覽。玉宇瓊樓，鏤金錯彩，我中國帝王之居，殆不及也。

以上戊辰四月

自前日在青它打尖後，即見大道之西，有一大山，蓋蒙山也。前日昨日皆見此山，非大路而北。本日自鄂家城行十五里，至蒙陰縣，大道轉向西行，似即蒙山北頭盡處矣。至警陽大道之西，有一石山，土人稱曰青雲山，即警山也。

出新泰城北，望見一山，土人曰蓮花山，一曰新甬山。過羊流店後，望見西北大山，即徂徠山。將至羅家莊，則徂徠山將盡，泰山在目前矣。

至章夏打尖，大道循河而行。詢之土人，此河名葛乙河，其源其汝水分出，而雜以泰山各溪，聚之泉，下游入大清河也。

將直隸地圖細閱，略考水道。約直隸大河不由東西，從而入海者，凡三：自南河，其源爲山西之清涼水，濁涼水，河南之衛河。

山東分汶北流之運河，逕流至天津入海。自際河其源出蒙古，過承德府至水平府之際，州入海，曰北運河。其源出於古北口，獨石口外至密雲合流，又匯以昌平州之水，至玉泉山之水，南海子之水，至天津入海。由東西淀而入海者，凡四：曰滹沱河，其北源出山西之代州，南源出平定州，至衡水縣，分爲兩支，均經東淀而入海。曰豬龍河，其源爲無極，靈壽之滋河，阜平新樂之沙河，渾源靈邱之澗河，至祁州合而爲一，經西淀東淀而入海。曰白溝河，其源出於房山，涑水，又驅易州之易水，乃經西淀東淀而入海。曰桑乾河，其北源出於蒙古，經過宣化，其南源出於朔平，大同至保安州，合而爲一，至懷來縣入關，經東淀而入海。本年京乾河決於盧溝橋以下，至今未塞，故雄縣積水未消也。

以上戊辰十一月

將看永定河工，行十一里，至玉泉廟，茶尖。旋行三里許，至灰壩，看減河。減河原所以減洩正河之盛漲，近因正河之身高於減河之隄，遂至減河反奪正河之全溜，而正河乾枯，積沙日高。減河下游，亦凝塞矣。旋看南上汛第九號，該處爲前署文達公擬開減河之處，距灰壩僅八九里。如灰壩減河修復，則此間不必再開矣。旋至南上汛十五號，閘仙俗看決口。該處於戊辰七月歲決，至百五十餘丈之寬，已於去冬修築，現存口門七十餘丈。頃於二月與工，三月底合龍，乃爲得時。旋回至南上汛署打尖，尖後，行二十餘里，至龍王廟，南下汛署內住宿。中間過小清河一道，深僅尺許。又

於下游過河，卽永定河決口以下之流也。

至南六工十號，看去秋新堵閉之決口。蓋去年七月初七日，在該處決口，是日又在上游開仙俗決口，此口無水，旋卽修堵。余嫌其單薄，須加培也。辰正，至南二工十四號，打尖。中飯後，看金門閘，係乾隆三年建，亦滾水壩也。旋至南三工十三號，看已廢之草壩。此處本不應有工，惟十一號兩邊坑塘甚深，余雖未下車，心憂其險，旋過乾河，至北岸三工，看已經堵閉之旱口。此處緊靠北隄，有一深溝，正河分溜，竄入溝，不能容，以致潰決，頗難施工。旋至第十二、十三號，此處河如『之』字，初向北則十三號當其衝，折而向南，則南四汛當其衝，故兩岸皆險也。午刻在金門開龍王廟拈香，行禮中止，在十五號龍王廟，拈香行禮。旋過乾河，至南四汛署住宿。此處至固安縣八里。

至南上廟，將軍廟，先後拈香，看南四工四號險工，卽昨所看之之字河也。旋至九號看隄，自九號至十二號河身極窄，切道南隄河中隆起高土，如丘如山，高過南隄，寬則數十倍過之。若非剷挖河中大埂，南隄三四里極可危也。旋至十七八號，打茶尖，看大壩。此處於上年三月決口，四月堵塞，將合龍而不成，八月上流決口，此處河乾，乃築大壩，避坑塘之深。棄原隄不用，而於河中另築一隄，約五里許，開一引河，余嫌其淺窄也。自南四汛二十號起，至南五汛十三號，隄卑不過三四尺，寬不過三尺許，土牛高不過二尺許，真同兒戲。至十四號汛署，打尖飯後，至南五工十七號看險。

工。至南六工十號，雙營住宿。

至南六工十七號，該處無工可查。但旌民貪佔游河沃饒之地，紛紛至戶部呈報升科，據爲己業，亦一勦視。旋至南七工四號，此處爲上年決口之處，內外坑塘甚深，河身中有一大州隆起，其高過於南隄，土膠而堅，洲之南隄之北，僅十餘丈，不足以容河身。又曲折迎溜，衝極可危也。再下二三里，看六七號新開之引河，於河身堅土中生開一河，底寬僅四丈五尺，面寬僅十二丈，深僅一丈四尺，斷不能容永定河之全溜。聞此下十六里并無河影，練仗生開新河十六里以下，雖有河影，而節節高仰，計永定一河非處處開挖河身，別無良法，甚可憂也。

至新橋打尖。此橋本琉璃河水，今永定河於南上汛十五號決口，竄入琉璃河內，時有水泛溢民地。如新橋附近則泛溢頗寬，滴費觀察送到所勸新城縣文安等處河道圖說，閱看良久，大抵直隸水患有二：北則永定河決口，竄入大沽河，而新城、安州、雄縣受其害；南則游泮河改道不入子牙河，而竄入灤水，而深州、饒陽、任邱、文安等處受其害。又聞麥稼已壞，無可挽救，水旱并災，民困已極，焦灼之至。

途中見麥稼爲旱所傷，高不過二三寸，節氣已屆收割，而吐穗極少，間有用人力施水灌溉者，高或六七寸，色青而穗亦可觀。稽康所云：『一溉者後亡』，信人力足以補天事之窮，然百分中不過二三分，餘則立見黃稿。縱三日之內大雨，亦無救矣。目擊心

傷，不忍細觀。

至南七工四號，驗收引河工程。正月所看之坑塘已填，隆起之沙洲已裁去鴉嘴，又在洲旁挑一引河，使大溜不得直薄南堤。第一段引河一百四十五丈，口寬十二丈，底寬八丈九尺，至四丈五尺不等，深一丈二三尺不等。凡行二十里許，至十五段工程，丈尺均與第二段相同。至龍王廟拈香行禮。又行一里許，看十五段之末一截，則口寬僅九丈，底寬僅四丈矣。至十六段，則口寬僅六丈，底寬僅三丈六尺矣。自此以下，余因病不能往，聞十九段口寬僅三丈，底寬僅二丈，不復成其爲引河矣。旋回小惠家莊公館，往返約五十里。

看南六工十三號，南五工十七號，兩處工程。至南五十四號，汛署打尖，旋看南四十八號，以下之引河，大約口寬八丈，底寬三丈二尺，深一丈五尺。如此者七里許，以下再開溝工七里，則更窄更絕。以上至引河頭，則口寬底寬，各加二丈許。旋看十八號大壩，頗爲堅實。又看十二號工，切坎上如法。南岸做挑水壩二座，亦尙得力。又看九號工，葦河北坎裁去鷄嘴，開挖引河申正二刻，至南四大公館住宿。

至新橋打尖，卽正月二十五日打尖之地也。飯後還行五里許，至民間捐辦。決河亦於初七日合龍，約夫役二千人，費錢萬串。內外不發官帑，余因賞錢四百串。

由曹各莊起行，至北下四合龍處，所再一細看。旋過河，由南

岸行走，順引河而下。看中泓新挖之處，卽摺中所稱張家墳一帶，中洪也。原河極爲灣曲，今皆挖爲直河，約二十里許。

至南七號看坑塘，卽前此之廢河。昨日所看新大壩之後身也。又行十餘里，至龍王廟拈香行禮。又行十餘里，至南七工十七號，看新挖之河，亦截灣取直之工也。

順永定河而下，行十餘里，與大清河相匯。崇地山侍郎厚來舟次，與之久談。至船頭，同看與北運河相匯，旋又與子牙河相匯。入天津之圩園，又與客入船一坐。旋至望梅樓，與南運河相匯，兩河同向北流。名曰海河。入海河四箭許登岸。

以上已巳

至車邏壩，余甫起早飯後，登東岸，看車邏耳關。劉受亭、程敬之兩觀察，隨同閱看。餘官何應者頗多，閱畢復登舟行六里，至新壩，卽程敬之今年所修之工。長六十六丈，寬六丈。正月四日興工。七月二十五日告竣者也。椿之排於海漫石以下者，不可得其得見之。椿三層，每層二排，三排不等，釘法尙堅。海漫石亦堅實，兩頭壩牆亦穩。又看南關耳關，旋至監工棚內一坐。茶畢，又至工廠內一坐，卽程敬之任廠也。

至馬棚灣登岸，看隄工。卽同治七年所修者。當時冒雨興工，礮築不固。今面上礮石已多坍塌，石下之土亦被水齧，卸入湖中。矣。急須修補，而估計需五萬二千串之多，又難於籌款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移居新衙門，卽首餘年江督督署亂後，洪

逆旅爲僞宮者也。本年重新修造，自三月興工，至是粗竣。西邊花園工尙未畢，雖未能別出邱壑，而已備極宏壯矣。早飯後，移居至新署，儀門行禮，大堂行拜禮，旋至各處觀覽。

登福山望內洋，及對岸之狼山，山頂有碑，以地，因土人誤傳高峯爲殿，山其下小阜爲福山，特立碑以辨其失。言高者實福山也。

六月初八日，梅小巖、孫琴西，請遊後湖。辰正出署，至太平門城樓小坐。同遊者爲薛慰農、山長、杜彝亭，觀察旋出城登舟，行七

里許，登岸，至老洲湖神廟，一看小坐半時許，午初二刻返棹，清風徐來，一散發融之氣，荷香撲鼻，不以盛暑爲苦。回至太平門，舟輿進城，至妙相庵。未初二刻登席，酒半大雨，席接荷池，雨盛荷噴景，物清快，席散又在廟中遊覽，出廟陸行二里許，至通心橋，登舟行八九里許，至大中橋，小泊點燈，余船張燈八十三炷，同行之船各張五六十燈，及十餘燈不等。行至下游，遇商民燈船約三四十號，燈最多者與余船同，喜復略見太平景象矣。

以上辛未

